

野猪林



水浒故事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野 猪 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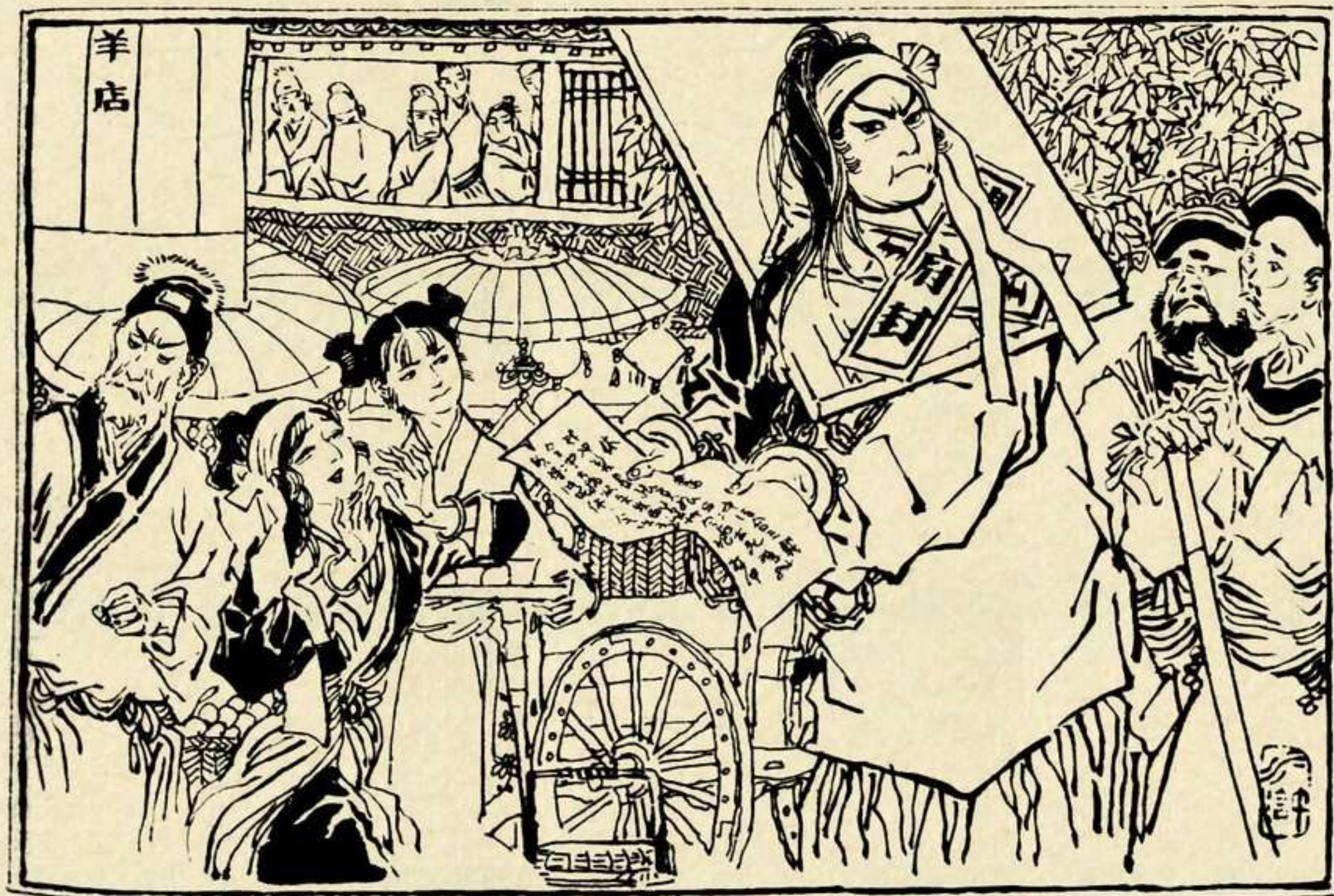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 赵金发
绘画 戴红倩
戴敦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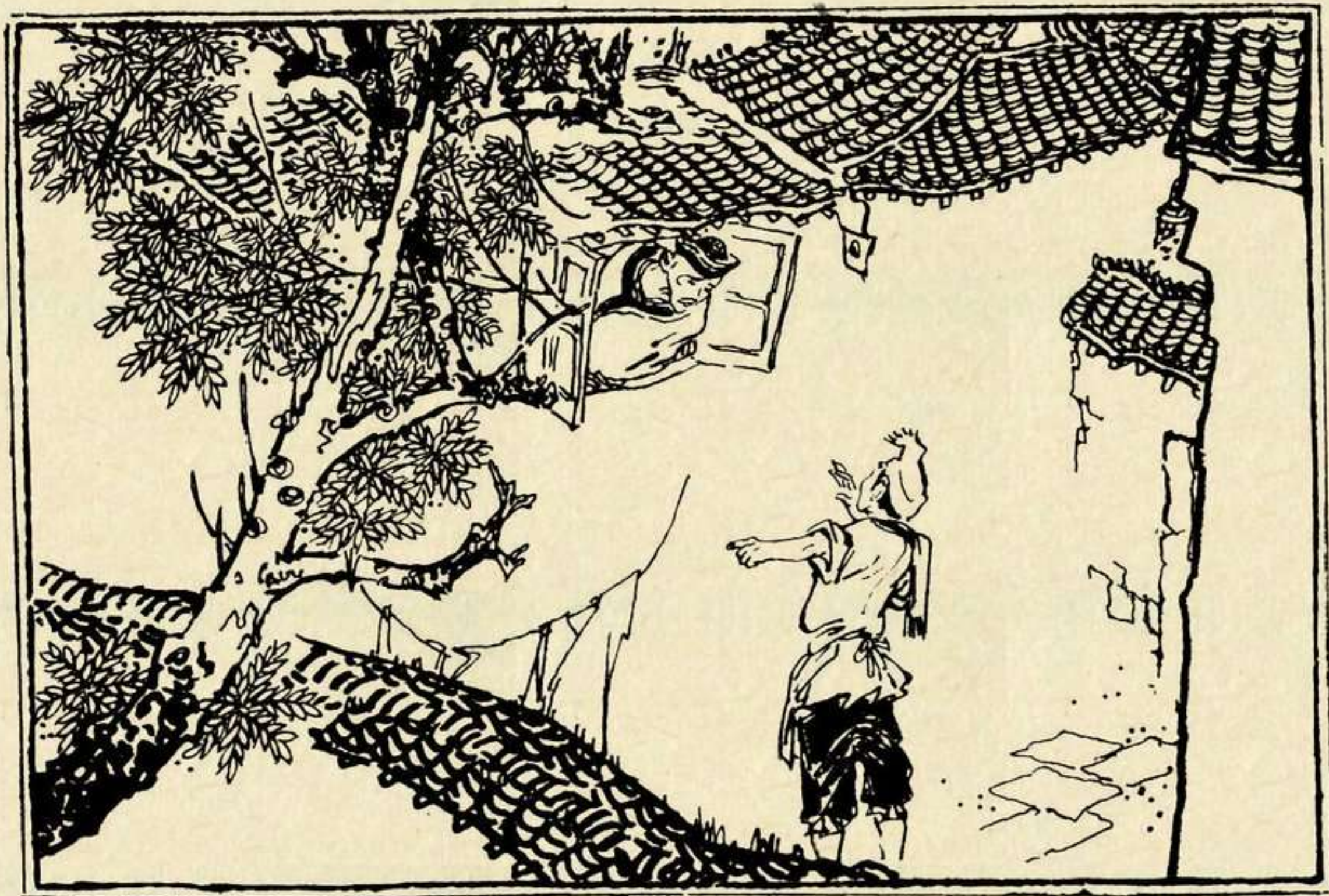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【内容提要】 林冲遭高俅设计陷害，吃了冤枉官司，刺配沧州。高太尉差心腹陆谦，贿赂公差董超、薛霸，在路上杀害林冲。林冲师兄鲁智深，一路上暗中保护着林冲，正当董超、薛霸在野猪林对林冲下毒手时，鲁智深救了林冲性命。林冲到达沧州，看管草料场，陆谦又设计陷害，林冲忍无可忍，挺枪杀了仇人陆谦。故事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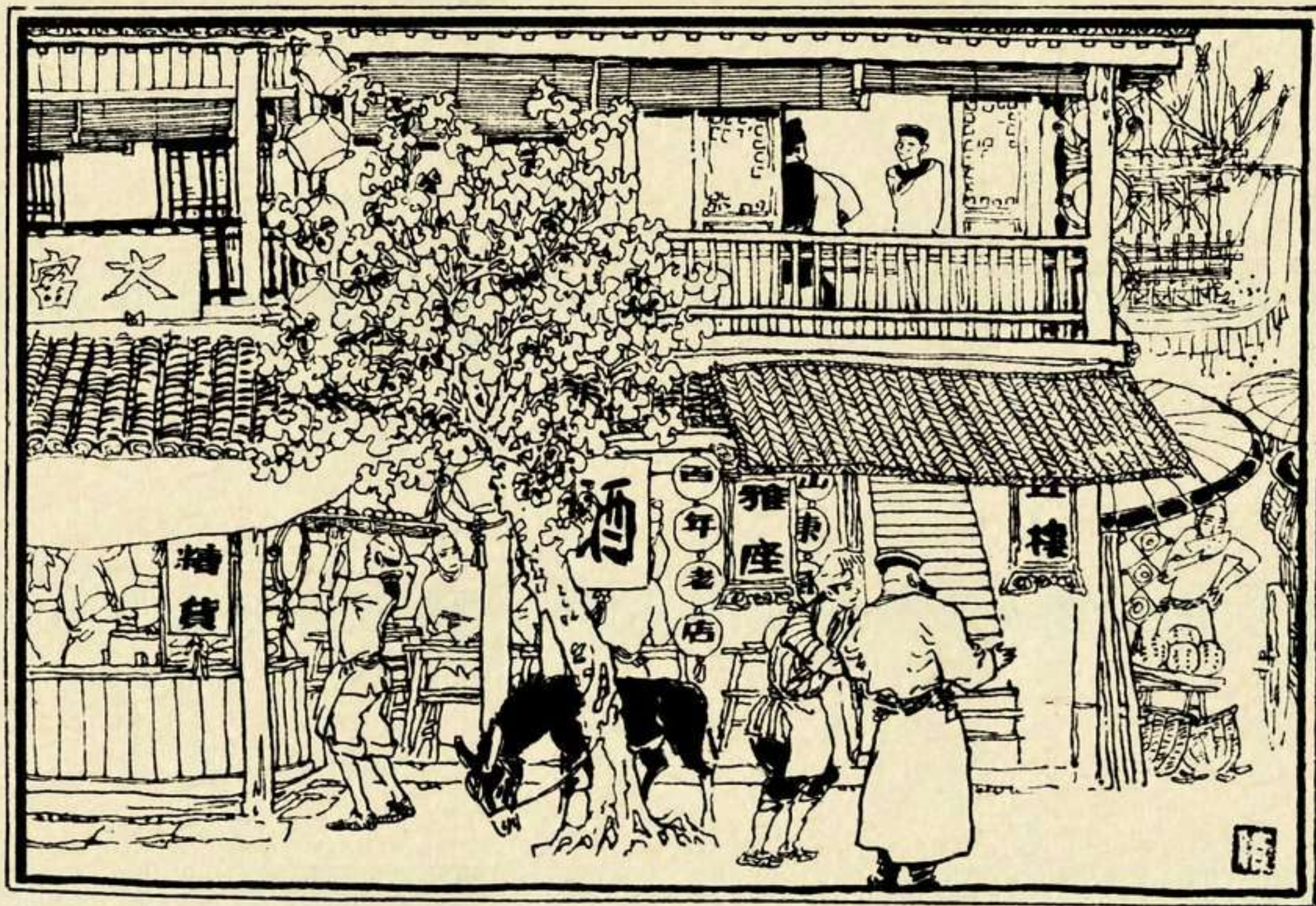
(1) 林冲遭高太尉设计陷害，误入白虎堂，吃了冤枉官司，刺配沧州。董超、薛霸就将林冲暂时监押在差事房里，各自回家去收拾行李。



(2) 那董超正在家里整理包裹，只见巷口酒店里酒保来说：“一个官人在小人店中请端公（宋时尊称公人叫端公）。去说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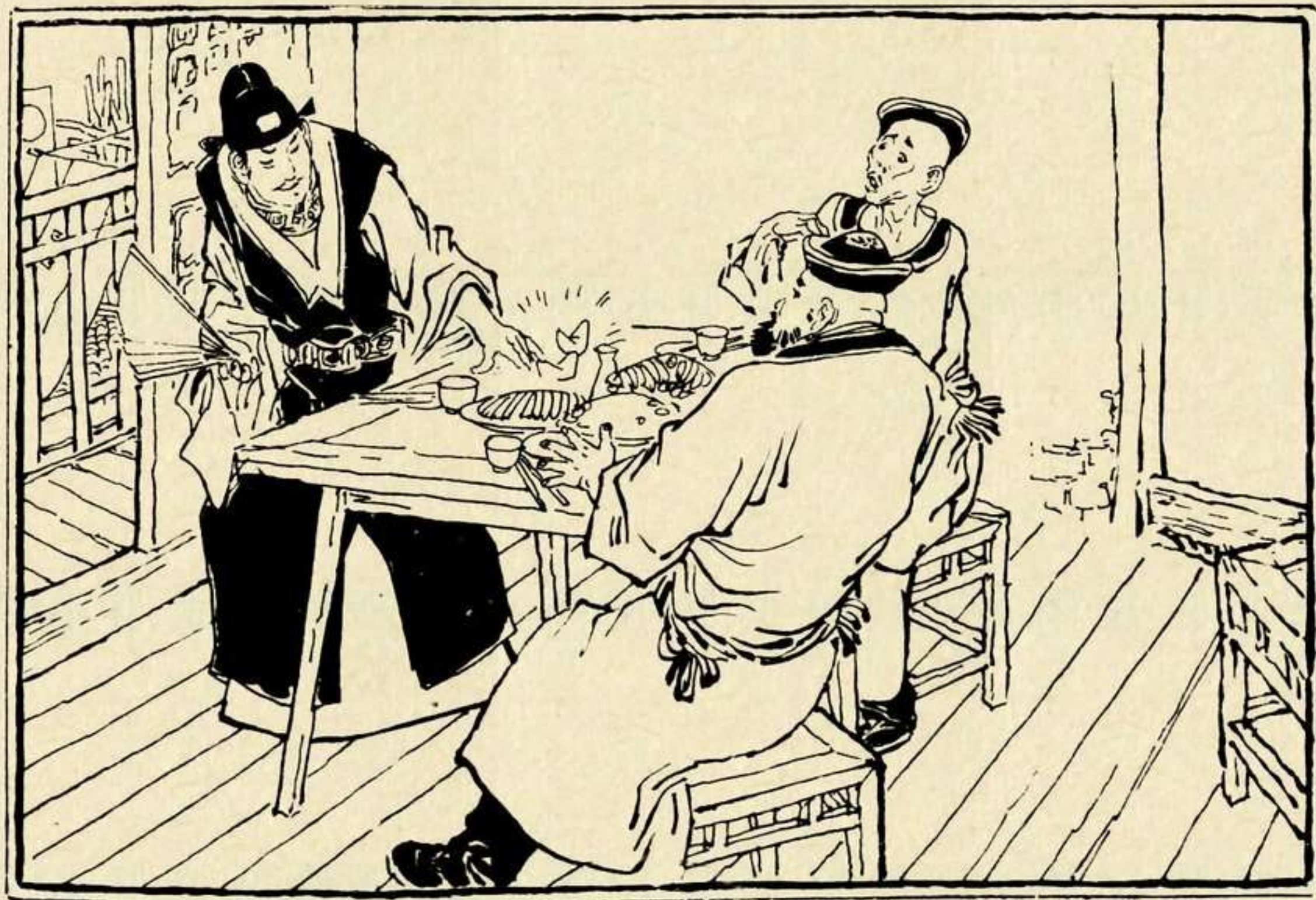
(3) 董超随酒保到了酒店。只见阁内坐着一个人。这人头戴万字头巾，身穿皂纱背心，下着皂鞋净袜，见了董超慌忙作揖。



(4) 那人道：“请坐，少刻便知。”董超在对面坐下。酒保舖下酒盞，送上菜蔬。那人又向酒保问了薛霸的地址，便叫酒保去把薛霸叫来。酒保去一盏茶时，薛霸也来了。



(5) 三人坐定。薛霸问那人姓名，那人又道：“少刻便知，且请饮酒。”酒保便给他们筛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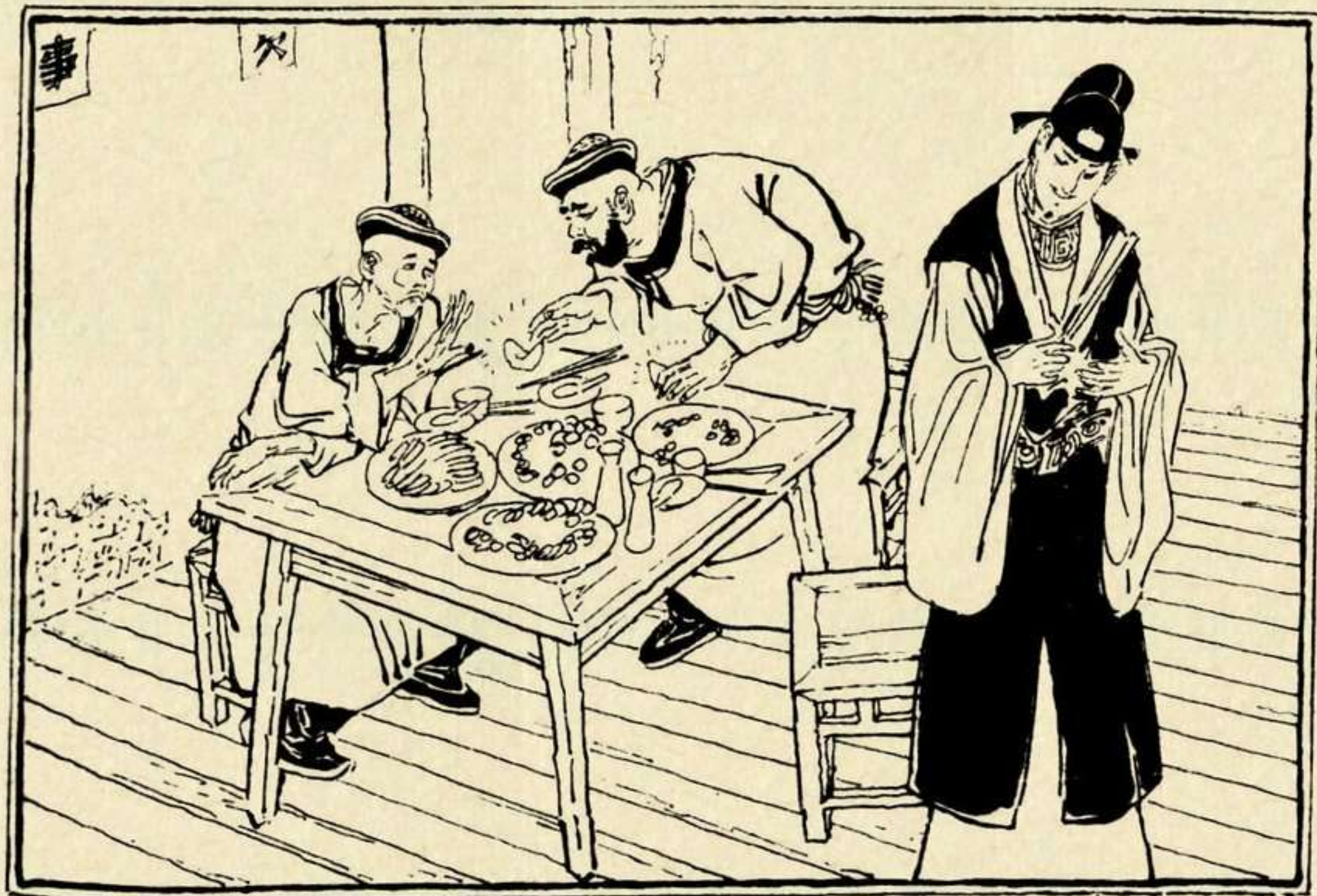
(6) 酒过数杯，那人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二位端公，各收五两，有些小事相烦。”二人齐道：“小人素不相识尊官，怎敢平白收受金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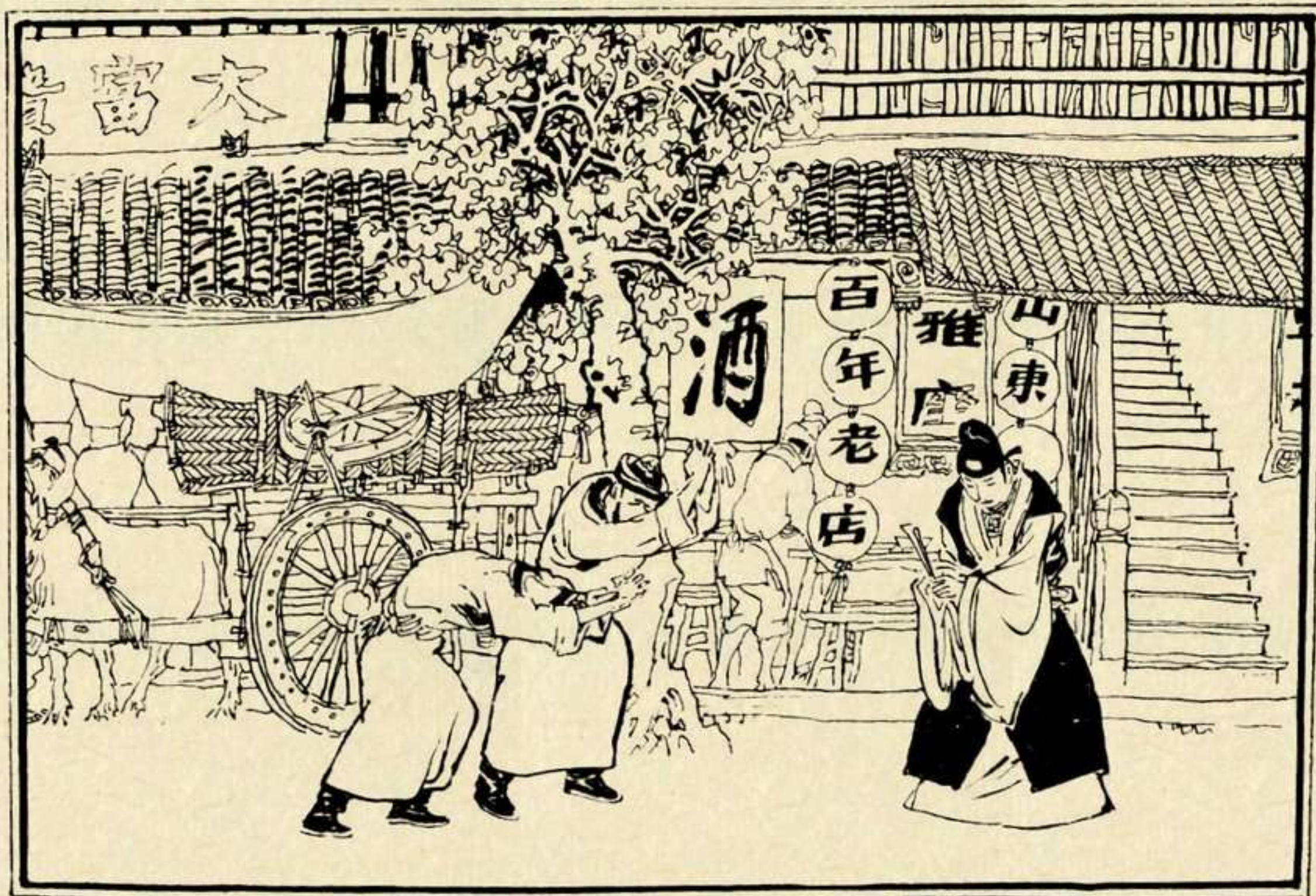
(7) 那人道：“二位莫不是监押林冲投沧州去？”二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高太尉心腹，虞候陆谦便是。”董超、薛霸慌忙作揖打拱：“小人何等样人，怎敢与尊官对席！”



(8) 陆谦道：“你二位也知道林冲和高太尉是对头。今奉太尉钧旨，教将十两金子送与二位。你两个不必远去，就在前面僻静去处，把林冲结果了。”董超却不肯答应。



(9) 薛霸眼看着黄澄澄的金子，怎肯舍得，便道：“老董，你听我说。高太尉便叫你我死，也只得依他。现在又送给咱金子，落得做人情。前头有的是大松林，结果他便罢。”



(10) 陆谦大喜道：“还是薛端公爽利。若事情成功，我再送十两金子相谢二位。专等好音，切不可相误！”这时董超也收了金子。三个人又吃了一会酒，各自分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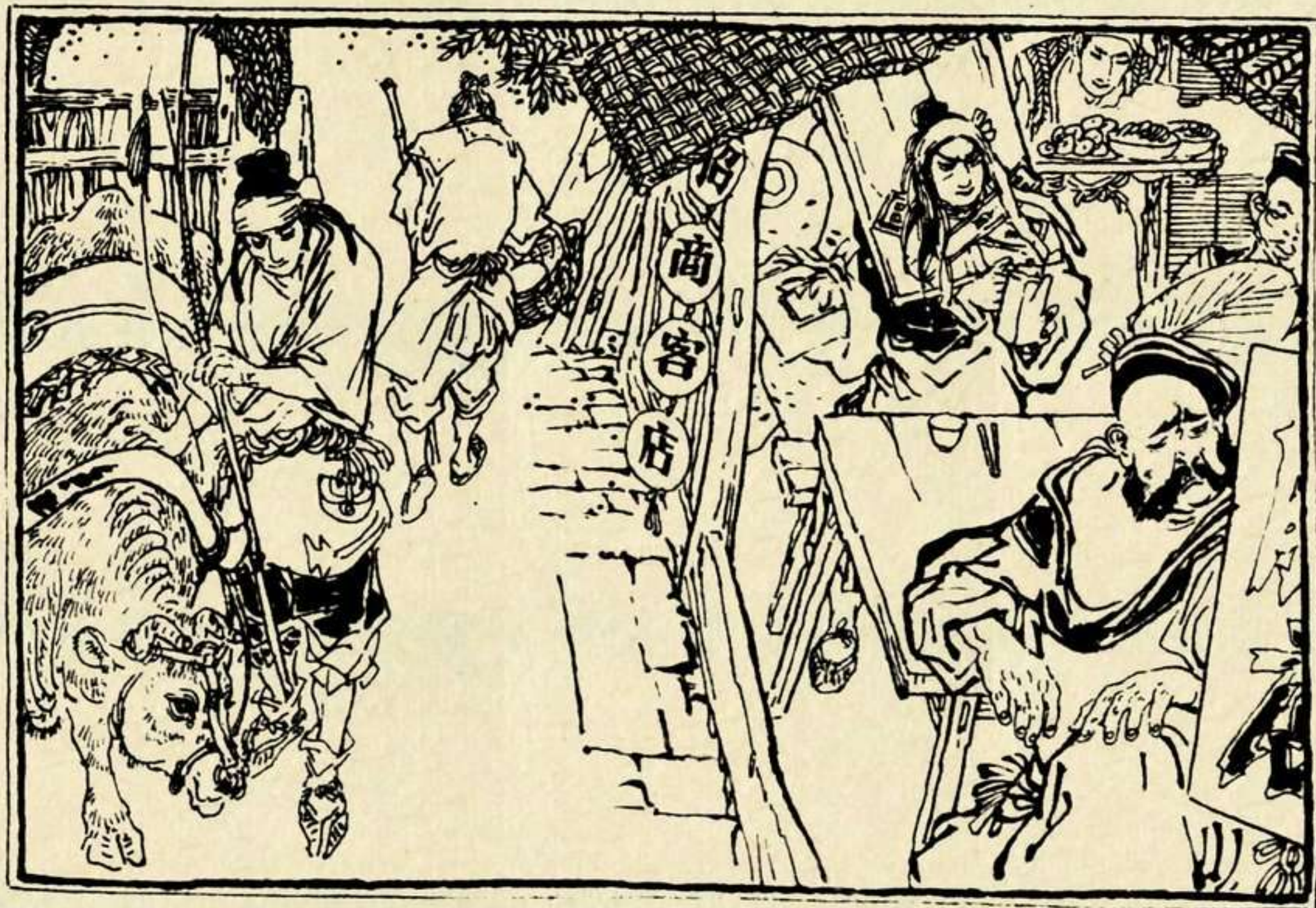
(11) 董超、薛霸将金子送回家中，取了行李包裹，拿了水火棍（一半红色，一半黑色的硬木短棍）便来差事房里取了林冲，监押上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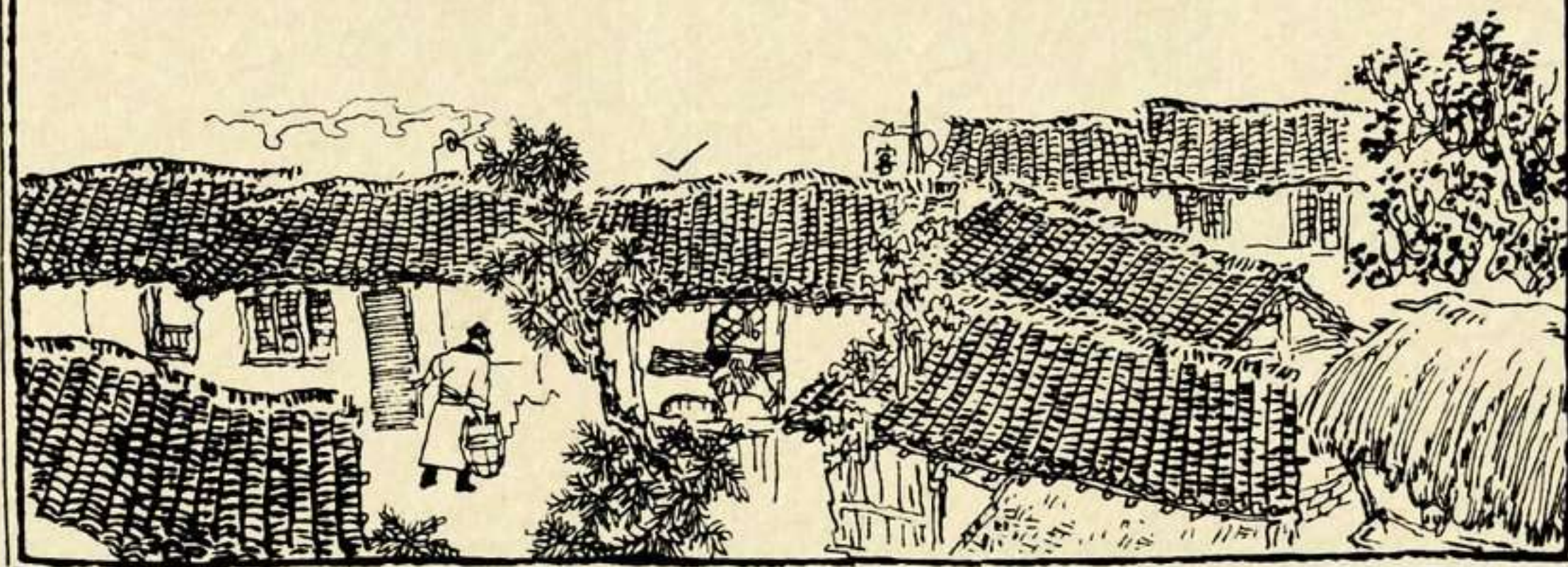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当日出城后，行了三十多里就歇了。宋时路途上客店人家，但凡公差监押囚人来住宿，都不要房钱。董、薛二人带林冲到客店里歇了一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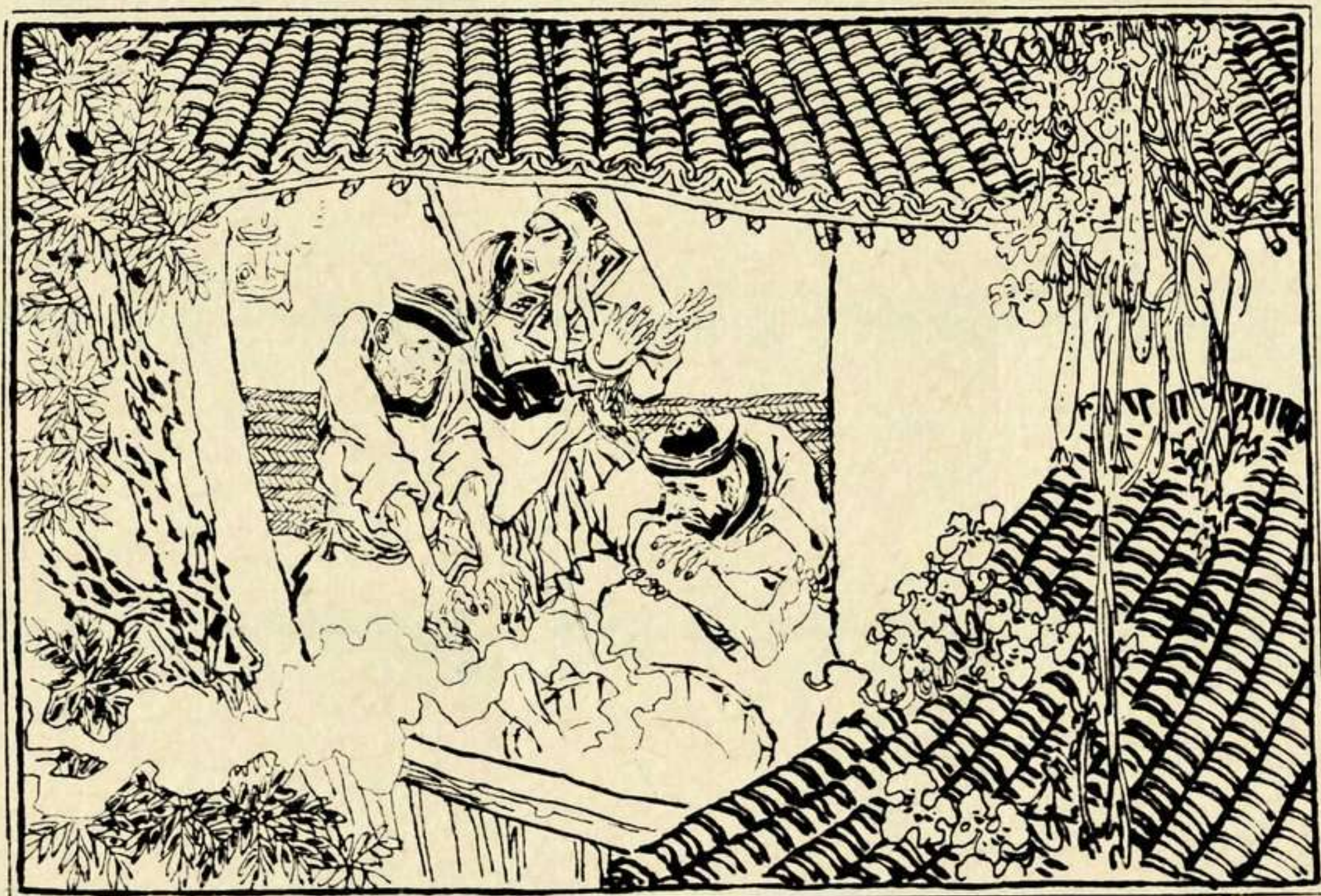
(13) 次日天明起来,吃了饮食就上路。时遇六月天气,炎暑正热。林冲初吃棒时,倒也无事。又行了三日,棒疮发作,路上一步挨一步,哪里走得快。



(14) 薛霸一路上嘀咕不停。看看天色又晚，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。林冲解下包裹，不等董超、薛霸开口，取些碎银两，央店小二买些酒肉，请他们吃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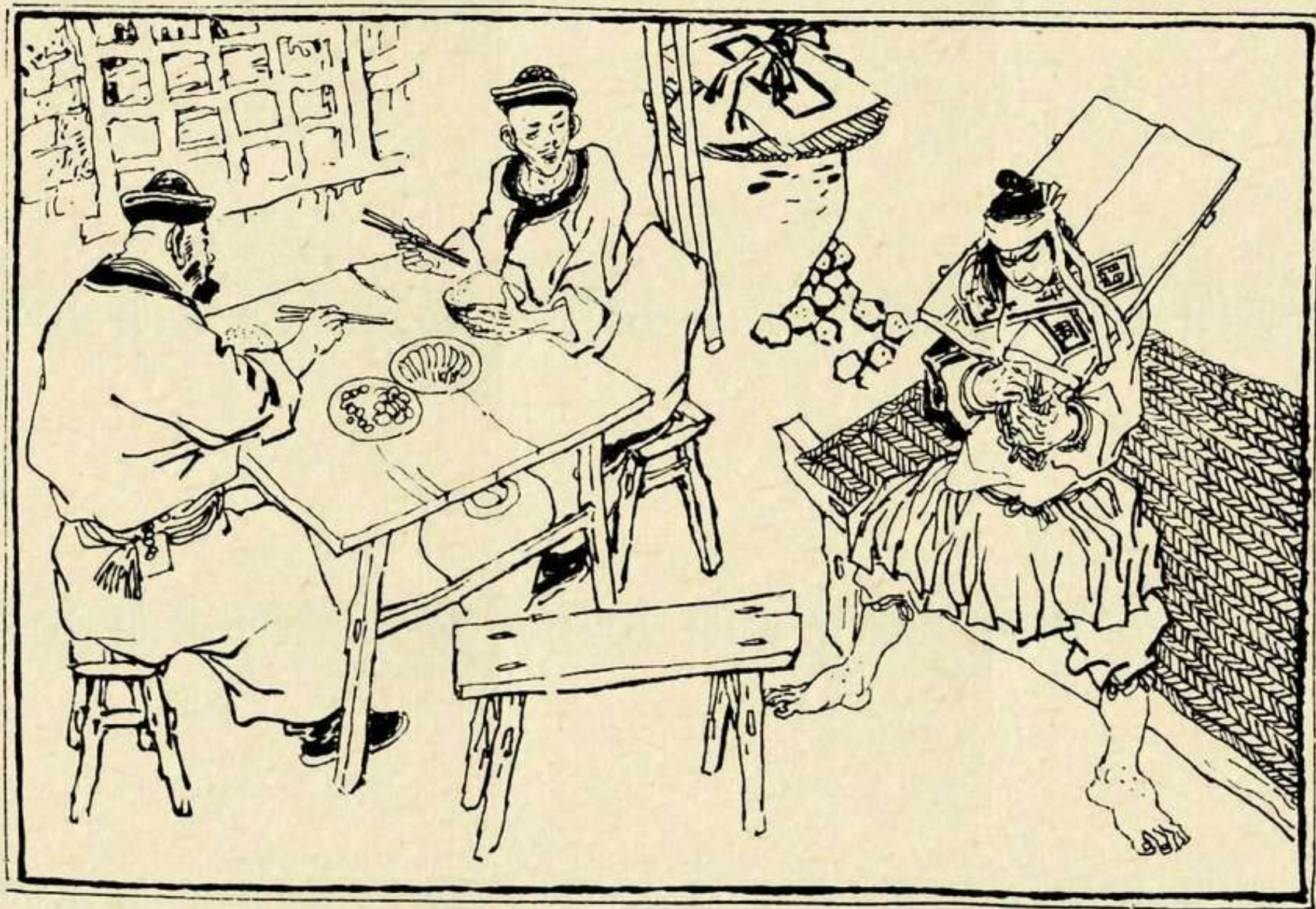
(15) 董超又添了酒来，把林冲灌醉了。薛霸去烧了一锅沸滚汤，提将来倒在脚盆内，叫道：“林教头，你也洗了脚好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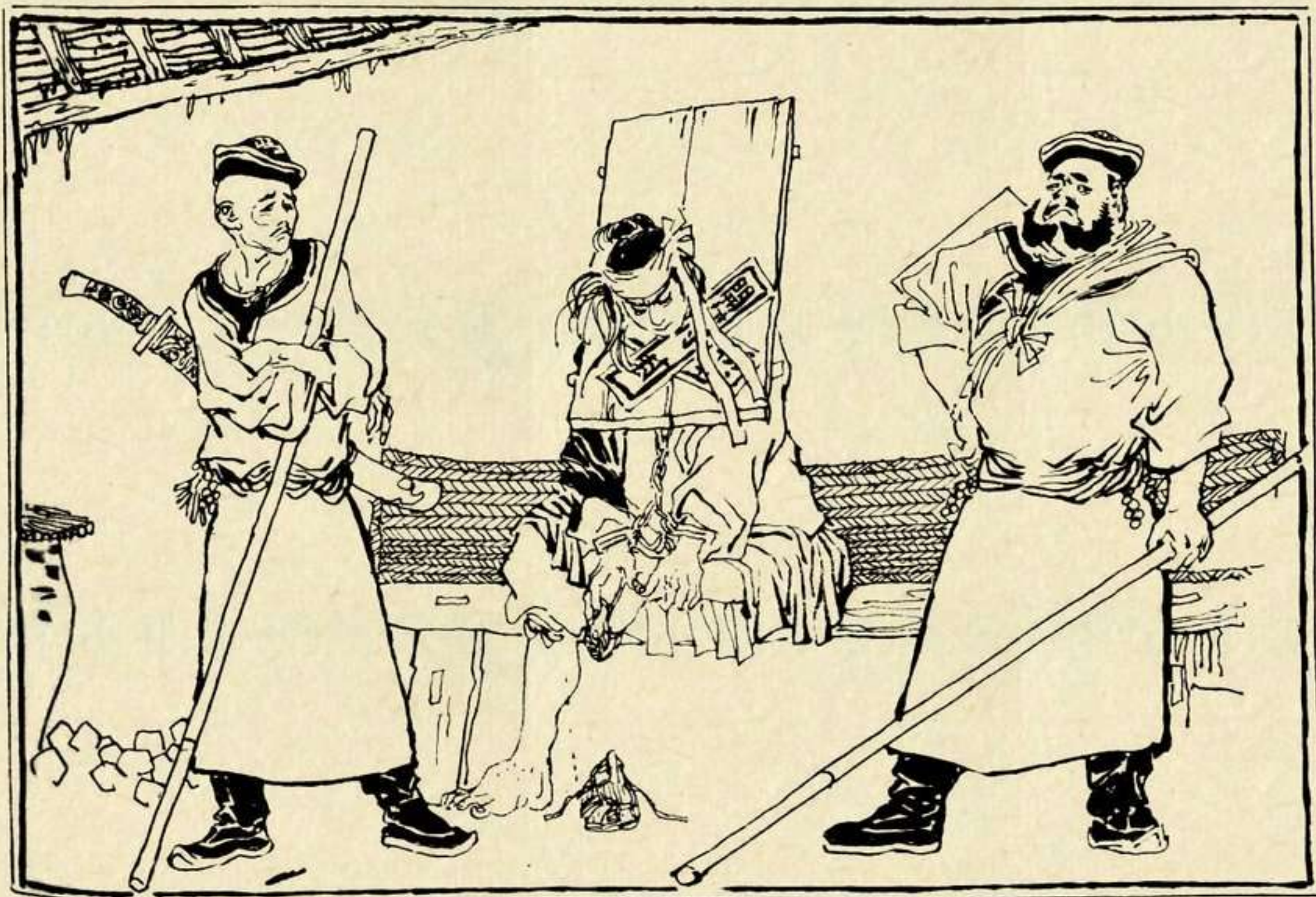
(16) 林冲挣扎起来，怎奈被枷碍了，曲身不得。薛霸便道：“我替你洗。”林冲忙道：“使不得。”薛霸道：“出门人哪里计较这许多。”林冲不知是计，只顾伸下脚来，被薛霸只一按，按在滚汤里。



(17) 林冲急忙缩起双腿，已泡得脚面红肿了。便道：“原来作弄我！”薛霸骂道：“我好意替你洗脚，你倒嫌冷嫌热起来，好心不得好报！”骂的不休。



(18) 林冲哪里敢回话，自去倒在床上睡了。四更时分，薛霸起来，烧面汤、做饭。林冲起来，觉得两脚疼痛，头脑发晕，吃不得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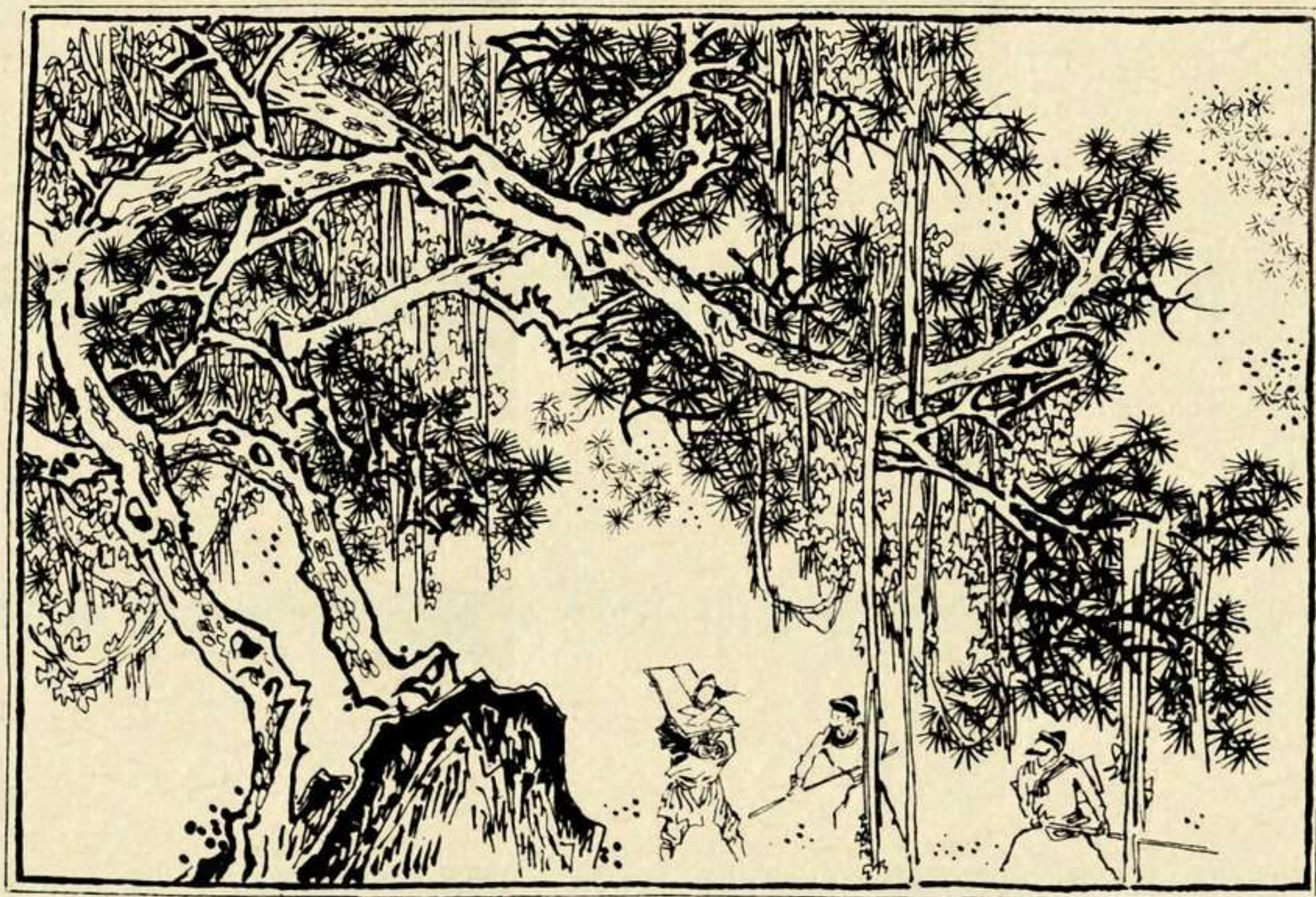
(19) 薛霸拿了水火棍，催促动身。董超从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，叫林冲穿。林冲看时，脚面上都是浆泡，便寻觅旧草鞋穿，却不知早给公人丢掉了，没奈何，只得把新草鞋穿上。



(20) 算过酒钱，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店。走了不到三二里，林冲脚上的水泡被新草鞋磨破了，鲜血淋漓。他停了脚步，不住的叫痛。薛霸骂道：“快走！不走，就叫你吃大棍！”



(21) 董超硬扯着林冲走，又挨了四五里。林冲真的走不得了。这时候，望见前面烟笼雾锁，一座猛恶林子。



(22) 这座林子，唤做野猪林，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。宋时，但有些冤仇的，使用些钱与公差，带到这里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。



(23) 到得林子边，董超道：“走了一五更，走不到十里路程。象这样，沧州怎的得到！”薛霸道：“我也走不动了，且进林子里歇一歇再走。”三个人走进里面，解下行李包裹，都搬在树根头。



(24) 林冲走得力乏，叫声“啊呀！”靠着一棵大树躺下了。董超、薛霸道：“且睡一睡，也行。”放下水火棍，两个都躺倒在树根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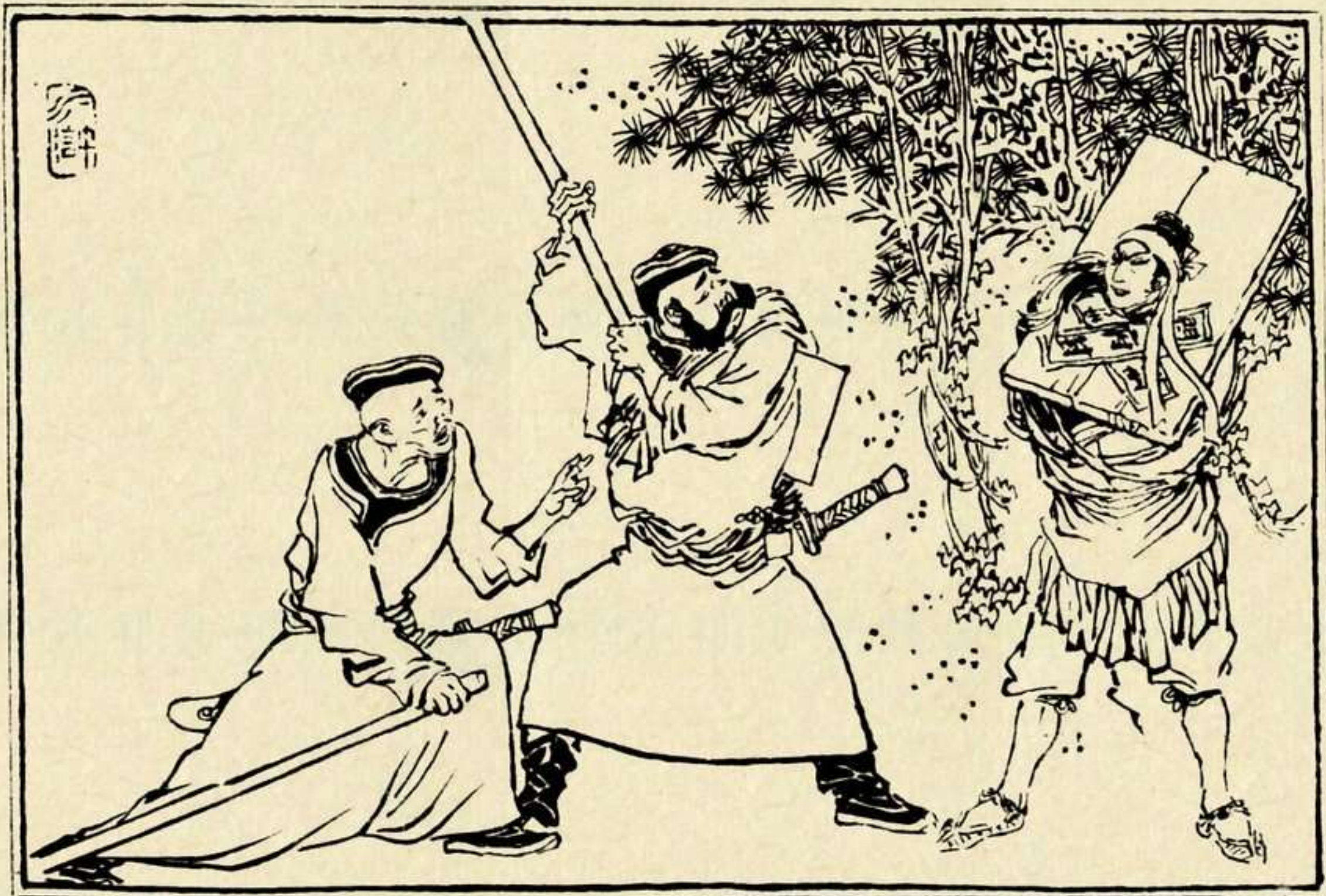
(25) 薛霸略略闭得眼，便叫将起来，从地上坐起来对林冲道：“俺两个正要睡一会，这里又无关锁，只怕你走了，我们放心不下，怎么办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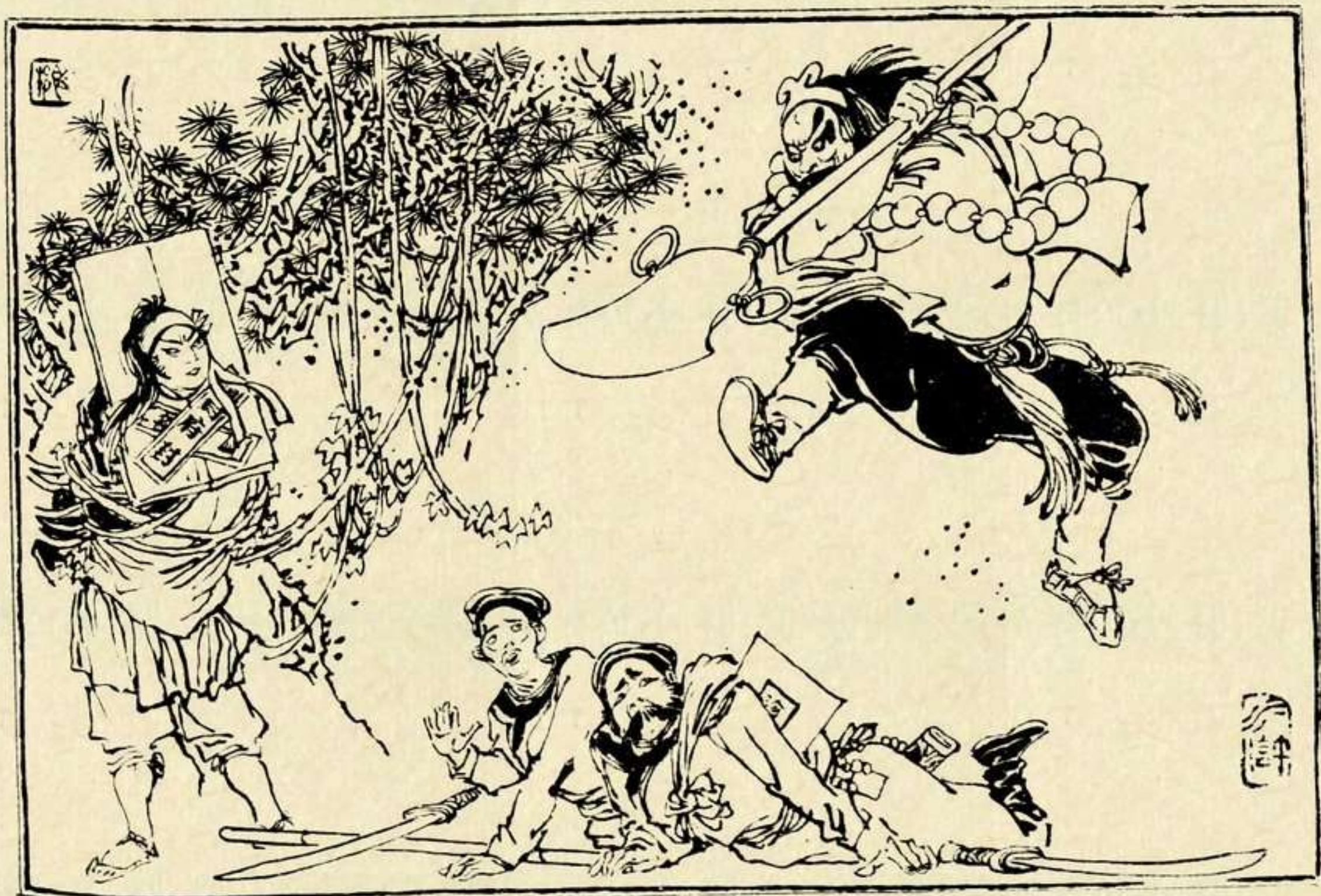
(26) 董超搭腔道：“老弟说得是，这却怎生是好！”林冲答道：“小人是个好汉，官司既已吃了，一世也不走！”薛霸道：“哪里信得你说，要我们心稳，须得缚一缚。”林冲道：“你们要缚便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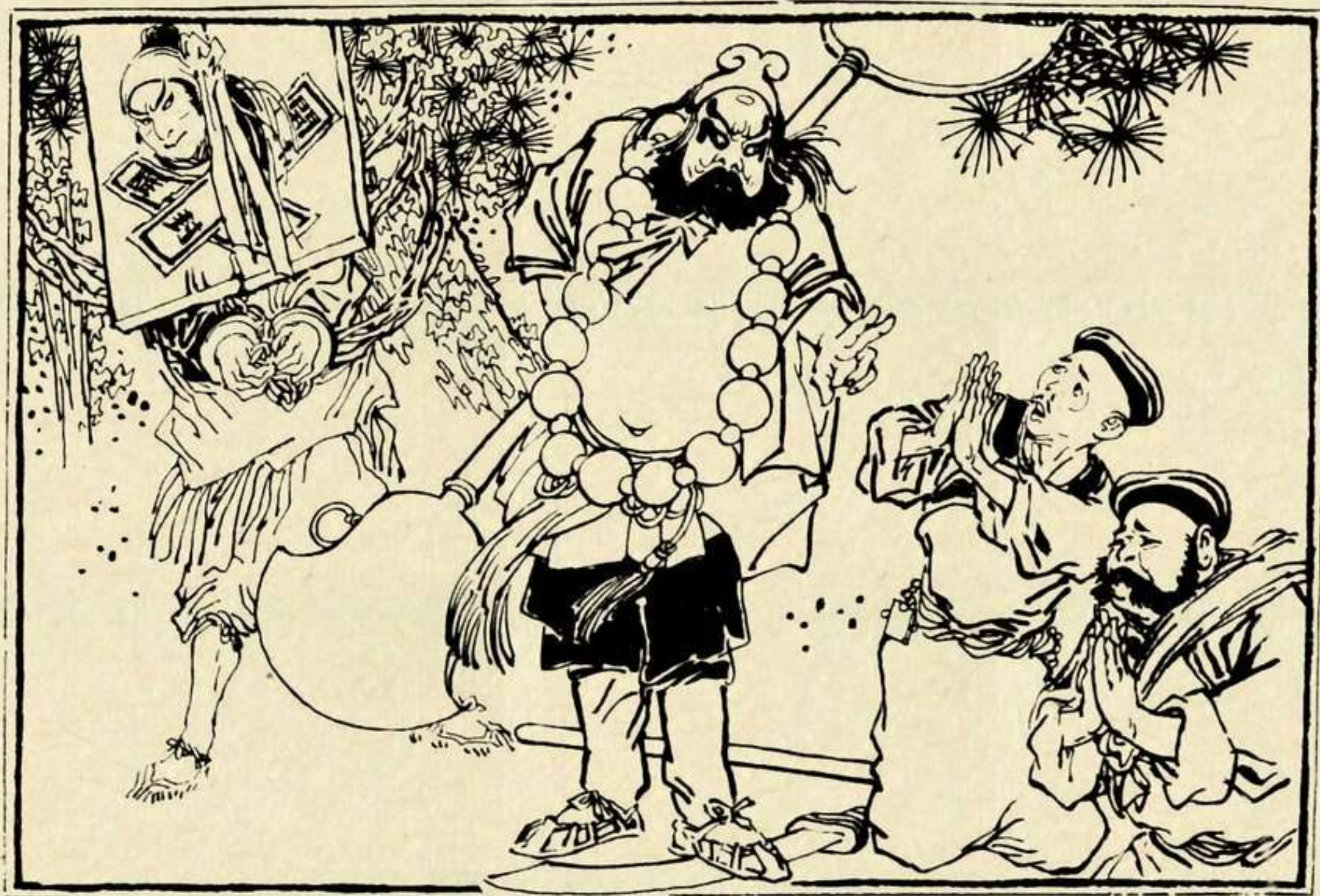
(27) 薛霸从包里拿出索子来。把林冲连手带脚紧紧绑在树上。



(28) 董超、薛霸转过身去，一齐拿起水火棍，跑到林冲跟前。董超眼露凶光，瞪着林冲道：“不是俺弟兄动了恶念，只是那陆虞候传着高太尉的主意，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，他们立等揭下你脸上的金印去回话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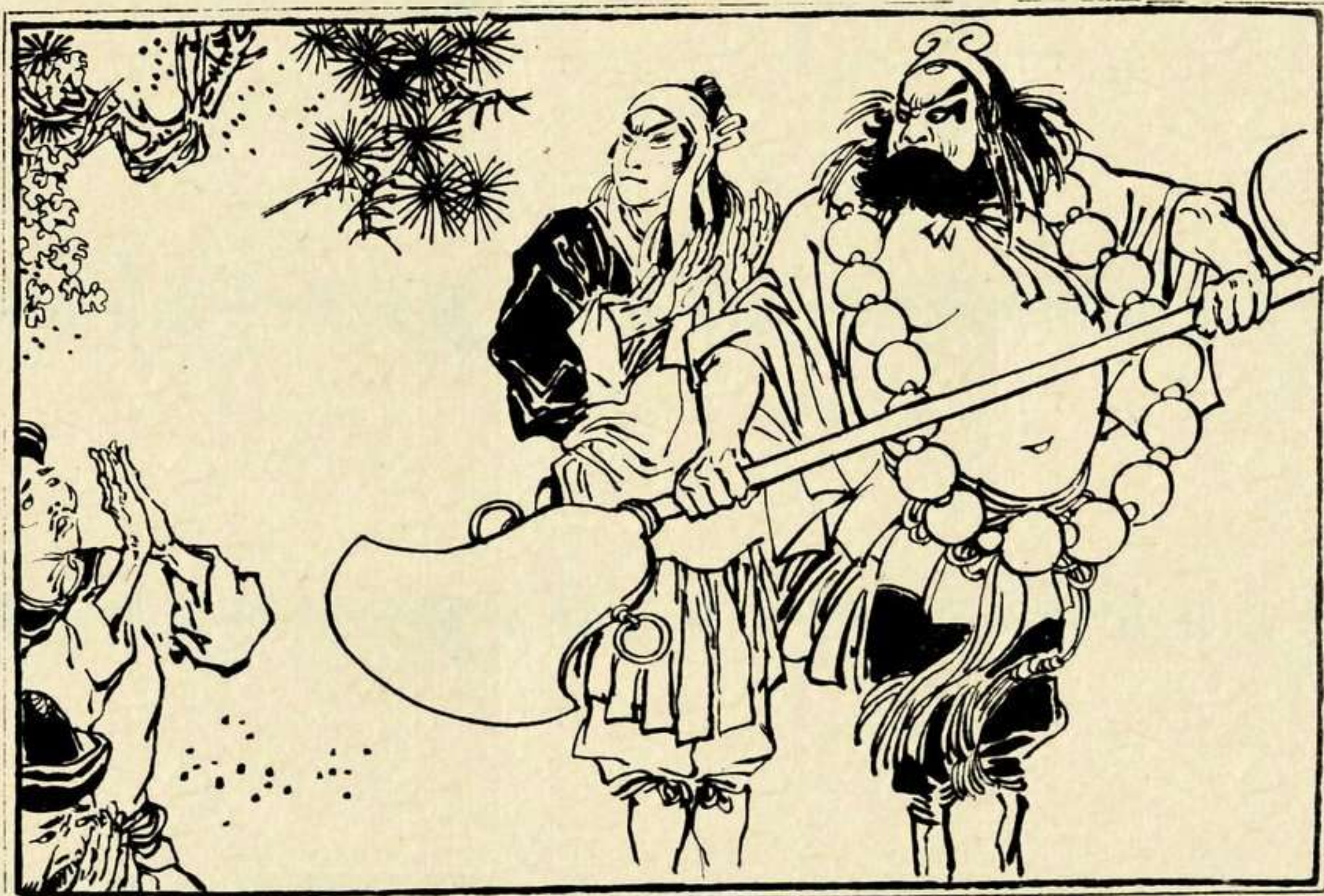
(29) 林冲泪如雨下,苦苦哀求道:“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,近日无冤。你二位如能救得小人,生死不忘!”薛霸举棍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。只听得一声大吼,半空中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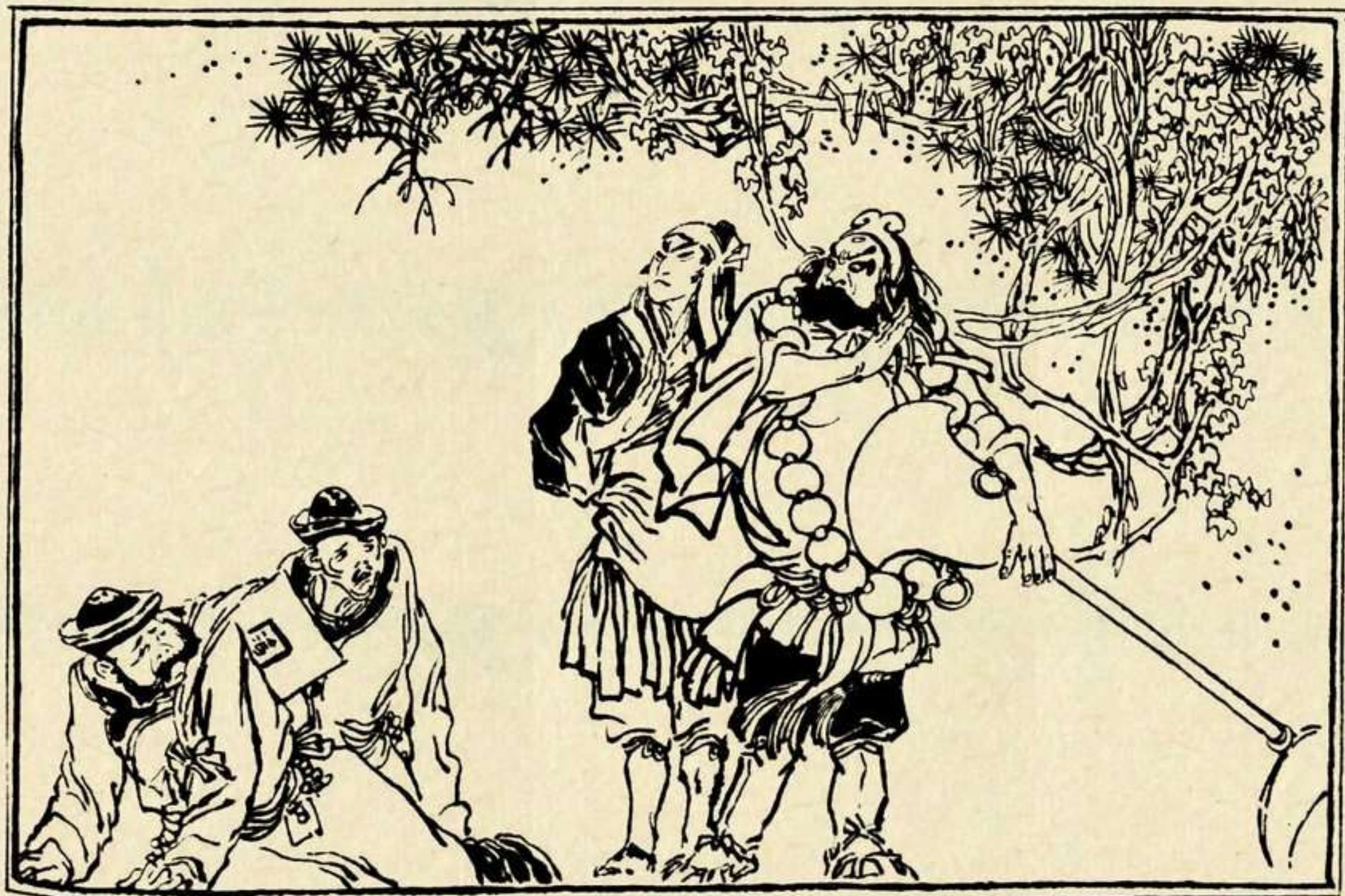
(30) 那和尚火辣辣地挥起禅杖，来打两个公人。林冲闪眼看时，认得是鲁智深，忙叫道：“师兄不可下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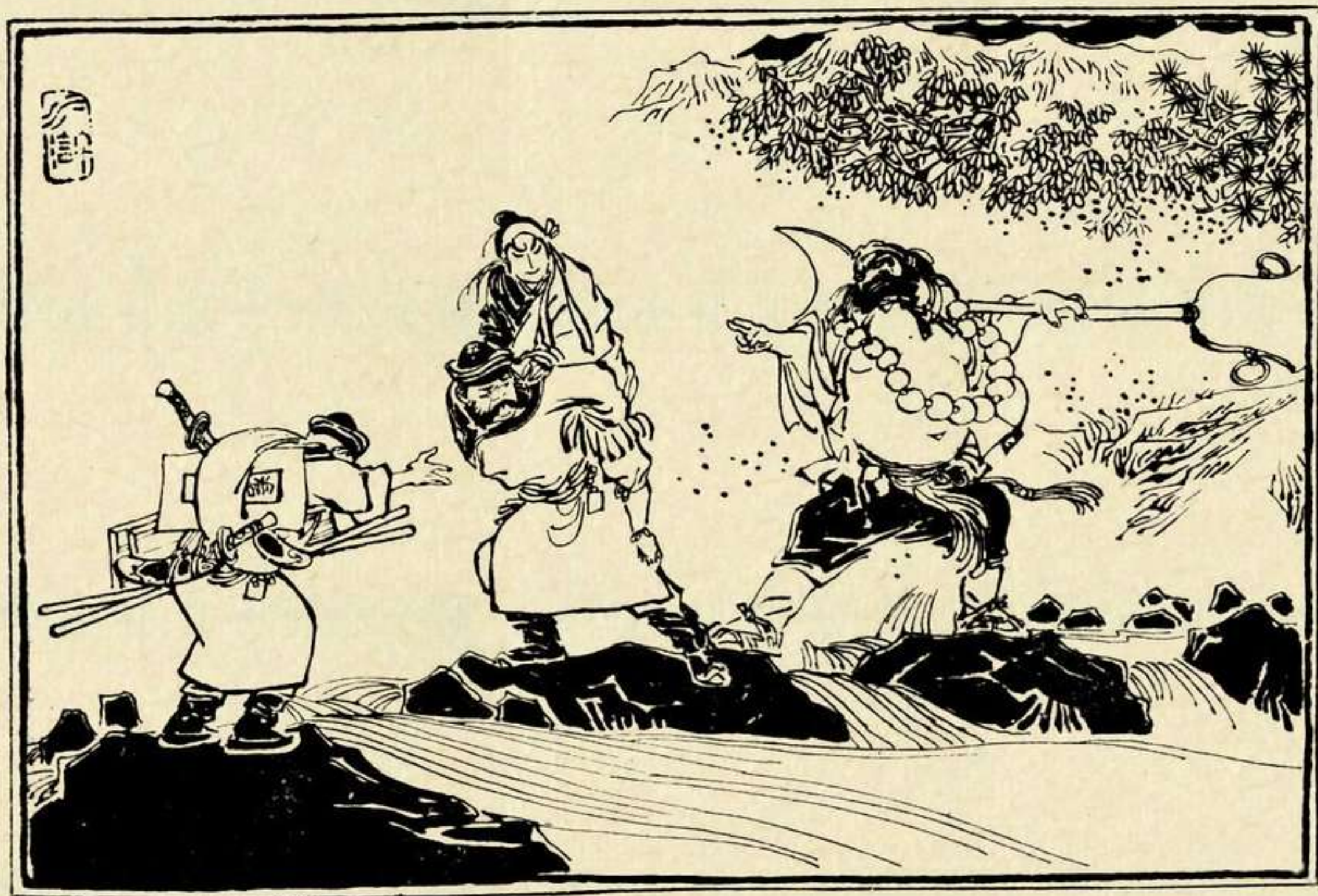
(31) 智深收住禅杖。两个公人呆了半晌，动弹不得。林冲道：“非干他两个事，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吩咐他们两人，害我性命。你若打杀了他两个，也是冤屈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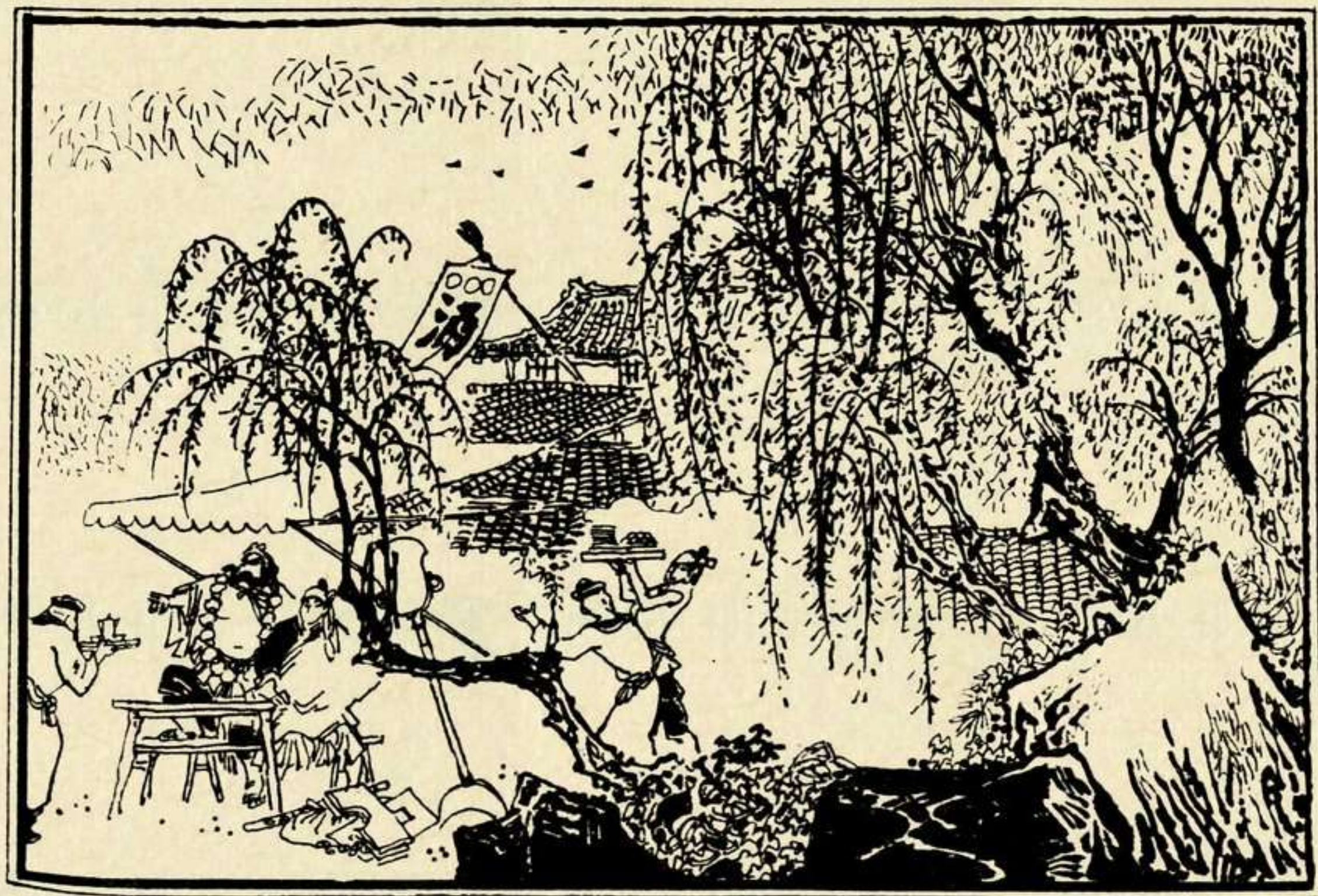
(32) 智深抽出戒刀，把索子割断了，扶起林冲道：“兄弟，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，忧得你苦。自从你吃官司，又无处救你。打听你断配沧州，洒家恐这厮们路上害你，特地跟将来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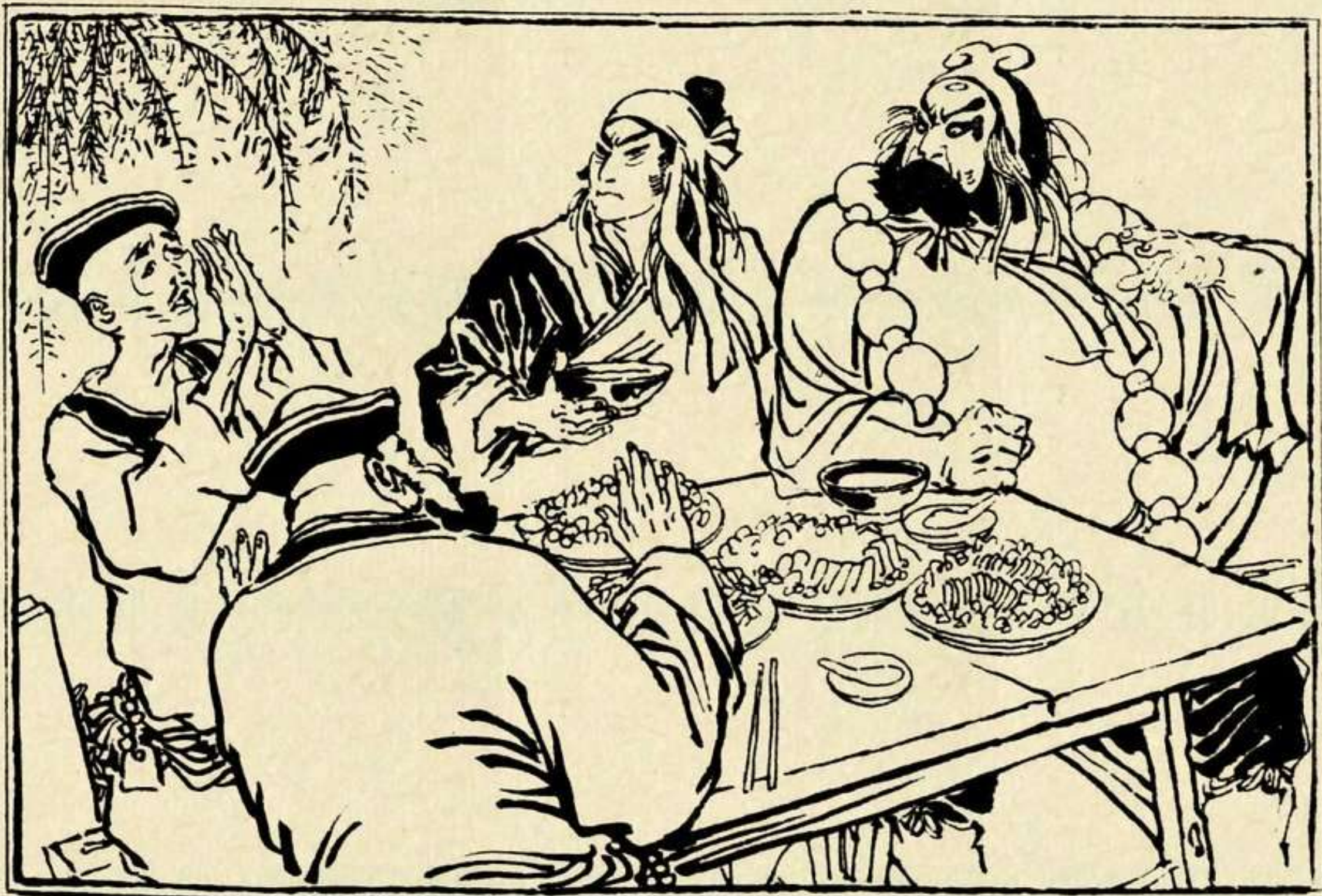
(33) 智深又道：“昨日他两个带你入店过宿，俺也在那里住。夜间听得那厮们用滚汤烫了你脚，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，却怕客店里人多碍事，没有下手。洒家越发放你不下，五更里出门时，先投奔这林子里来。”



(34) 林冲劝道：“师兄既然救了我，休害他两个性命。”智深收起戒刀，看着两个公人喝道：“你两个撮鸟听着，洒家不看兄弟面时，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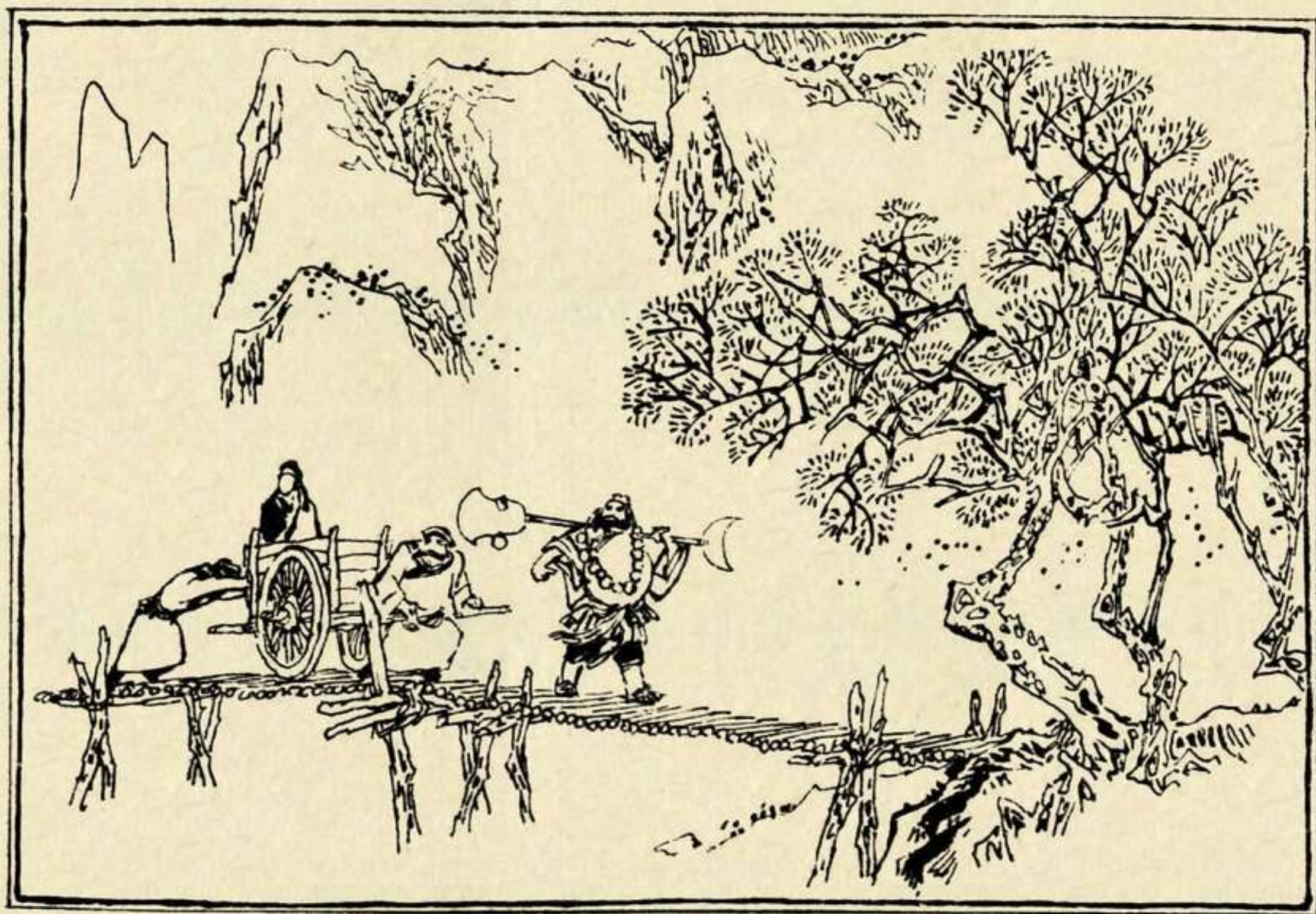
(35) 鲁智深喝令两个公差扶着林冲，走出林子。行得三四里路程，见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。四人入内坐下。唤酒保买五七斤肉，打两角酒，买些面饼来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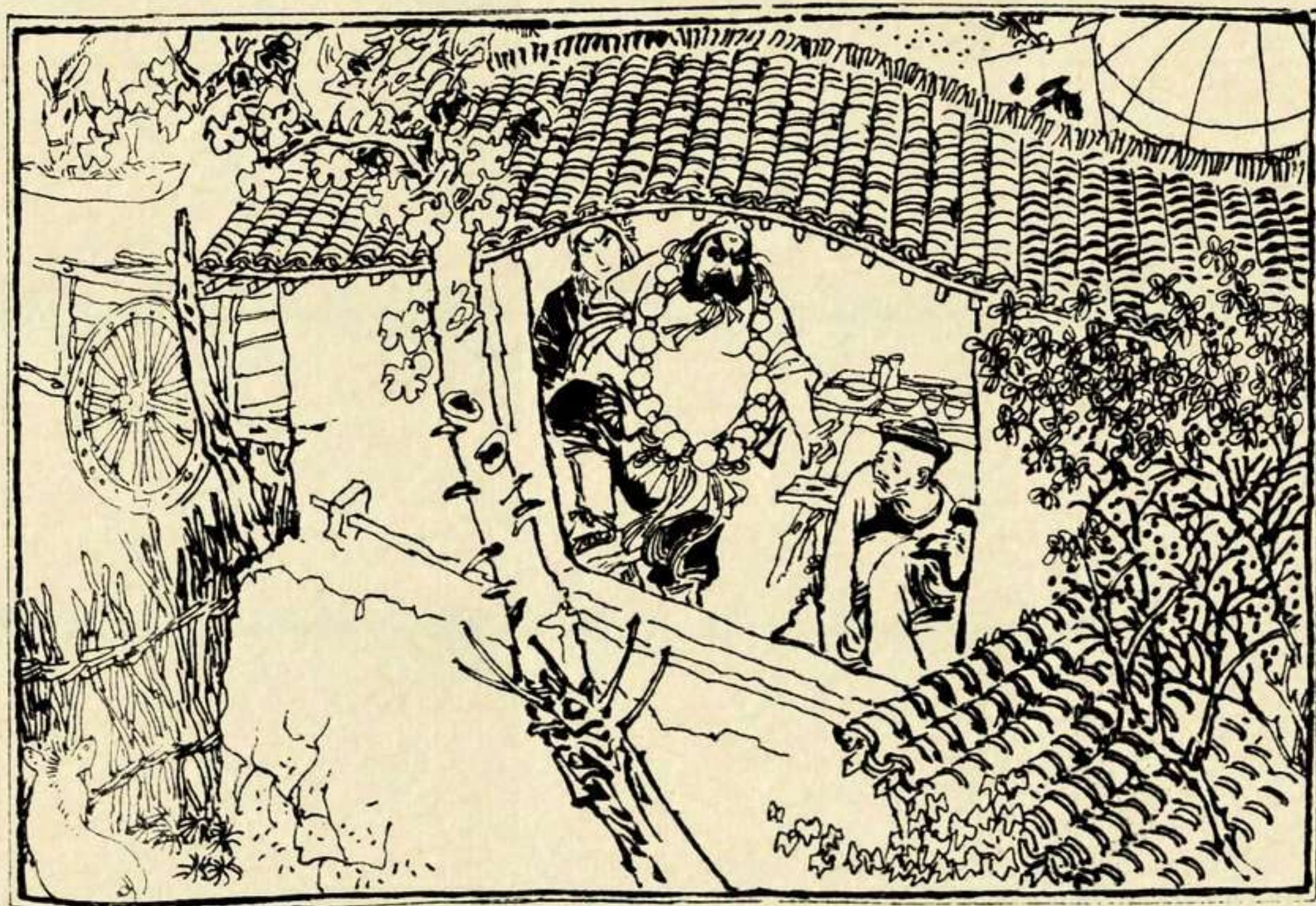
(36) 董超、薛霸给智深筛酒，陪着笑脸问道：“师父在哪个寺里住持？”智深笑道：“你问俺住处做什么！莫不是去叫高太尉作难洒家！别人怕他，俺不怕他！洒家撞着那厮，教他吃三百禅杖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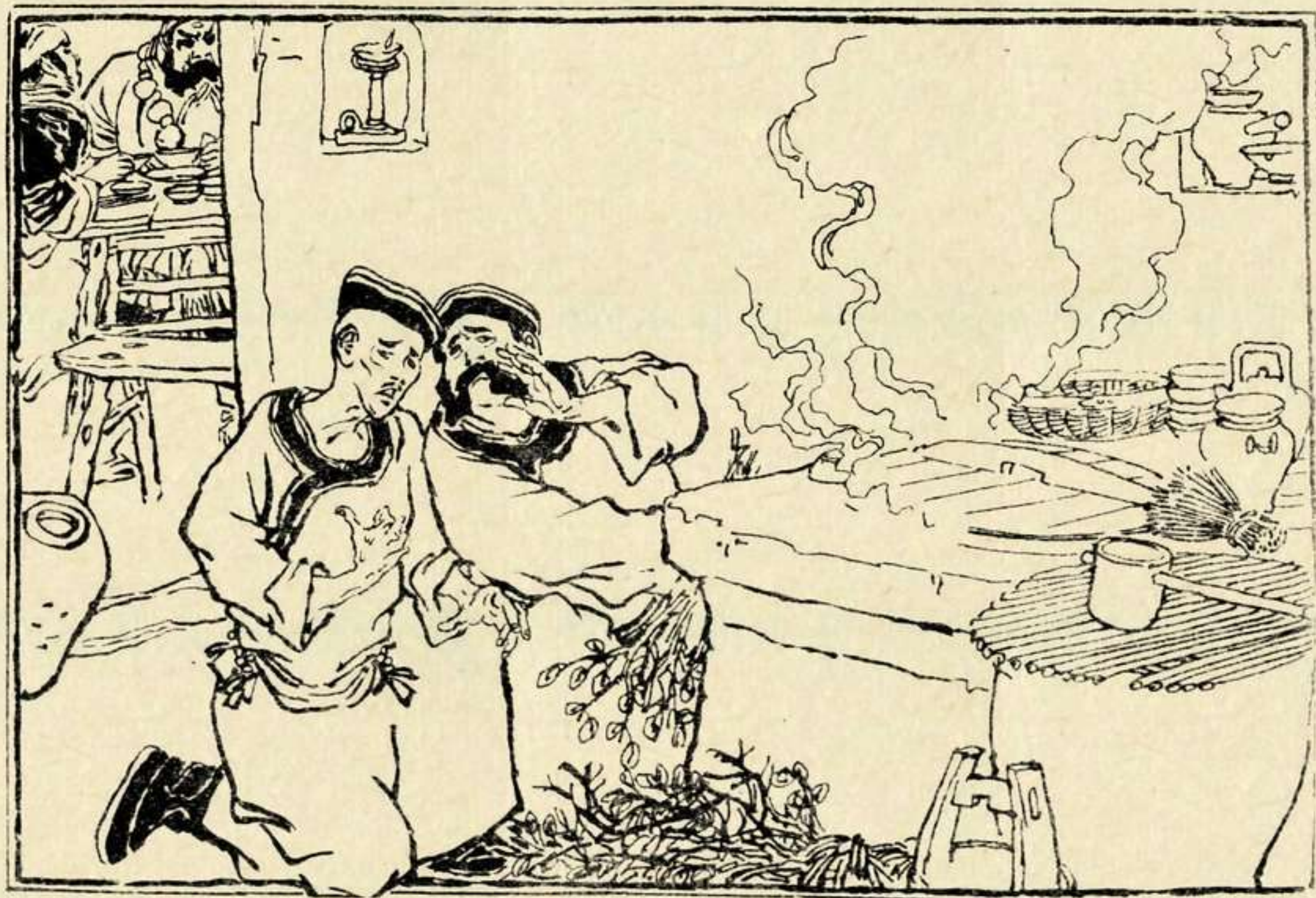
(37) 四人吃罢,付了酒钱,离开酒店。林冲问智深道:“师兄,你今投哪里去?”智深道:“杀人须见血,救人须救彻,洒家放你不下,直送兄弟到沧州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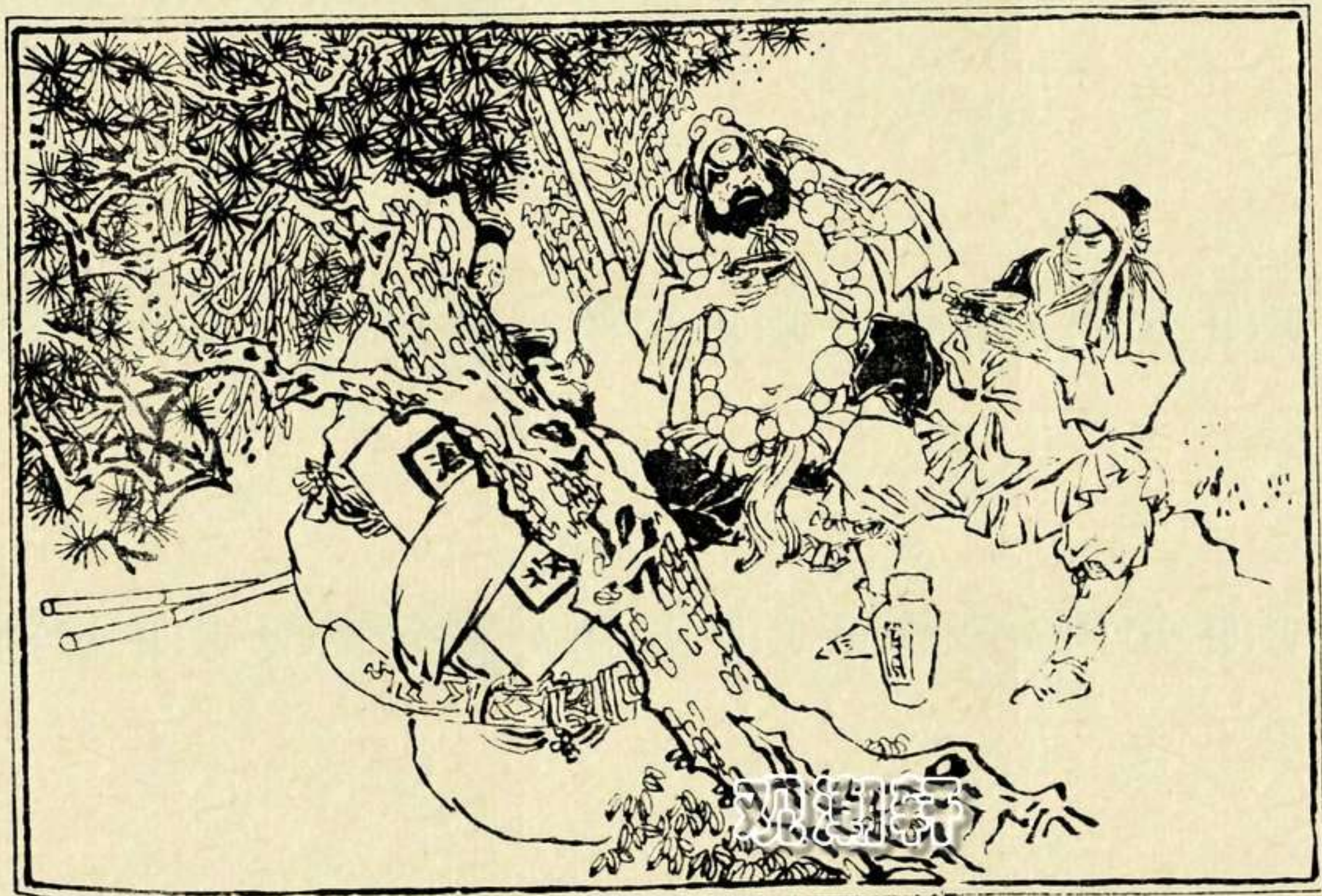
(38) 从此，鲁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两个公人哪里敢违拗他。行了两程，鲁智深讨了一辆车子，叫林冲坐着。三人跟着车行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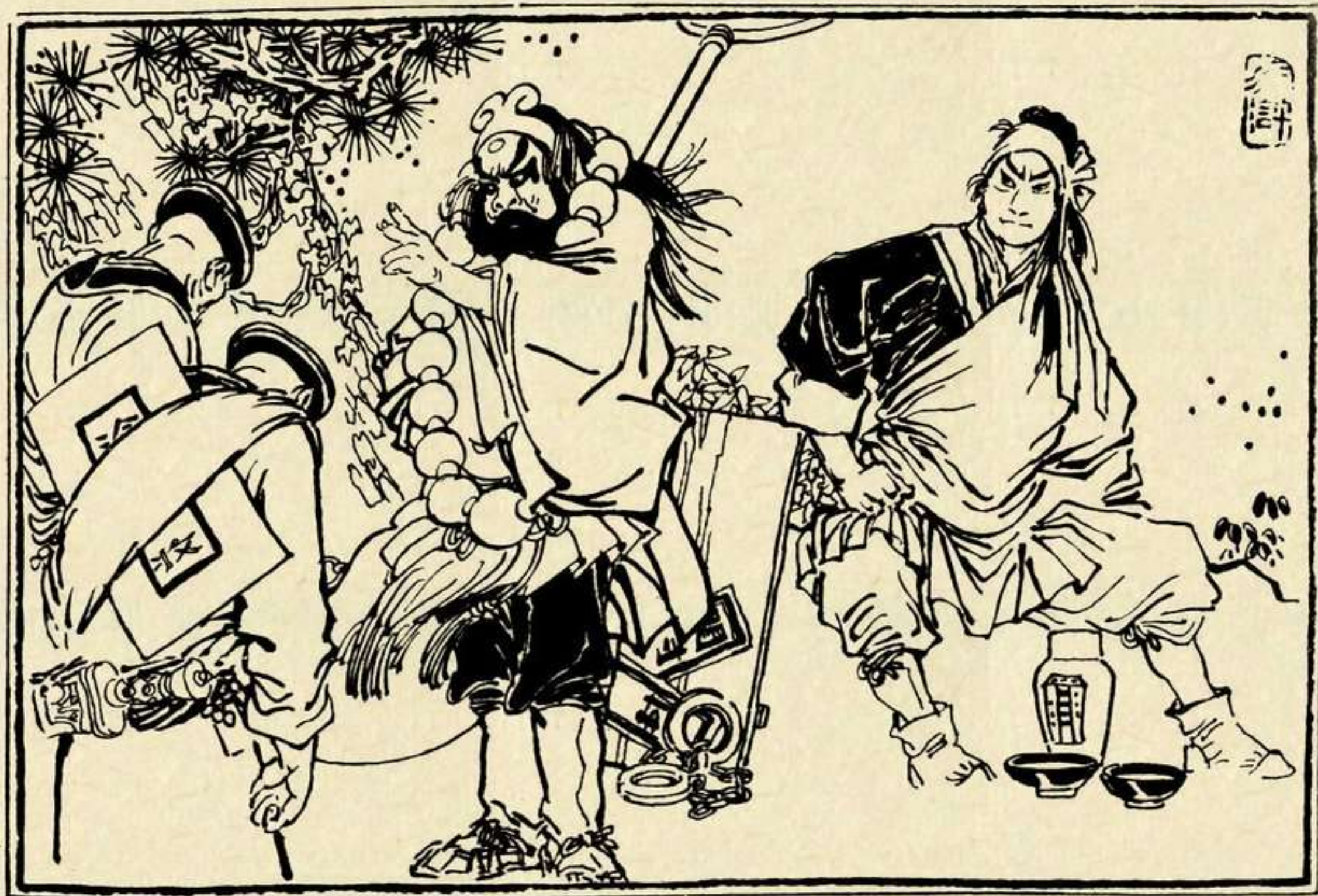
(39) 鲁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,也给两个公人吃。遇着客店,早行晚歇,都是董超、薛霸打火做饭,两个公人谁敢不依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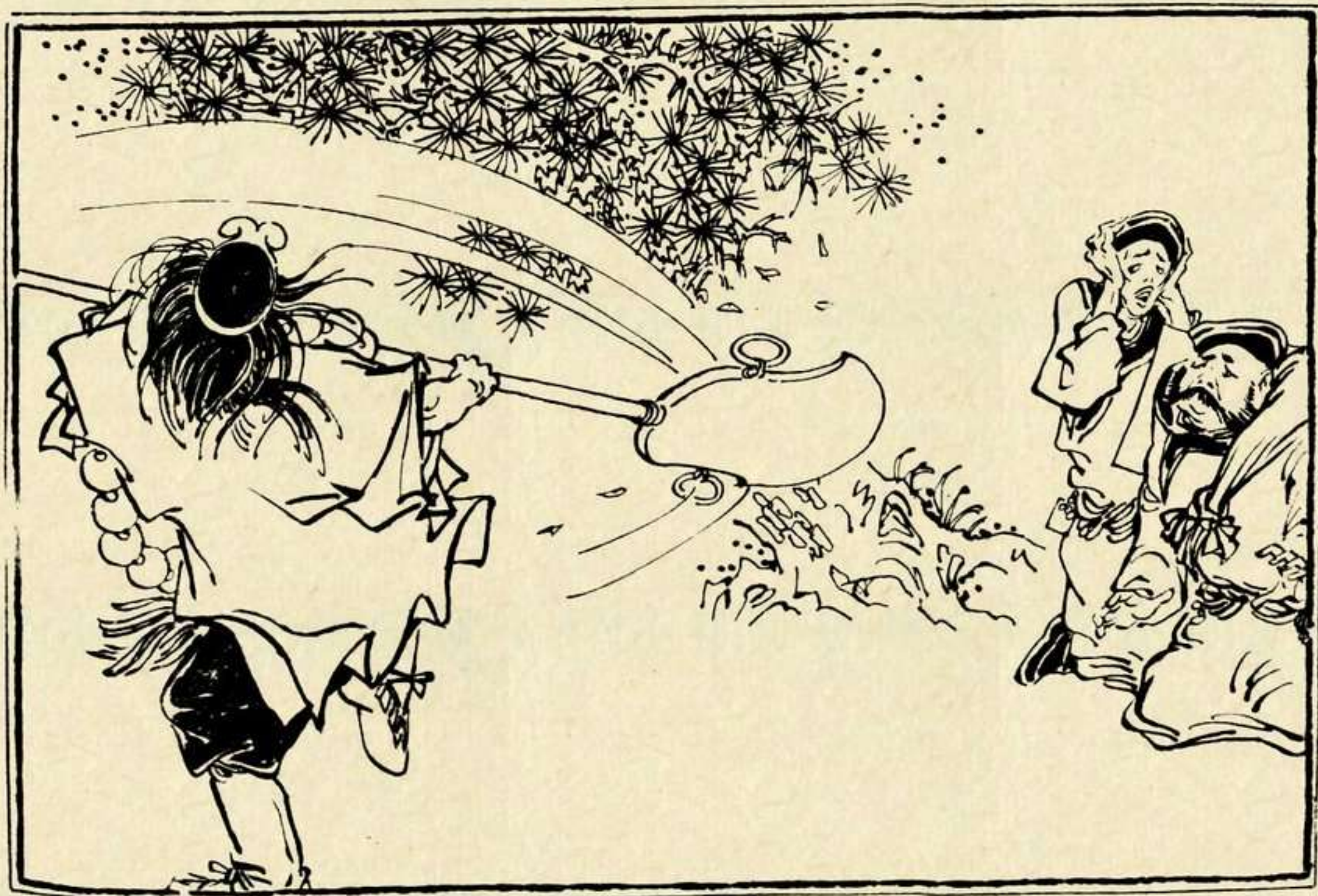
(40) 董超、薛霸暗暗商量。董超道：“我们被这和尚监押定了，不得下手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必要责怪我们，怎么得了！”薛霸道：“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里新来了个僧人，唤做鲁智深，想来必是他，回去实说……”



(41) 行了十七八日，离沧州只有七十里路程。鲁智深对林冲道：“兄弟，此去沧州不远，前途都有人家，可以放心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他日再得相见。”林冲感谢不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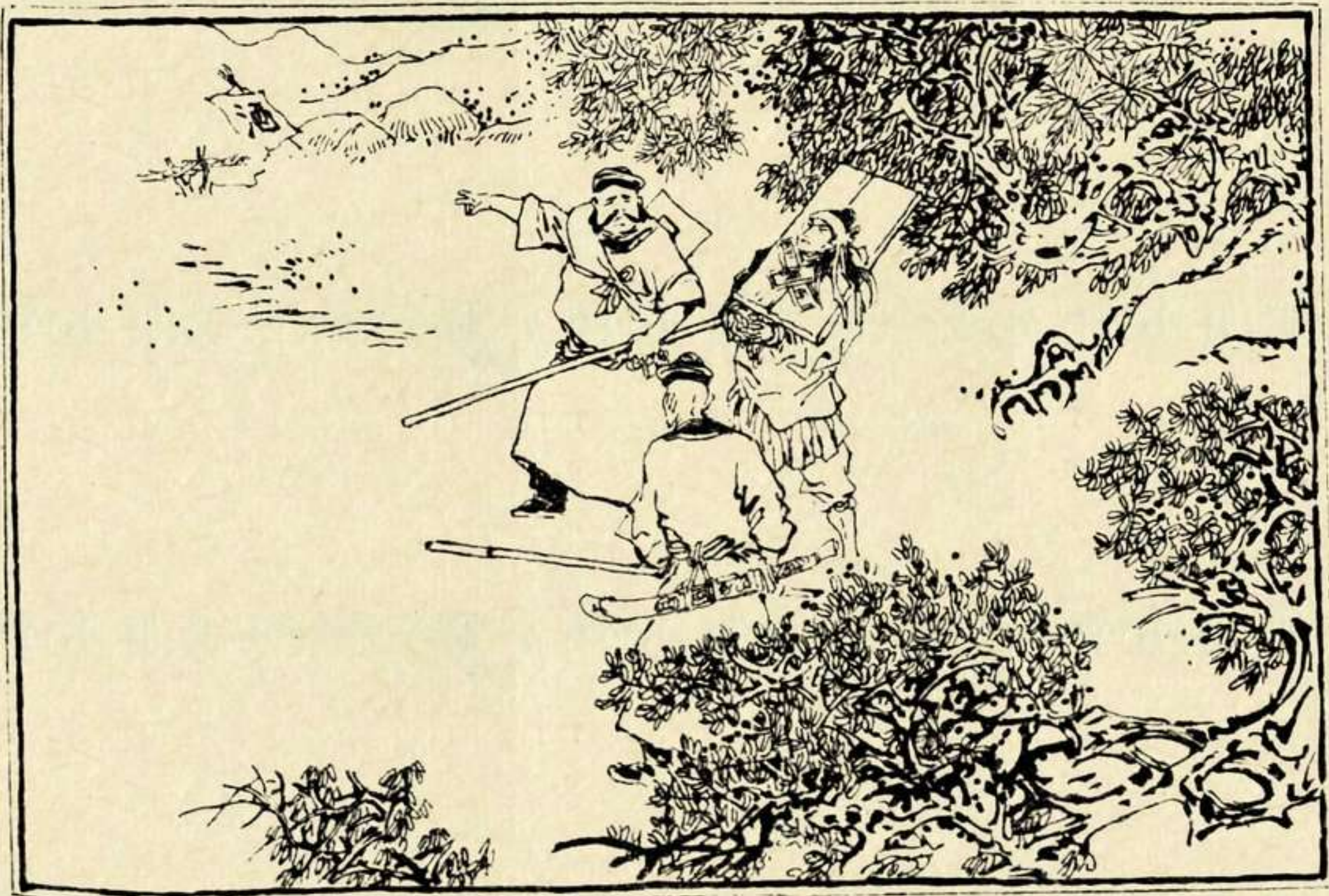
(42) 鲁智深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，又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：“洒家看在兄弟面上，饶了你们。如今没多路了，休生歹心。”两人道：“小人怎敢！这都是太尉差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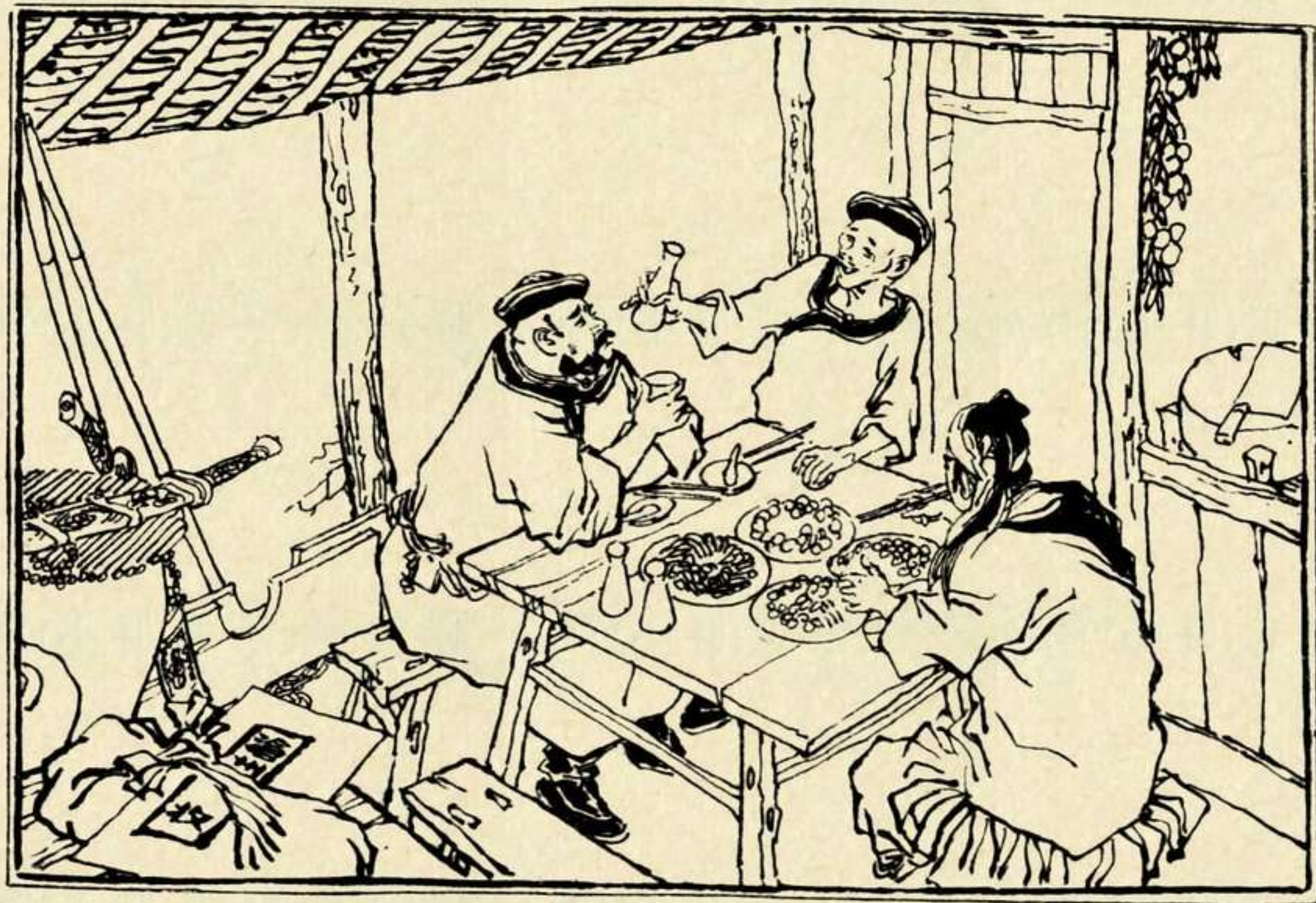
(43) 两人接了银子，拿了行李包裹，却待要走，鲁智深道：“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？”二人告道：“小人的头，是皮肉包着些骨头……。”智深抡起禅杖，把松树只一下，齐齐折断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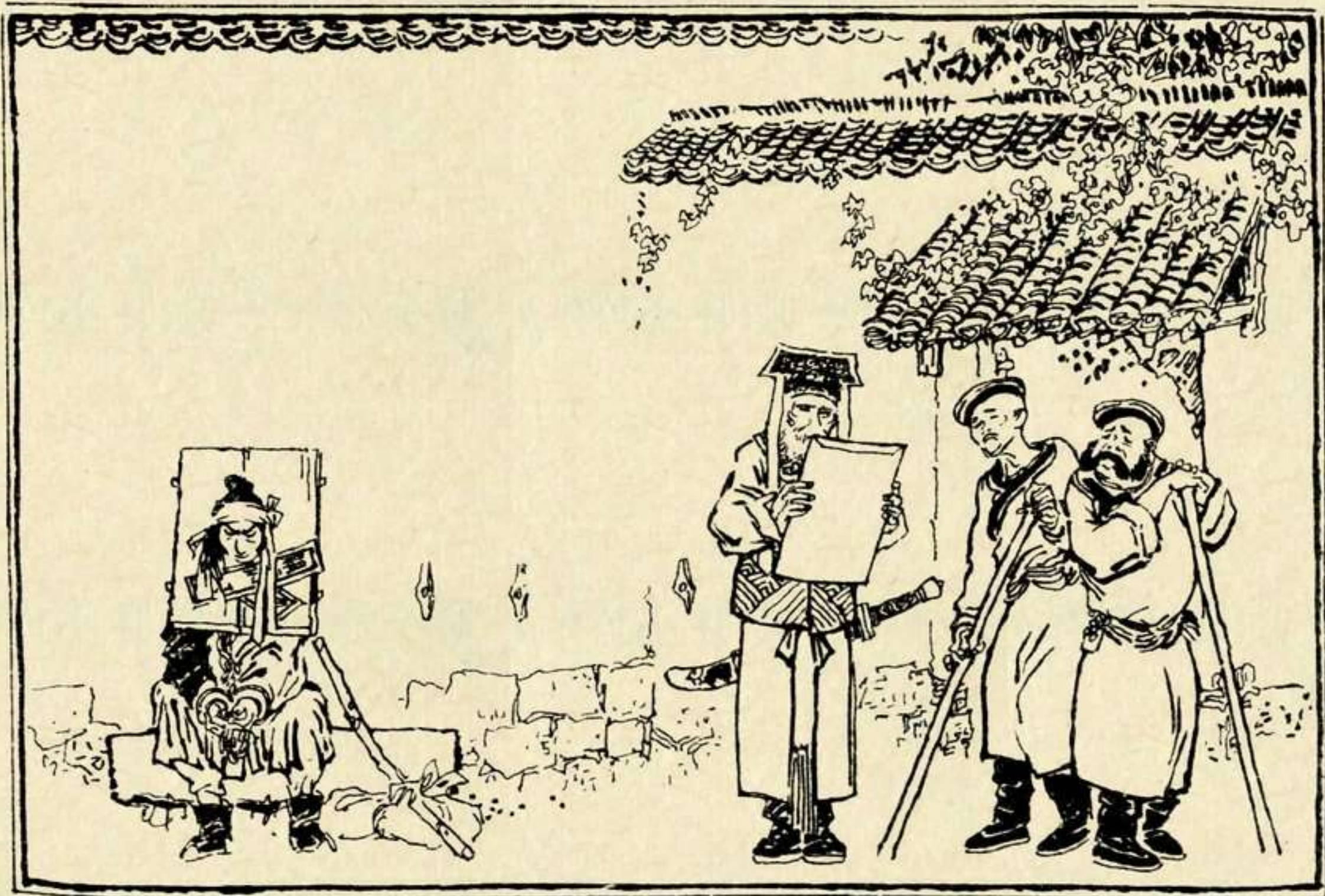
(44) 鲁智深喝道：“你两个撮鸟，但有歹心，教你们的头也与这树一般！”然后向林冲告别。两个公差吓得吐出舌头来，半晌缩不入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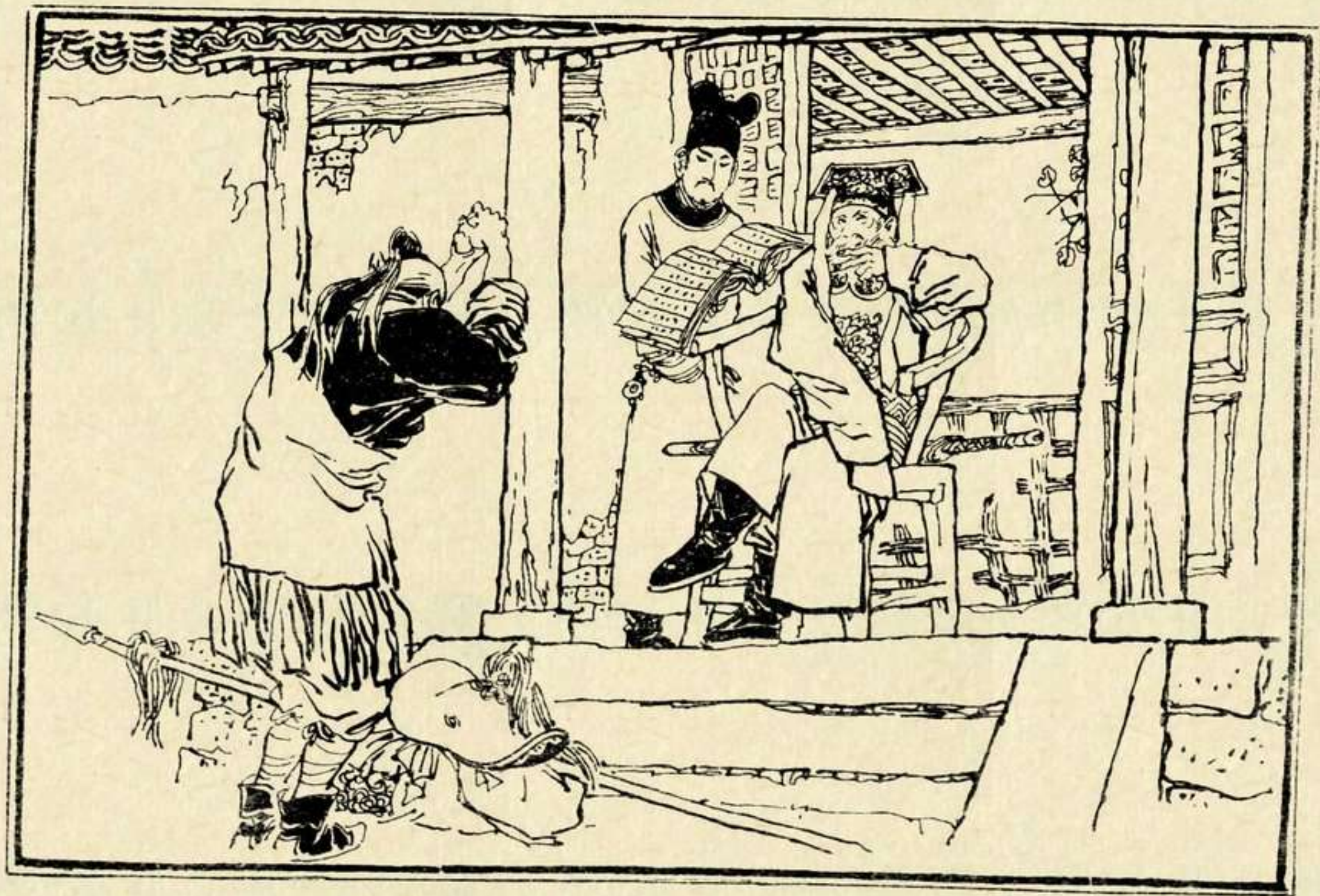
(45) 两个公差道：“好个莽和尚！一下打折了一棵树！”林冲道：“这个算得什么，相国寺一株柳树，他连根也拔将出来。”二人只把头来摇，方才得知这个和尚正是相国寺看菜园的鲁智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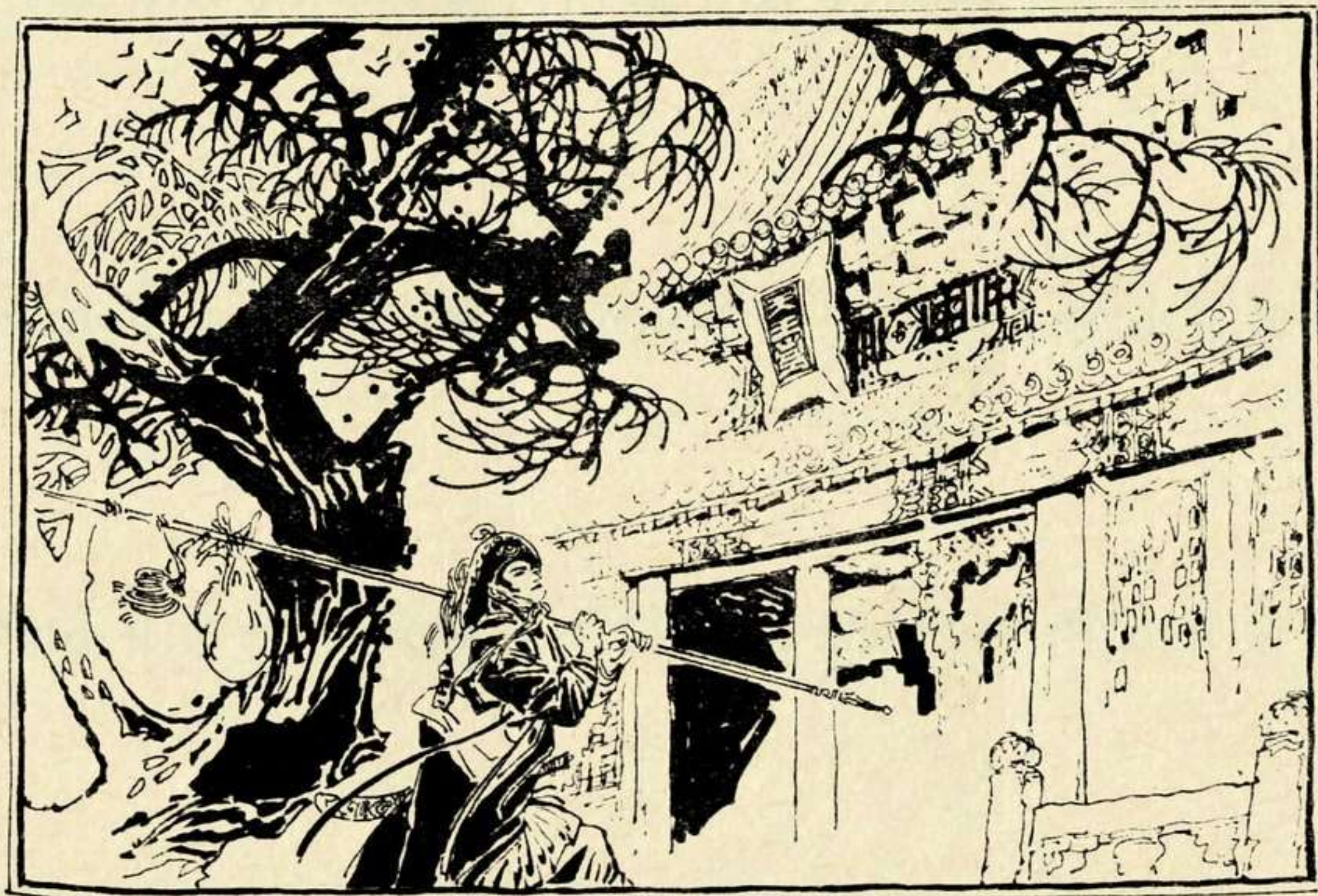
(46) 三人向沧州行进，到了中午，又饥又渴，便走进一家酒店。林冲让两个公差上首坐了。董超、薛霸二人这时方才得自在，但再也不敢暗害林冲了。



(47) 到得沧州，先向州衙下了公文，州官吩咐将林冲收下。那董超、薛霸领了回文，连夜赶回东京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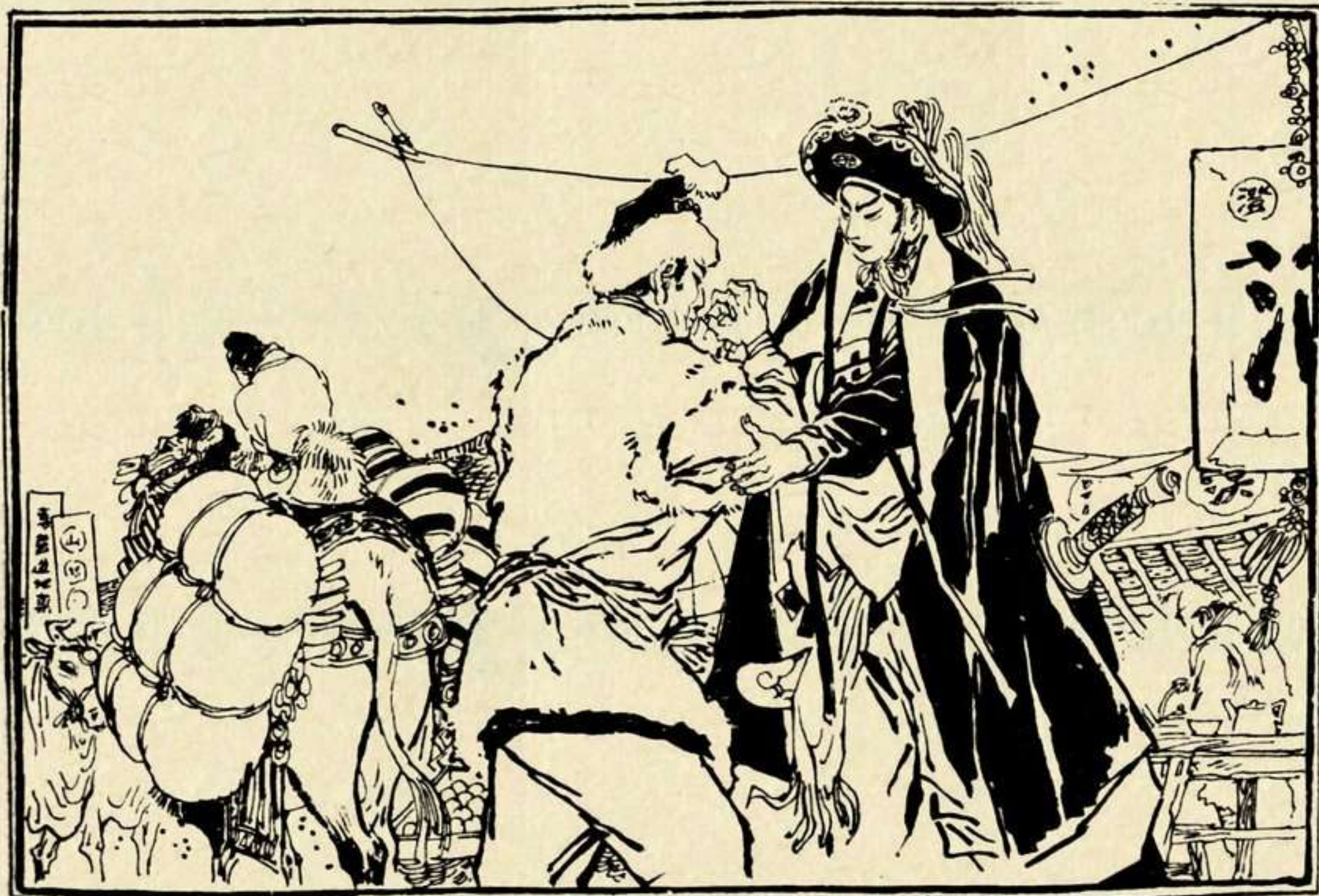
(48) 林冲被押送到牢城营内，先用银子上下打点，买通营内的差拨、管营，不但免受了一百杀威棒，还得了去看管天王堂的差使。



(49) 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内安排宿食处，每日只是烧香扫地。那管营、差拨得了贿赂，也不来拘管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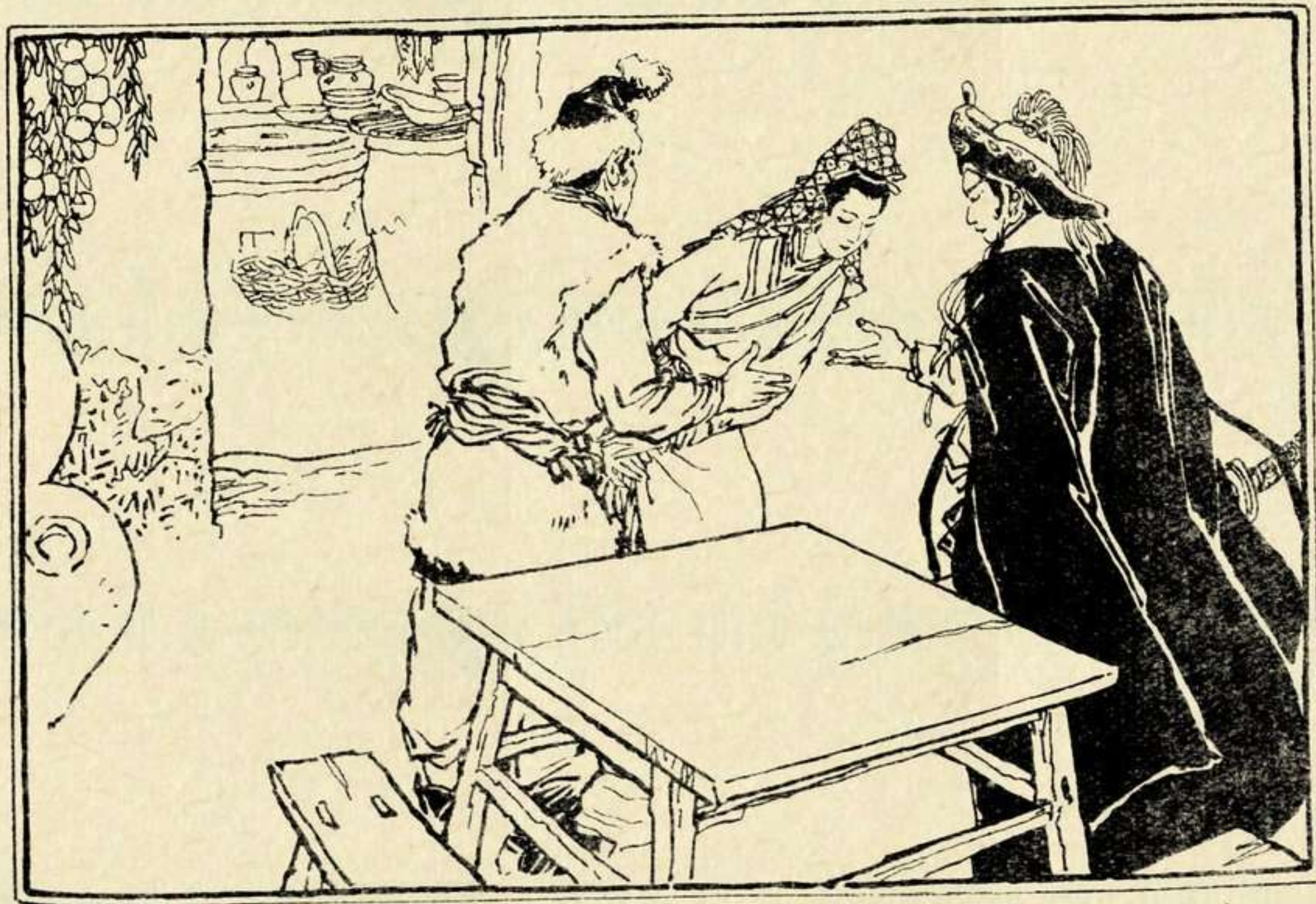
(50) 交了腊月。一天午前，林冲在营前闲走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他：“林教头，作怎得在这里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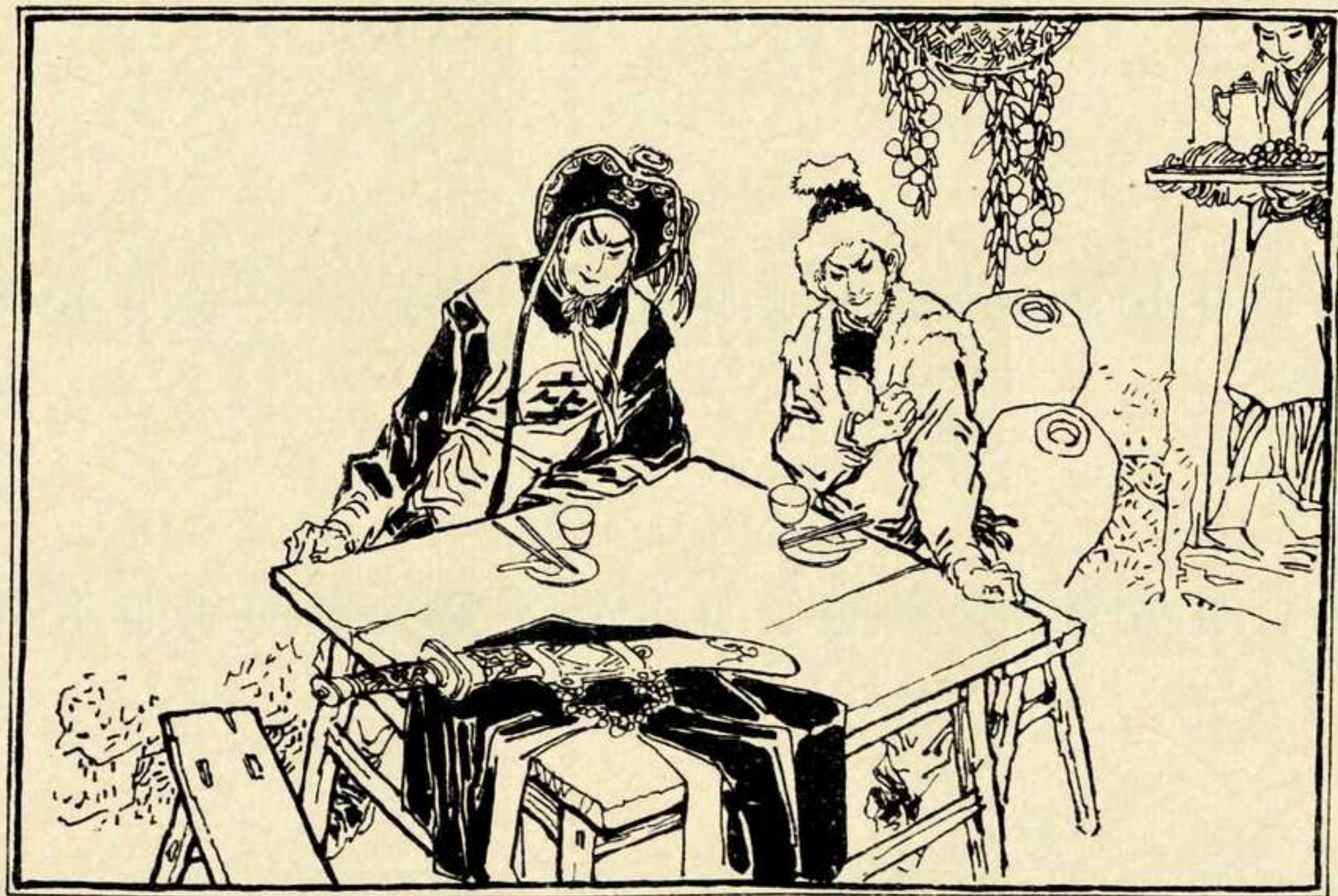
(51) 林冲回头看时，却认得是酒保李小二。这李小二当初在东京时，因犯了法，要送官司问罪，多亏林冲与他赔钱，方得脱免，京中安不得身，又亏林冲给他盘缠，投奔外乡；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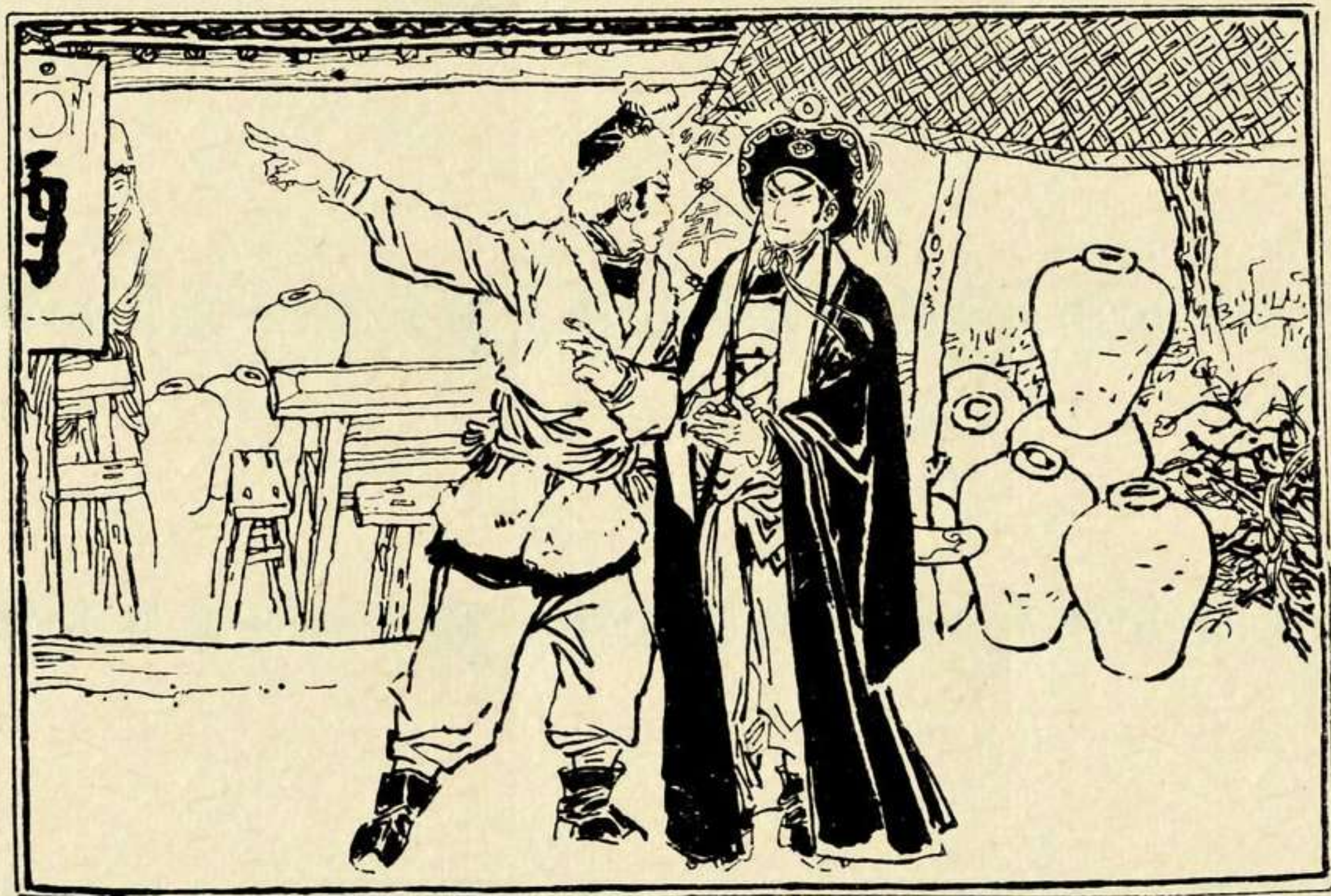
(52) 李小二便拜道：“自从得恩人救济，到外乡投奔人不着，一路来到沧州，投托在一个酒店里，店主人见小人勤谨，安排的好菜蔬，来吃的人都喝采，因此买卖顺当。主人家只有一个女儿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……”



(53) 林冲把刺配经过说了。李小二就请林冲到家里坐定，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。两口儿欢喜道：“我夫妇二人正没个亲眷，今日得恩人到来，真是天从人愿。”林冲道：“我是囚犯，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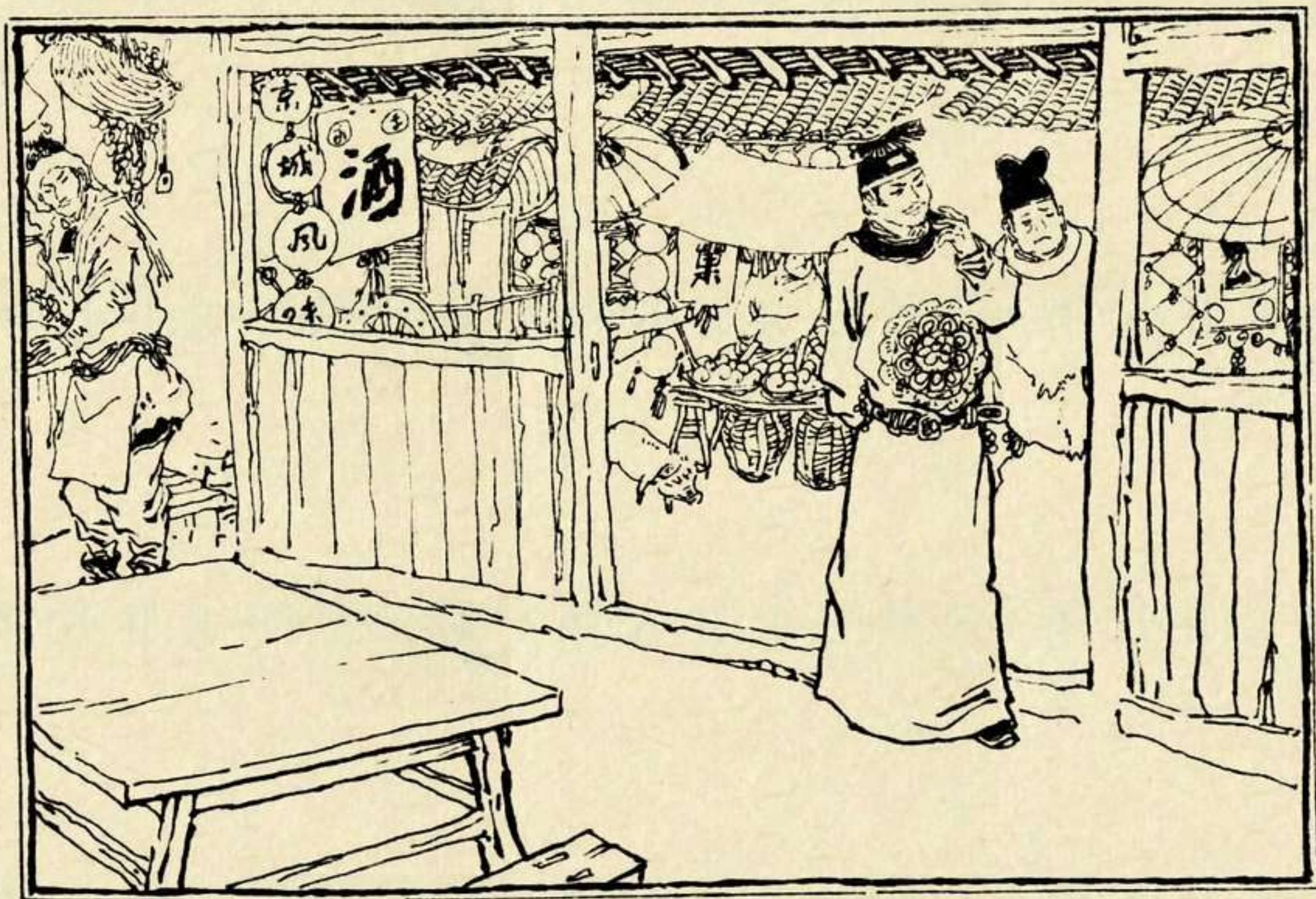
(54) 李小二夫妻两人欢欢喜喜，拿出好酒好菜，殷勤款待林冲。



(55) 直吃到天晚,才送林冲回天王堂。李小二千叮万嘱:
“但有衣服,便拿家里来浆洗缝补。”林冲见他至诚,也就答
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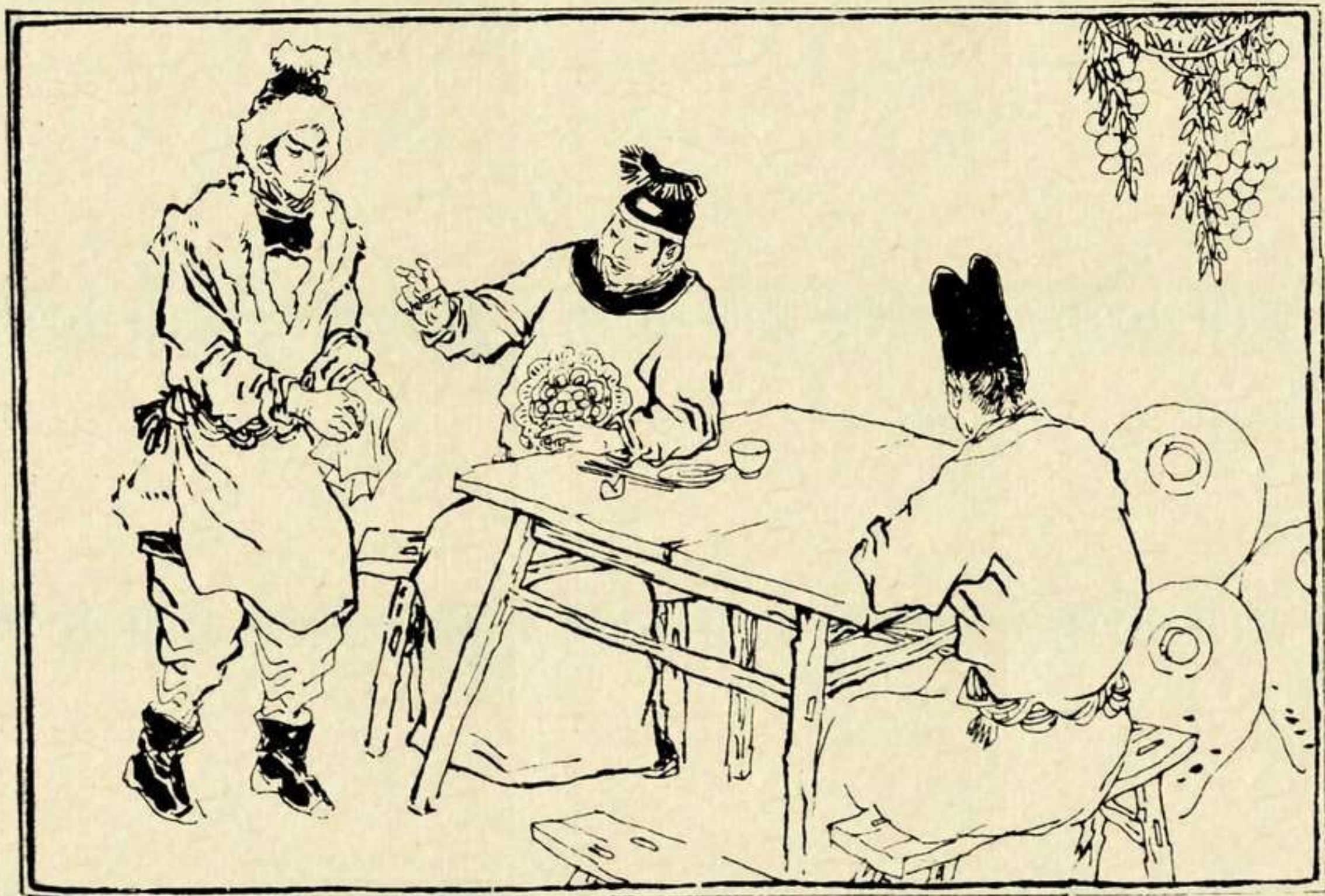
(56) 次日又来相请。从此，林冲常与李小二家来往。小二不时送汤送水与林冲吃。林冲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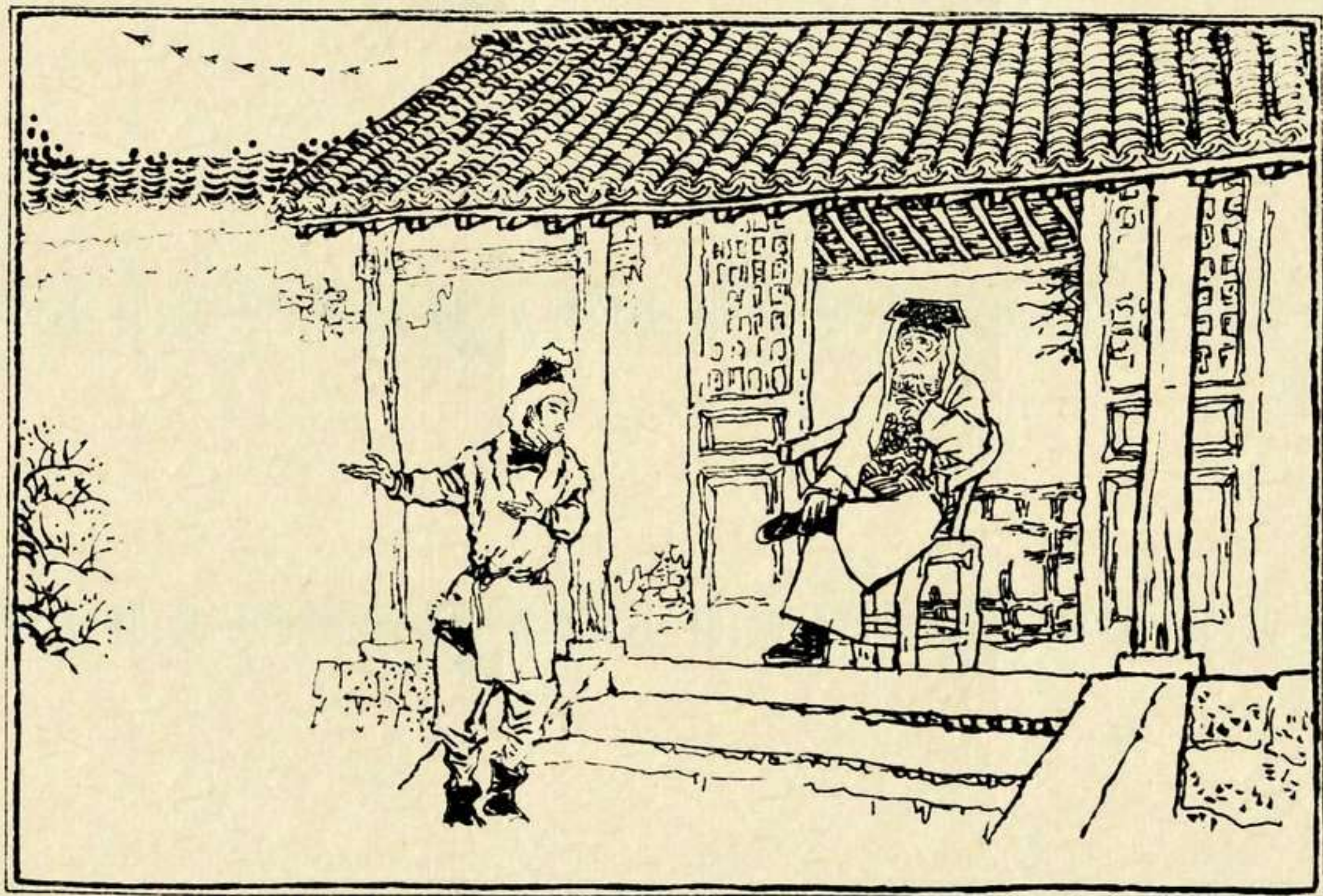
(57) 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，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，在酒店里坐下，随后，又有一个人闪入来。



(58) 小二看时，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，后面这个走卒模样。李小二上前问道：“可要吃酒？”



(59) 那人拿出一两银子与李小二道：“且收着，取三四瓶好酒来。等客人到时，果品酒菜，只顾拣好的拿来，不必问。”李小二问道：“官人请什么客？”那人道：“烦你与我去营里请管营、差拨两个来说话。”



(60) 李小二来到牢城里，先请了差拨，同到管营家里；再请了管营，都到酒店里来。



(61) 只见那个官人和管营、差拨两个叙了礼。管营道：“素不相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官人道：“有你们二位的书信在此，少刻看了便知。且先饮酒。”



(62) 李小二连忙开了酒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。那人亲自给差拨、管营二人把盏。小二独自一个忙得象穿梭似来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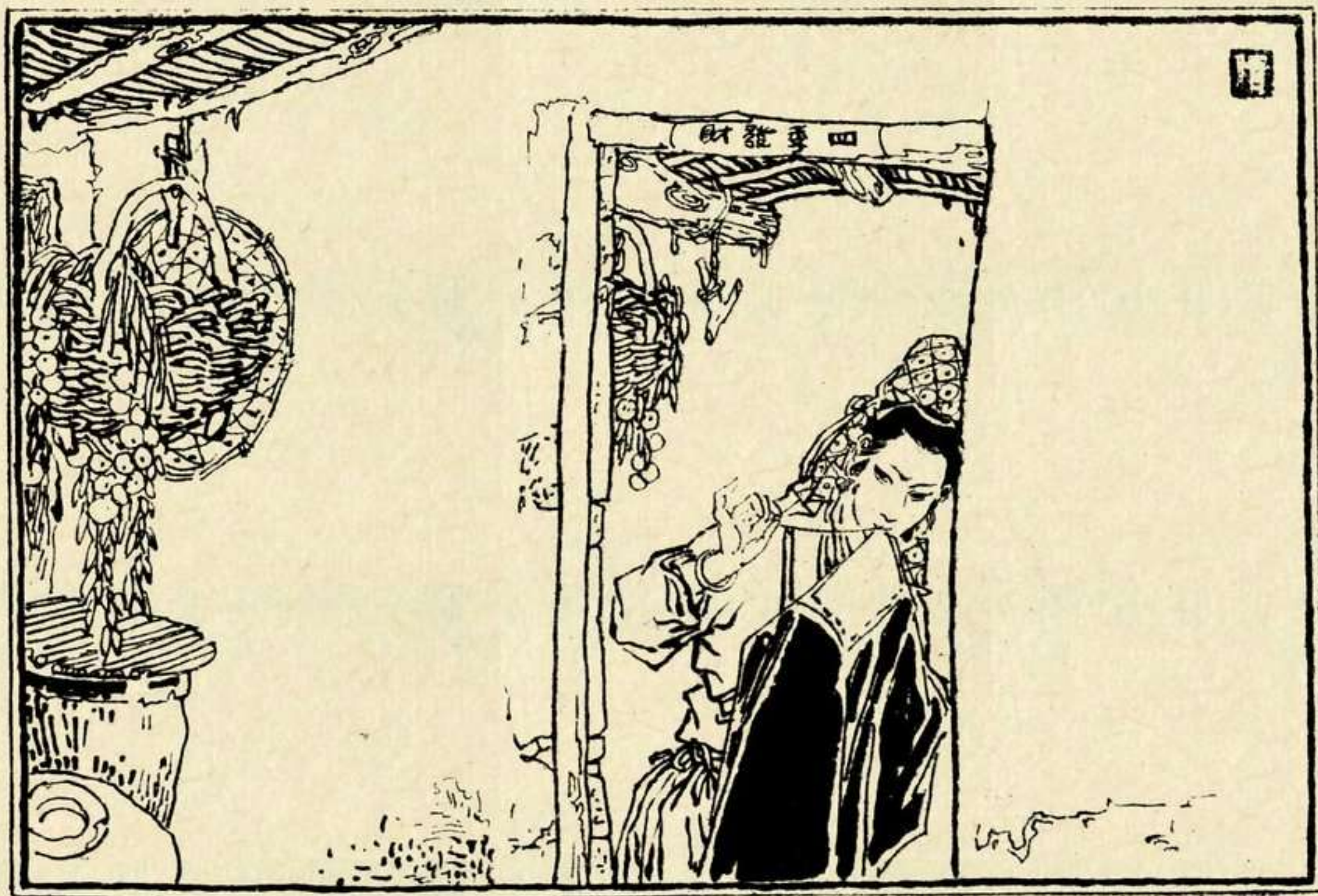
(63) 约计吃过十数杯，那官人对小二说道：“我自有伴当烫酒，不叫你，休来。我等自要说话。”李小二连声答应。



(64) 李小二来到门前叫老婆道：“大姐，这两个人来得好不蹊跷！听声音是东京人，初时又不认得管营，我送酒去时，只听得差拨口里讲‘高太尉’三个字，莫不与林教头身上有些妨碍？……”



(65) 老婆说：“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。”李小二道：“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，倘叫他来看了，正是前日说的什么陆虞候，他岂肯罢手，做出事来须连累了你我。你先去听一听，再理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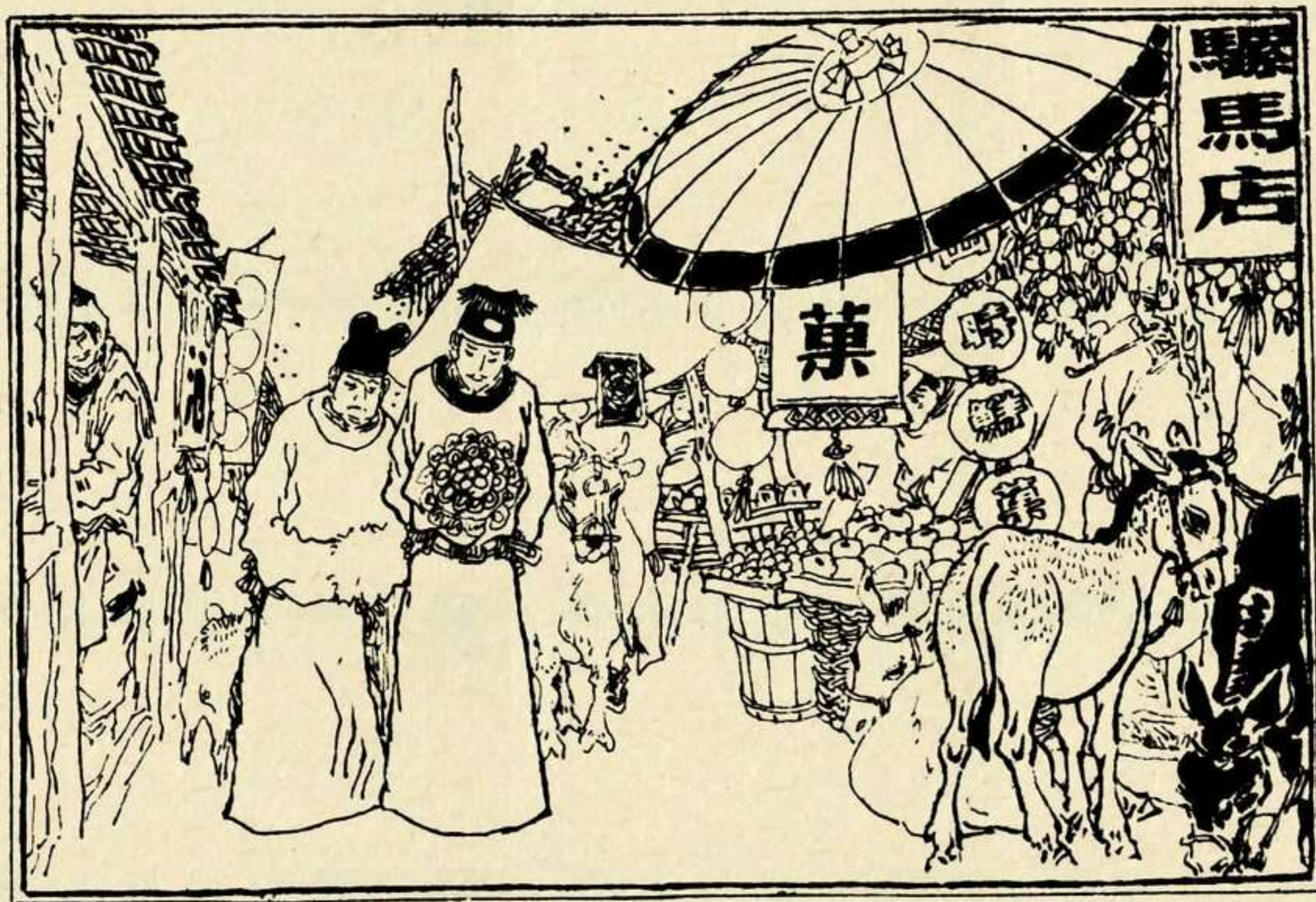
(66) 老婆便进去，躲在阁子背后，听了一个时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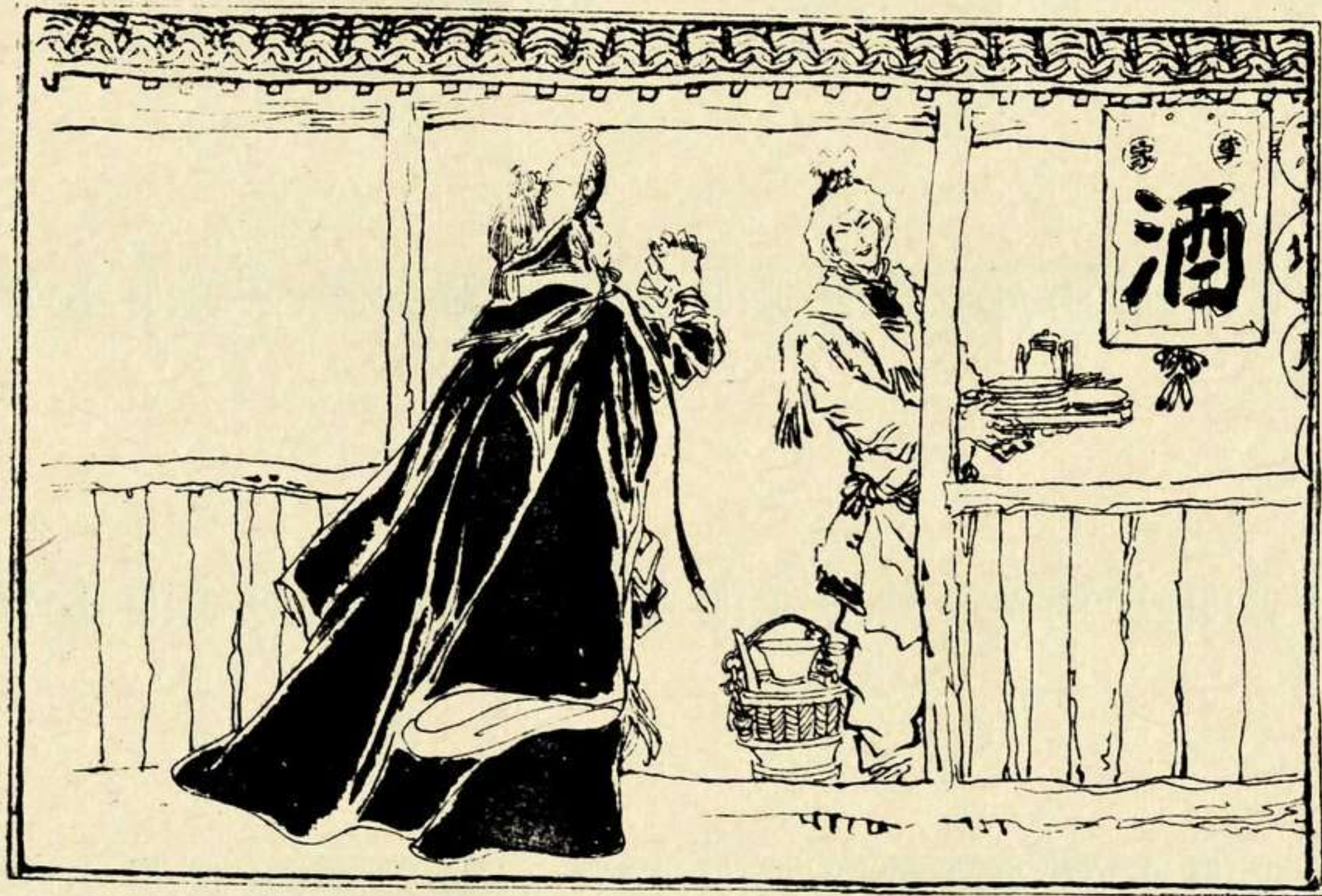
(67) 老婆出来对小二说道：“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，听不出说什么。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，去伴当怀里取出一样东西递与管营和差拨。帕子里的莫不是金银？……”



(68) 正说时，阁子里叫：“将汤来。”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，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信。



(69) 小二换了汤，添些菜。又吃了半个时辰。那官人还了酒钱，管营、差拨先去了，随后，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。



(70) 不多时，林冲走进店里来，说：“小二哥，连日好买卖！”李小二慌忙道：“恩人请坐，小二正要寻恩人，有些要紧话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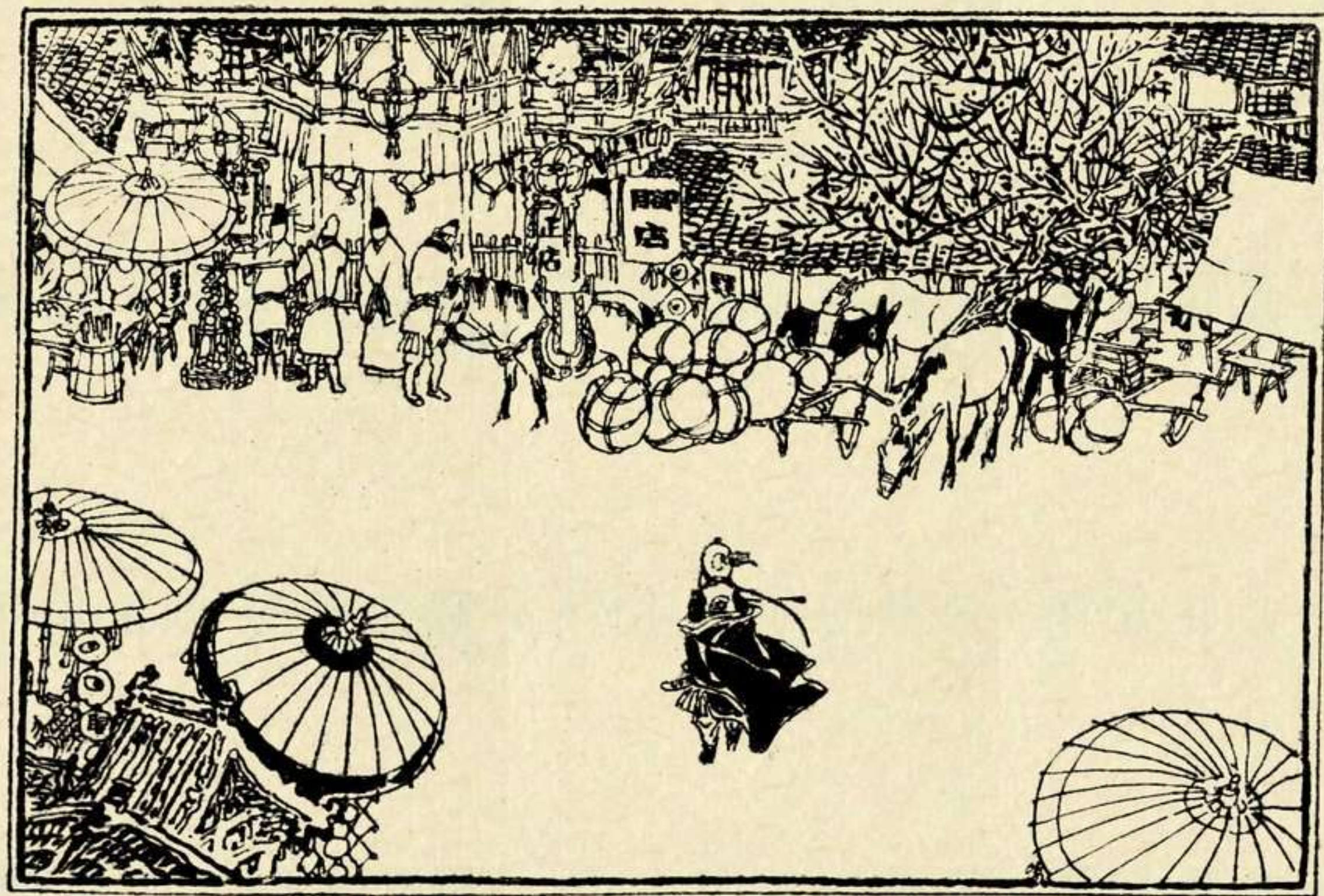
(71) 林冲问道：“什么要紧的事？”李小二请林冲到里面坐下，把方才见到听到的对林冲说了。又道：“小二心疑，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碍。”林冲问道：“那人生得什么模样？”李小二把那人的模样讲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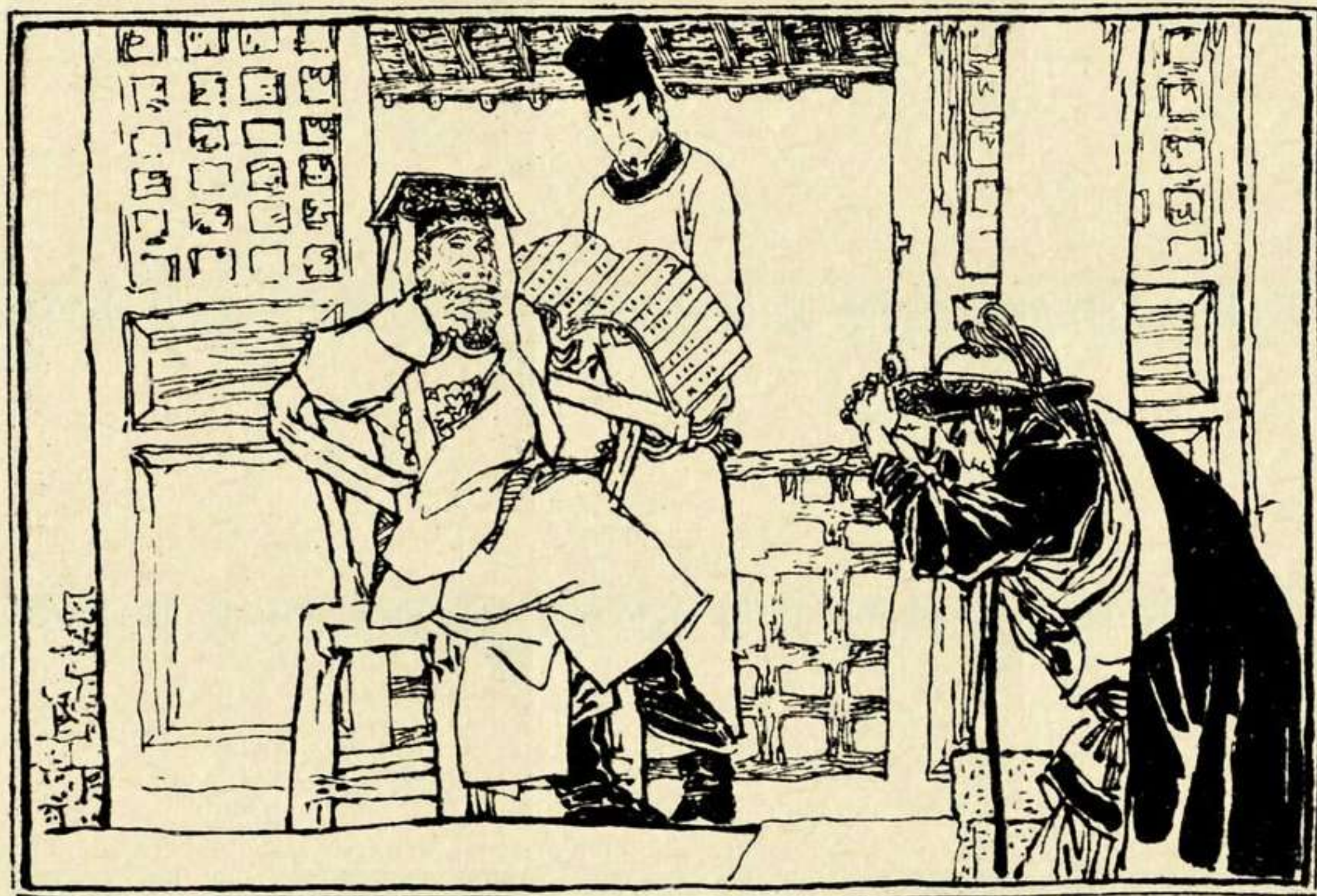
(72) 林冲大惊道：“这三十余岁的正是陆虞候！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！休要撞着我，只教他骨肉为泥！”李小二道：“只要小心提防他就是了，不要闯出祸来！”



(73) 林冲大怒，先去街上买一把解腕尖刀，带在身上，前街后巷一路里去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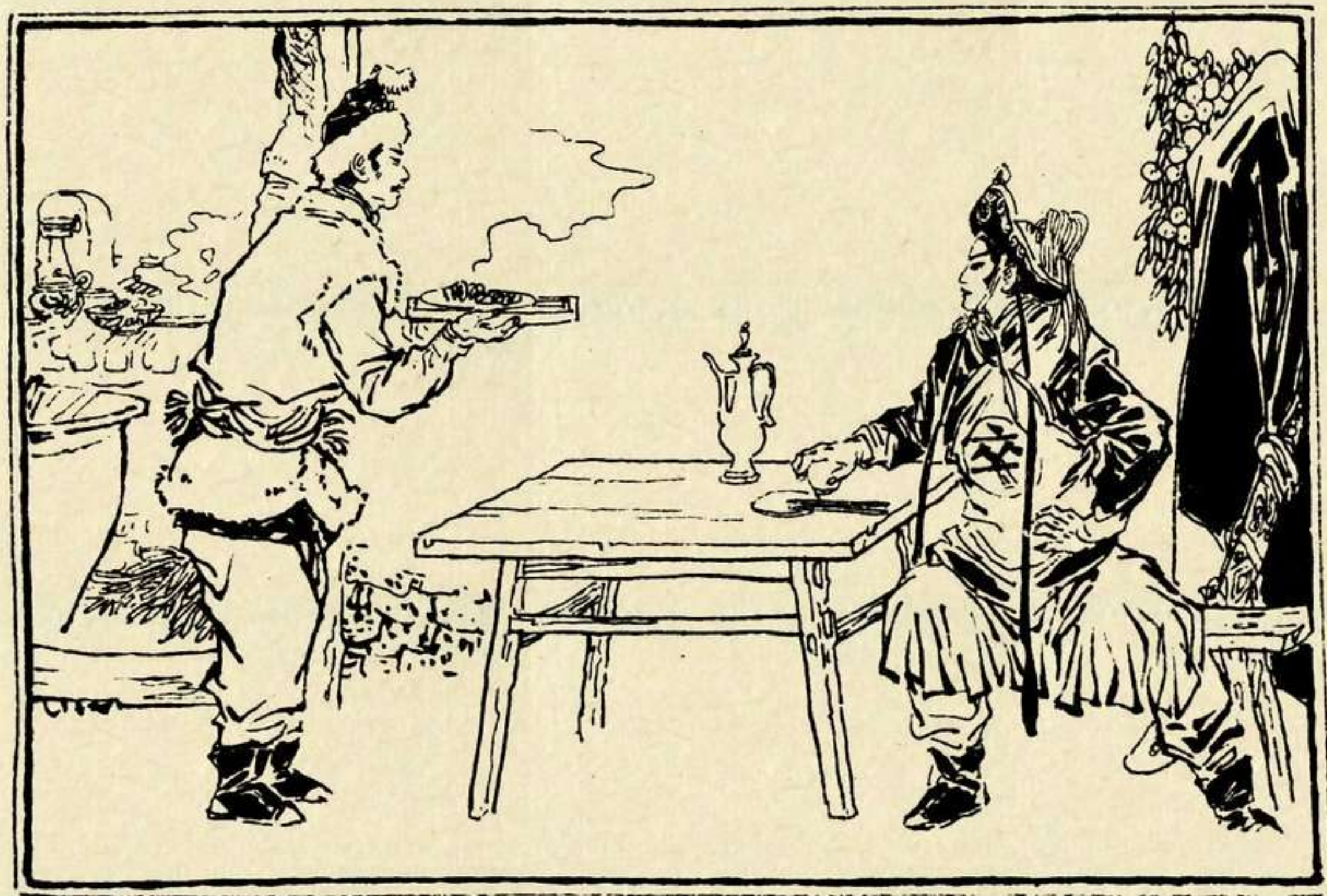
(74) 次日天明，林冲又去沧州城里城外，小街夹巷，团团寻了一日。牢城营里也没甚么动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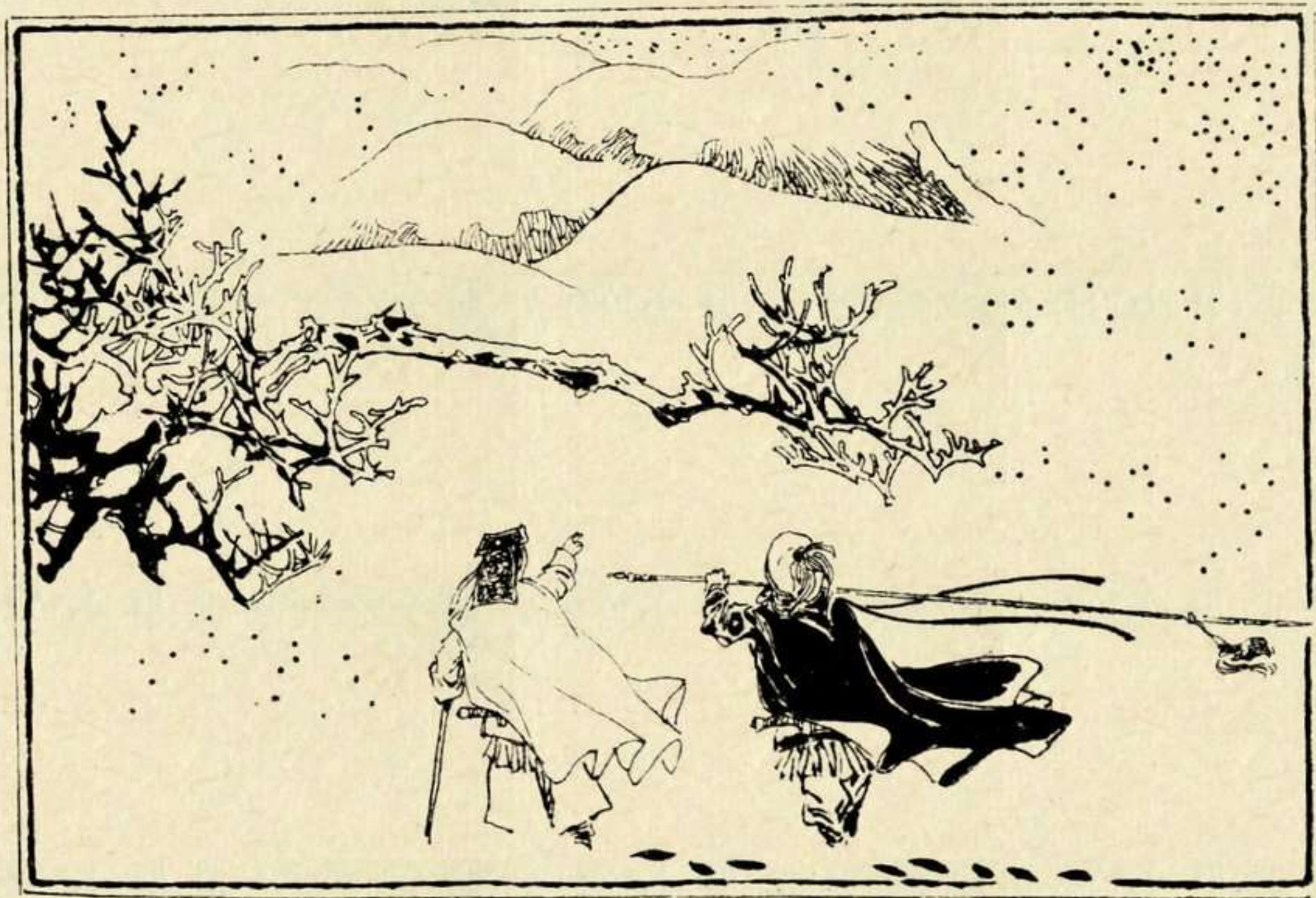
(75) 到第六日，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，说道：“你来这里许多时，我却不曾抬举得你。此间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草料场，收纳草料时，有些常例钱到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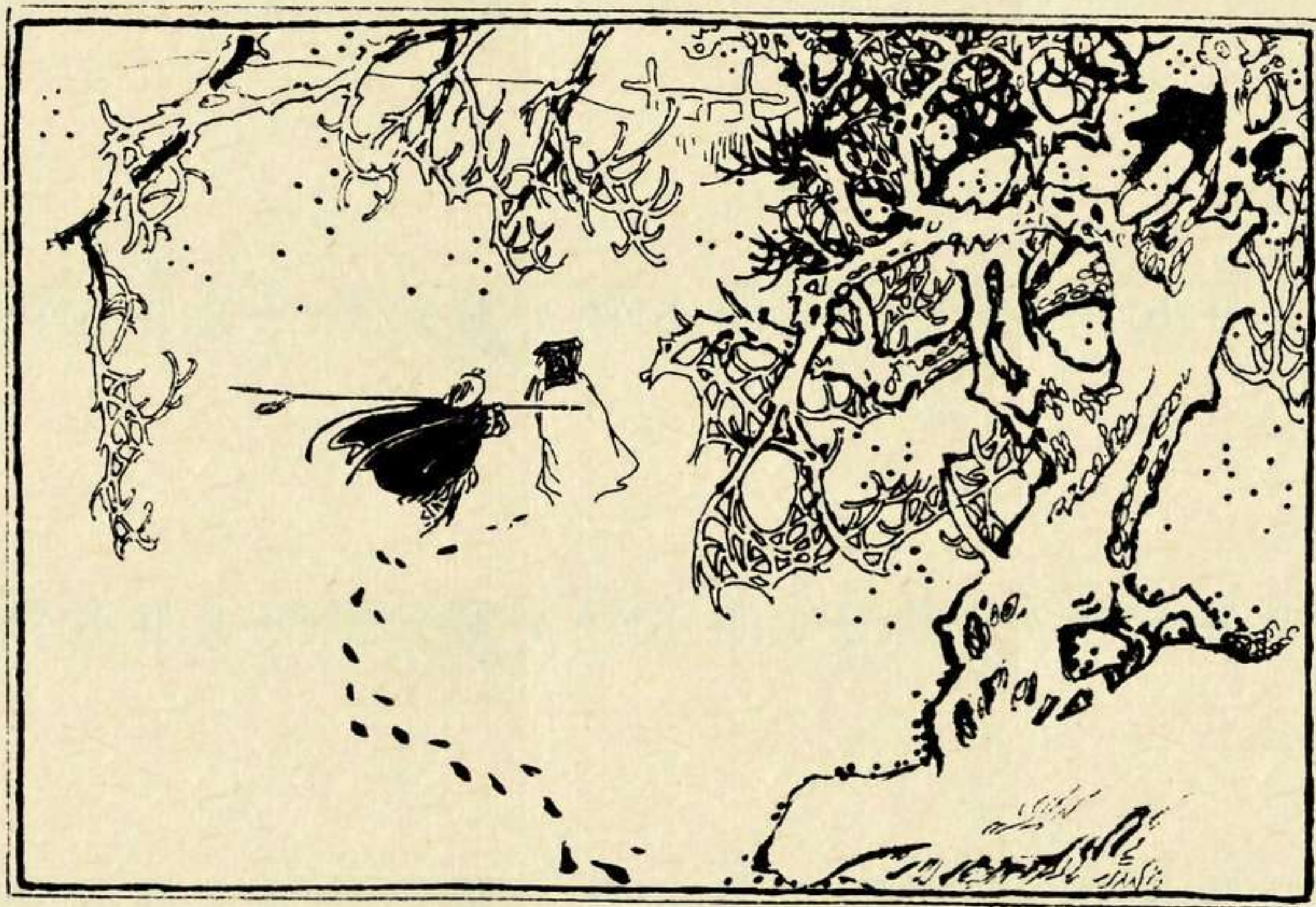
(76) 林冲离了营中，径到李小二家，对他夫妻两个说道：“今日管营拔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，你们看怎样？”李小二道：“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，那里收草料时有些常例钱钞。往常不使钱时，不能够得这差使。”



(77) 林冲一听,心中诧异。李小二道:“恩人休要疑心,只要没事便好了。”当下,李小二夫妻请林冲吃酒。



(78) 林冲吃罢，自来天王堂，取了包裹，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。两个取路往草料场来。



(79) 此时正值严冬天气，阴云密布，北风紧吹，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。两个冒雪走了一程，来到草料场外。看时，周围是一道黄土墙，中间两扇大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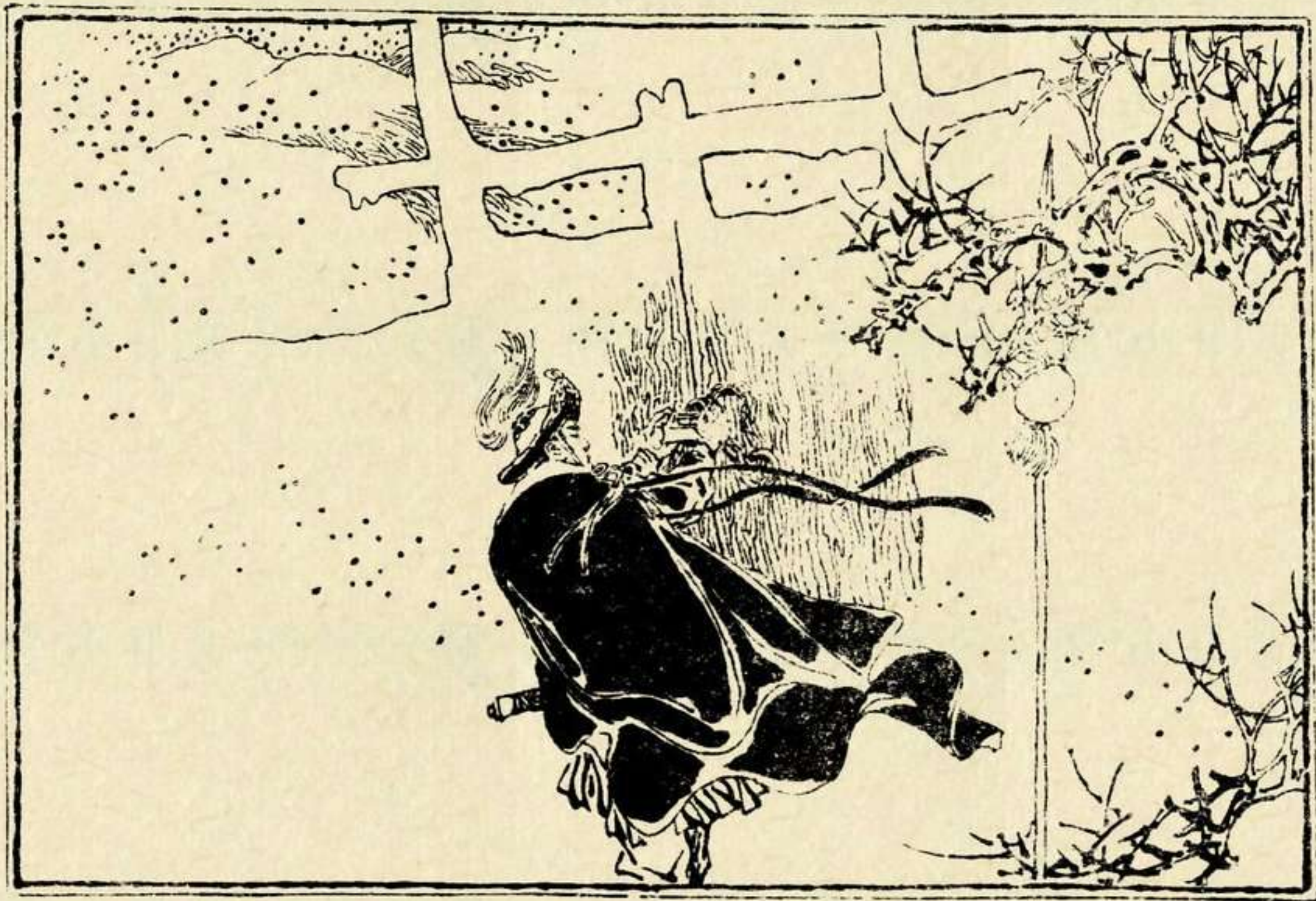
(80) 推开大门,到了草厅,只见那个老军在里面烘火。差拨说道:“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,你回天王堂看守,可即便交割。”



(81) 老军点明草堆数目，又引着林冲到草厅上，说：“火盆、锅子、碗、碟，都借与你。”林冲道：“天王堂内，我也有在那里，就算是你的。”老军取过一个大葫芦，说：“这个也给你。你若买酒时，只出草场二三里便有市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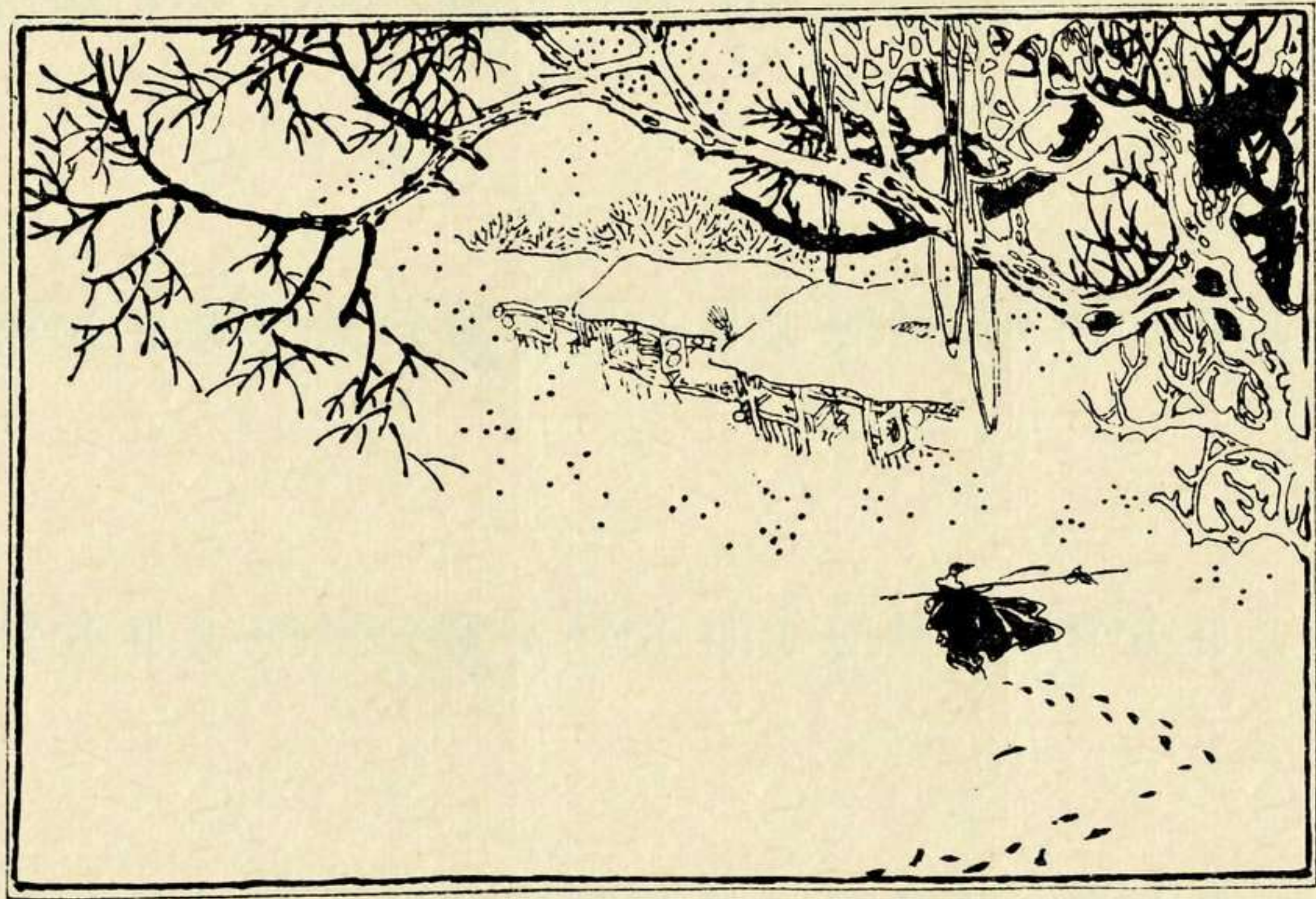
(82) 老军和差拨回营去了。林冲见屋后有一堆柴炭，拿些来生在地炉里。仰面看那草厅时，被北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心想：“这屋如何过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。”



(83) 烤了一会火，林冲仍觉得身上寒冷，寻思：“刚才老军说二里外有市口，何不去买些酒来吃？”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，把花枪挑了酒葫芦，将火炭盖了，取毡笠子戴上，拿了钥匙出来，把草厅门拽上。



(84) 出了大门，雪下得正紧。行不到半里多路，看见一所古庙。林冲暗自祷告：“神明保佑，改日来烧纸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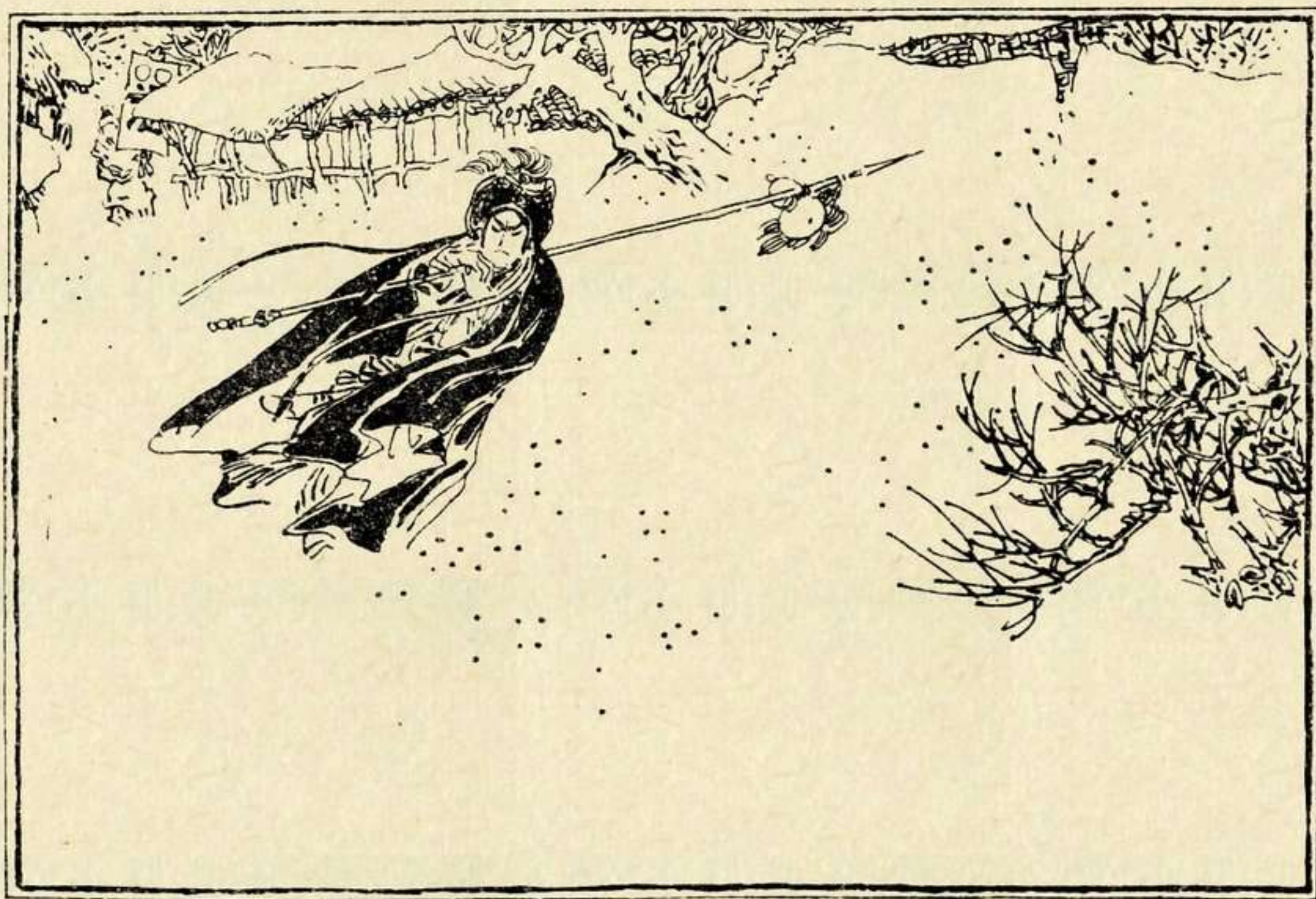
(85) 又行了一回，望见一簇人家。林冲住脚看时，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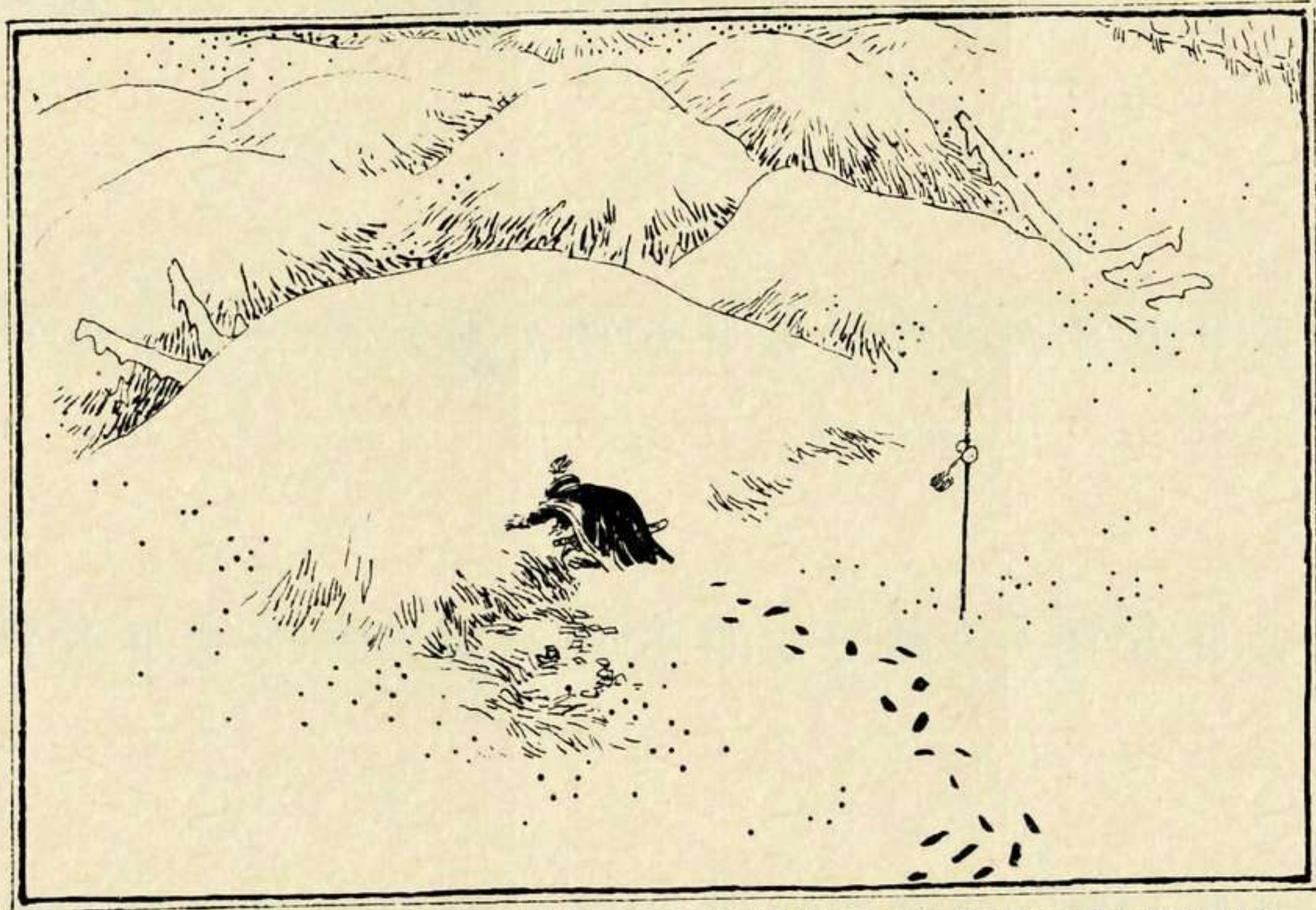
(86) 林冲直入店中。主人道：“客人哪里来？”林冲道：“你可认得这个葫芦吗？”主人看了道：“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。”林冲点点头：“老军已去看守天王堂，我接替了草料场的差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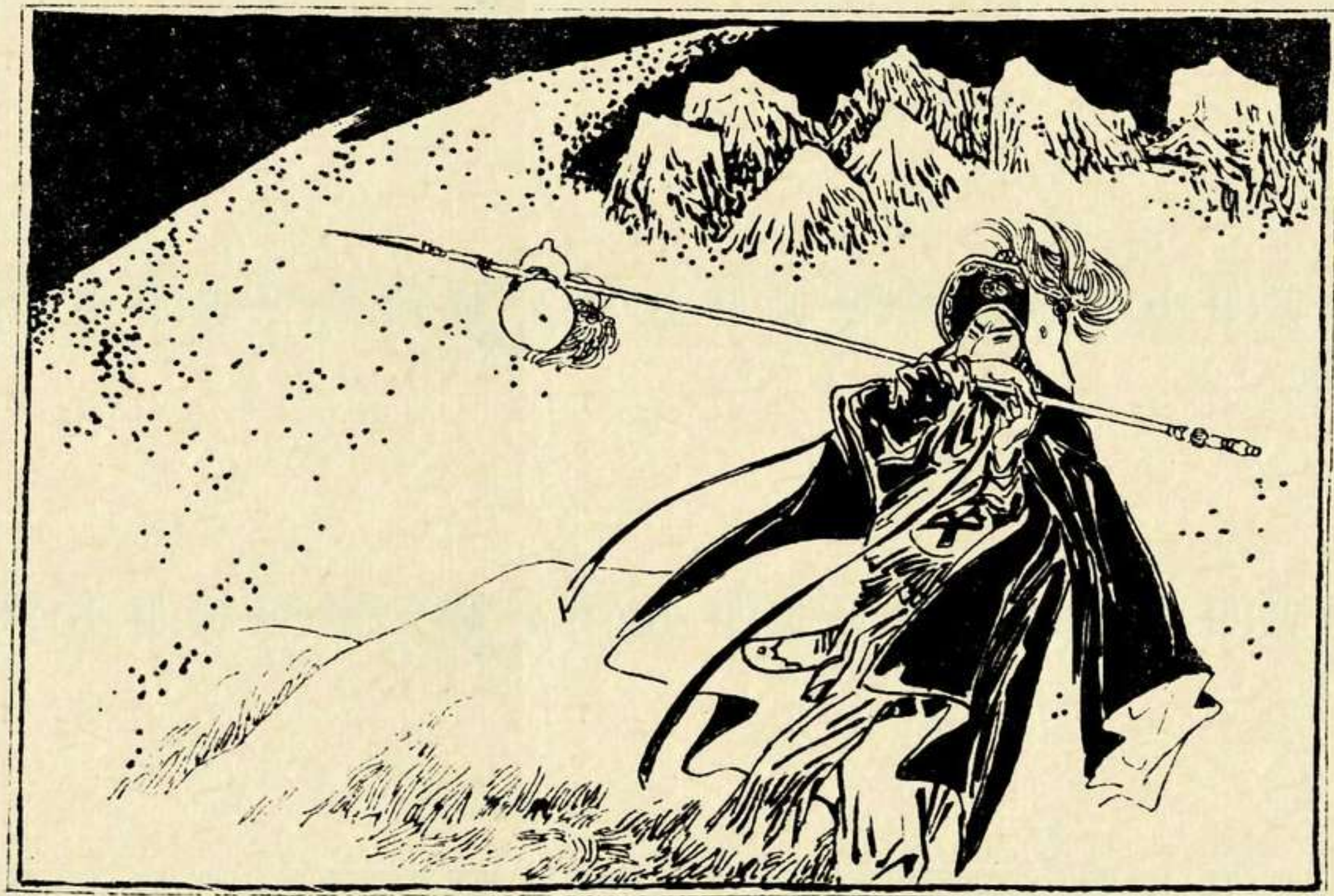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，烫一壶热酒，请林冲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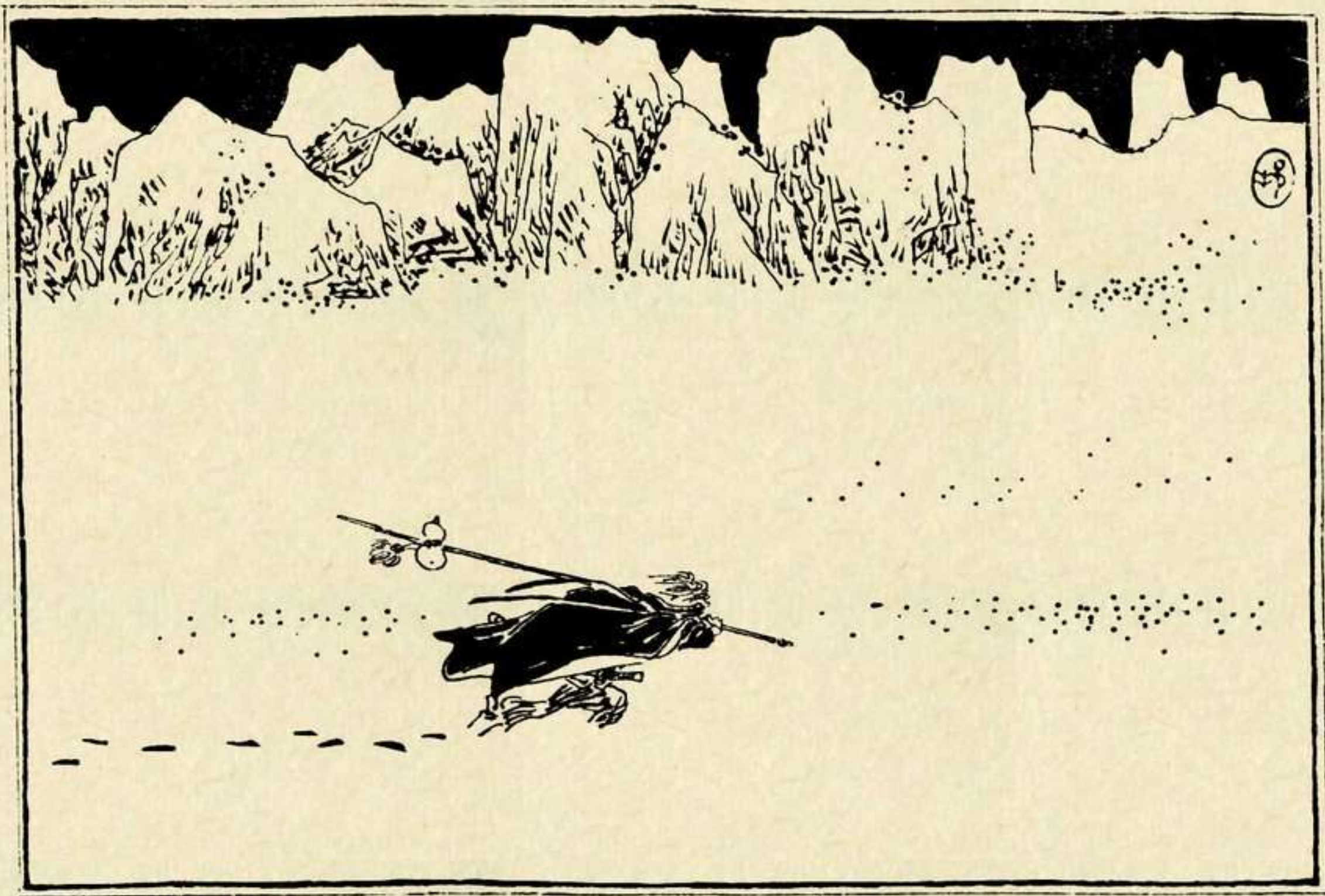
(88) 吃完了，林冲又买了些牛肉，一葫芦酒，叫声“相扰”，便出篱笆门，依旧迎着北风、大雪回来。



(89) 进得草料场，林冲一叠声叫苦，原来那两间草厅被雪压倒了，他寻思：“怎么好？”又恐怕火盆里有火炭燃烧起来，搬开破壁子，探半个身入去摸时，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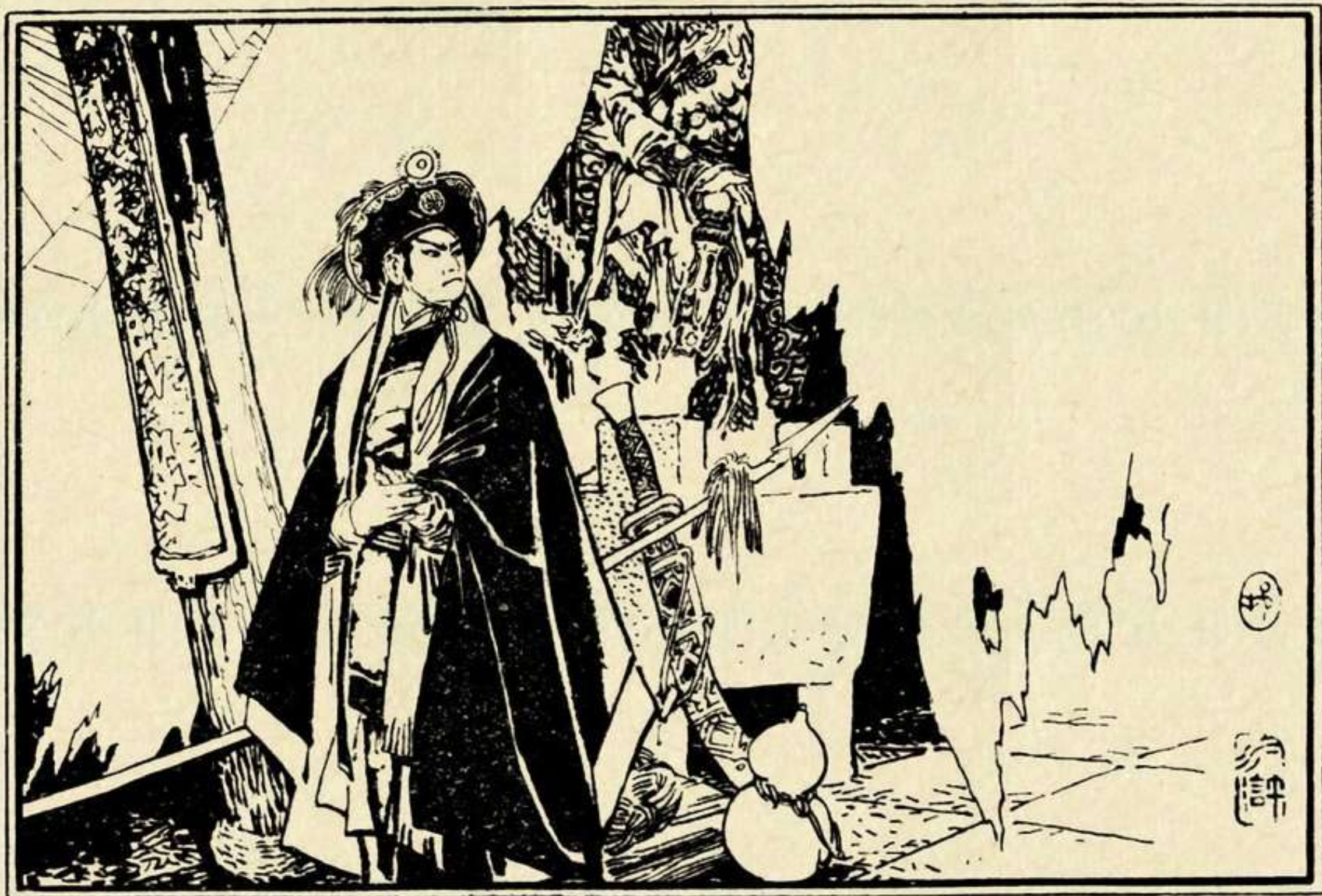
(90) 林冲把手床上摸时,只拖得一条絮被。他钻出来,想起离这半里多路上那座古庙:“我且去那里宿一夜,等到天明,再作理会。”



(91) 林冲用花枪挑着酒葫芦，望那庙里来。



(92) 不多时，到了庙前。那原来是一座枯庙，推门进去，再把门掩上。旁边只有一块大石头，搬将过来靠了门。



(93) 走到里面看时，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；两边一个判官，一个小鬼；侧边堆着一堆纸。团团看来，又没邻舍，又无庙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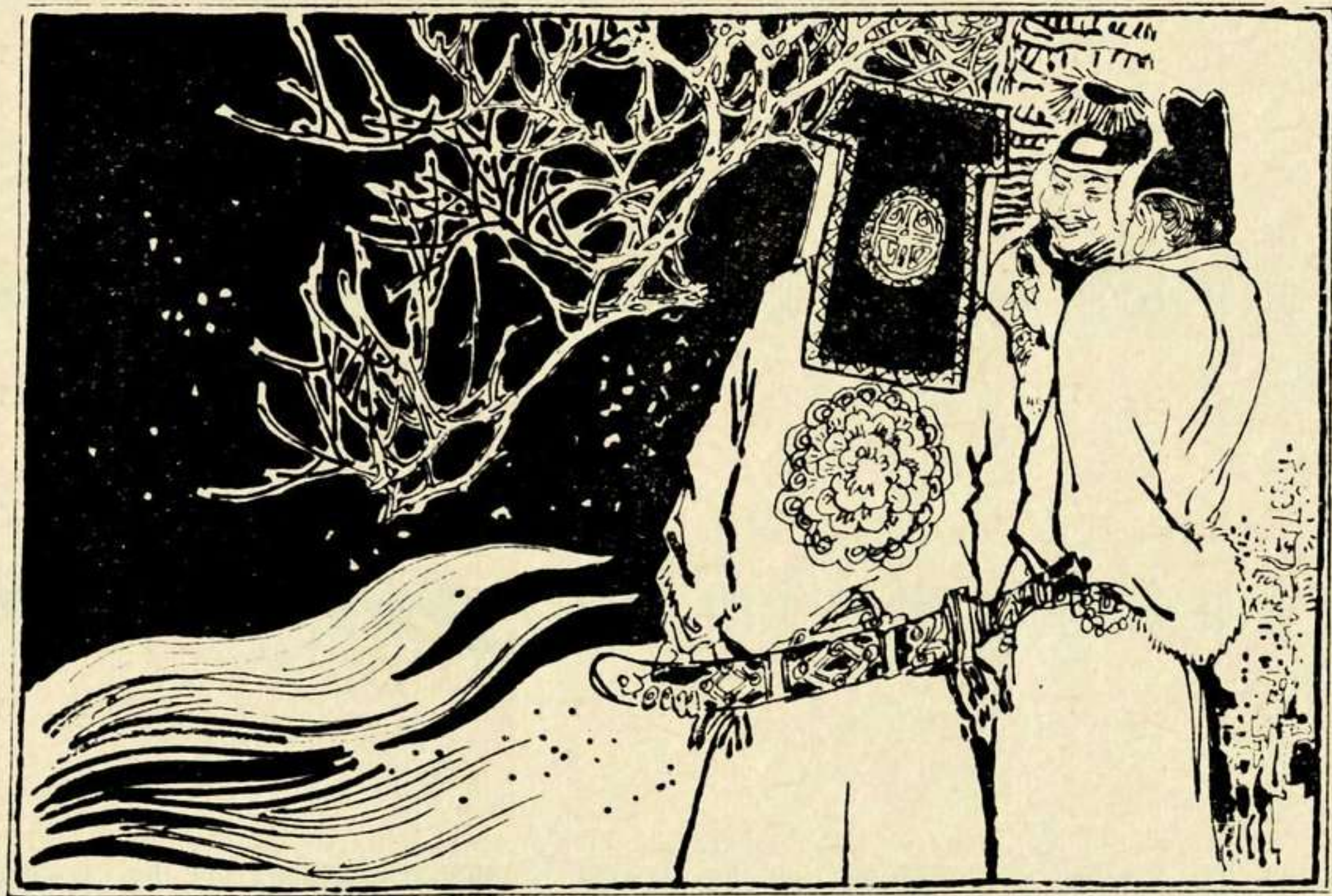
(94) 林冲正想吃酒，只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。林冲跳起身来，就壁缝里看时，只见草料场里起火，刮刮杂杂的烧着。



(95) 林冲正要开门去救火，只听得外面有人说话。林冲就伏在门里边侧耳静听。



(96) 三个人直奔庙里来，用手推门，却被那块石头靠住了，再也推不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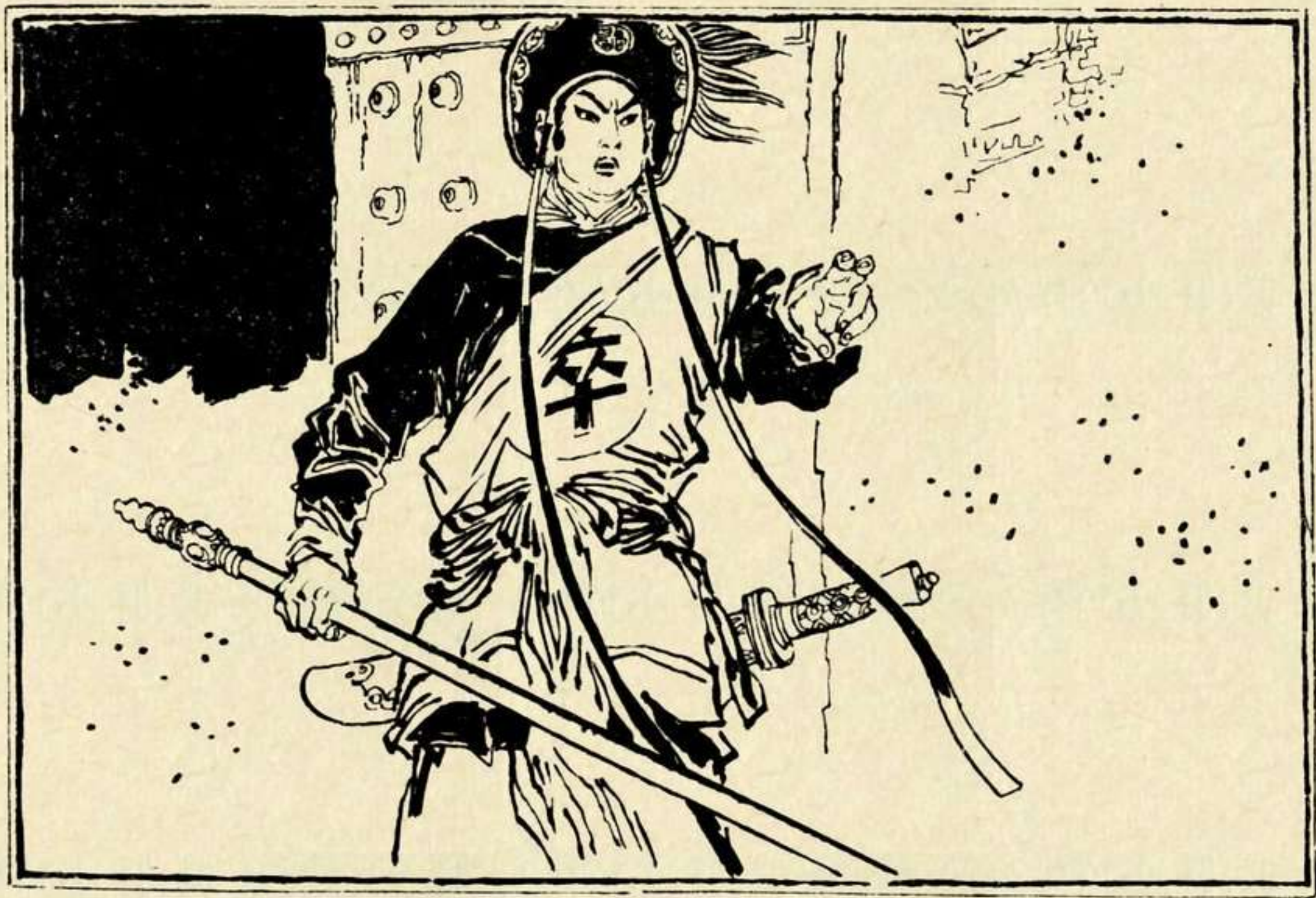
(97) 三人在庙檐下立着看火。内中一个道：“这条计好吗？”一个应道：“多亏管营、差拨两位用心，回到京师，禀过太尉，保你二位做大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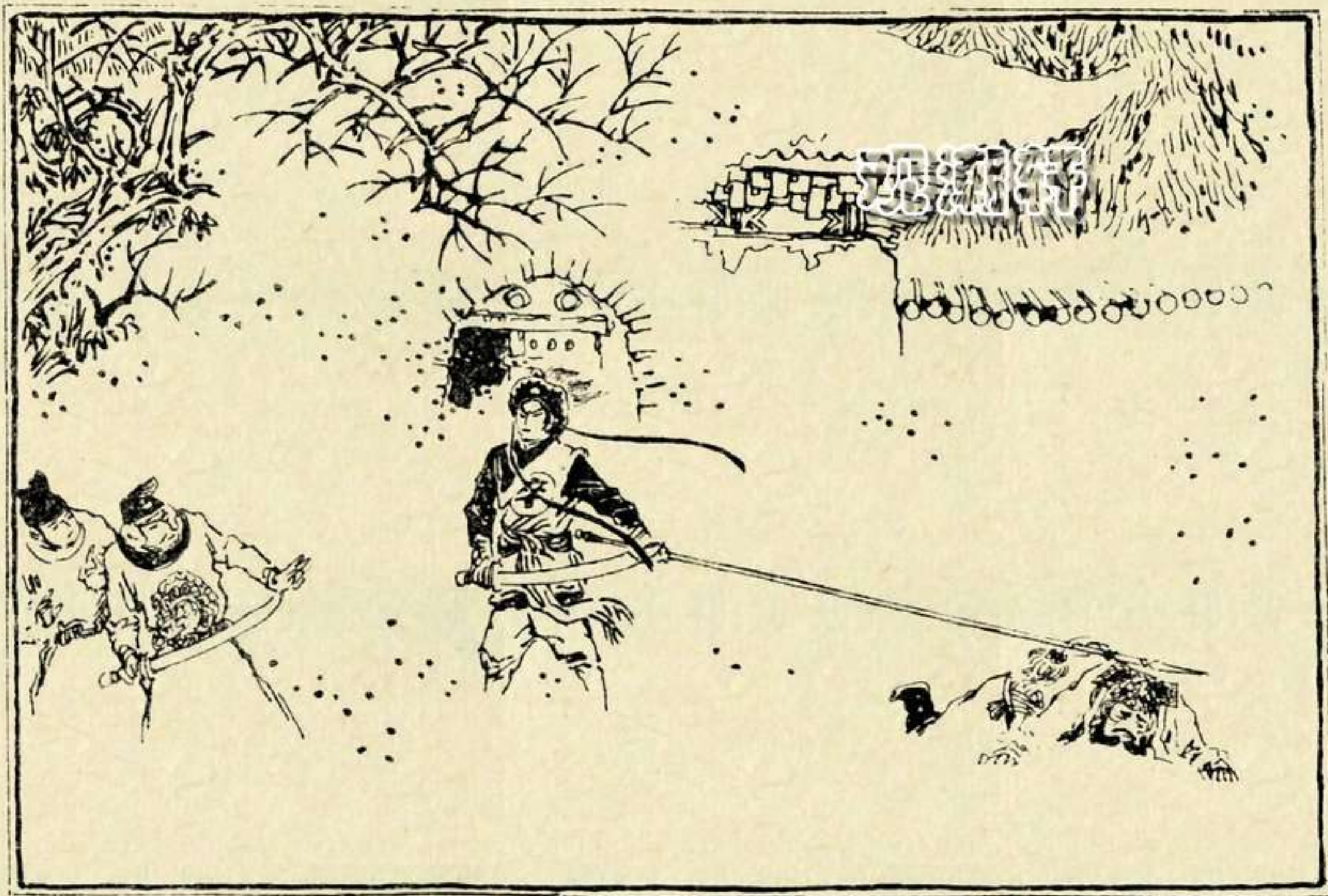
(98) 一个道：“林冲今番给我们对付了！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！”又一个道：“我直爬进墙里去，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，看他逃到哪里去？即便逃得性命，烧了大军草料场，也得个死罪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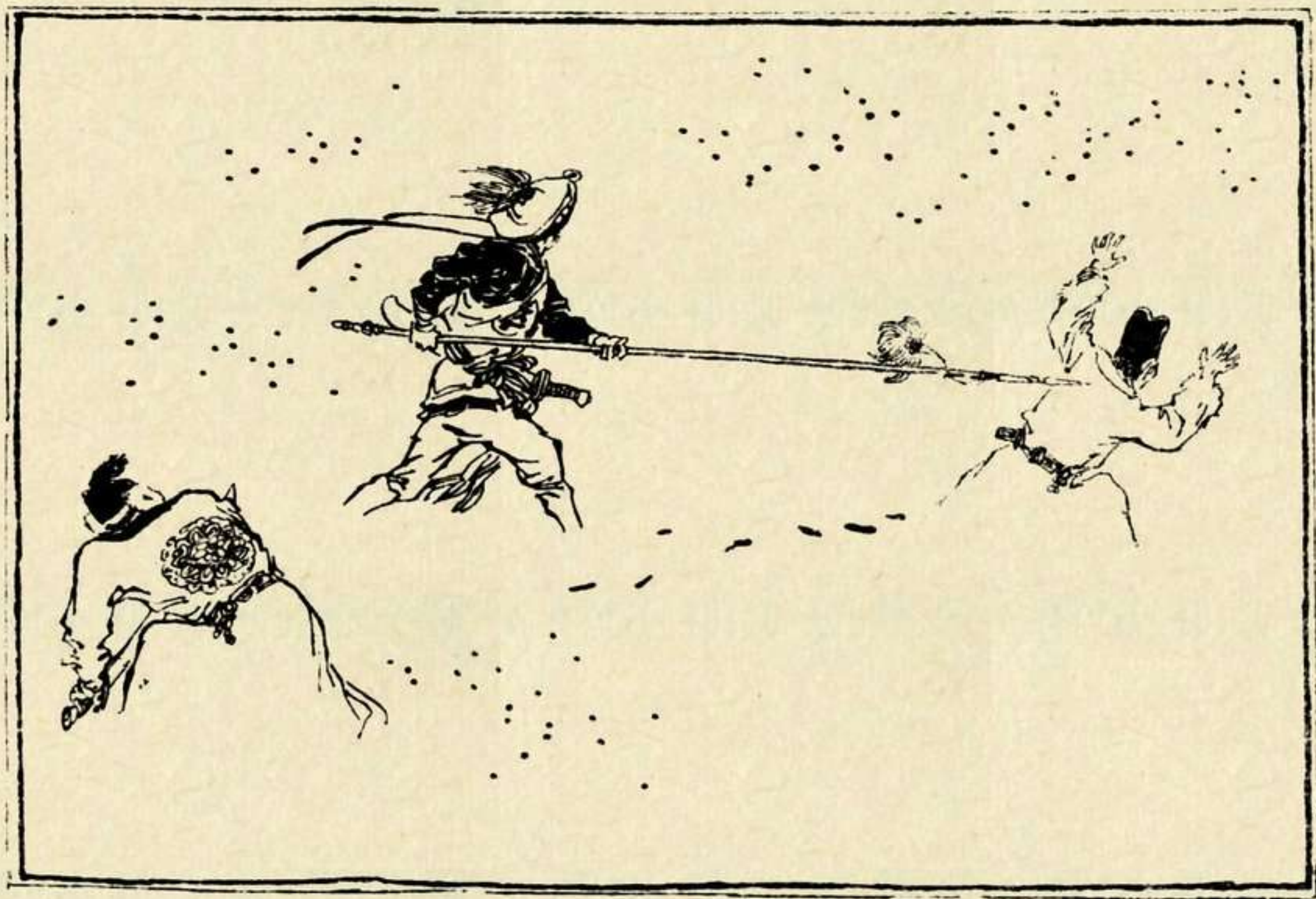
(99) 林冲听那三个人声音，一个是差拨，一个是陆虞候，一个是富安，自思道，“若不是风雪压倒了草厅，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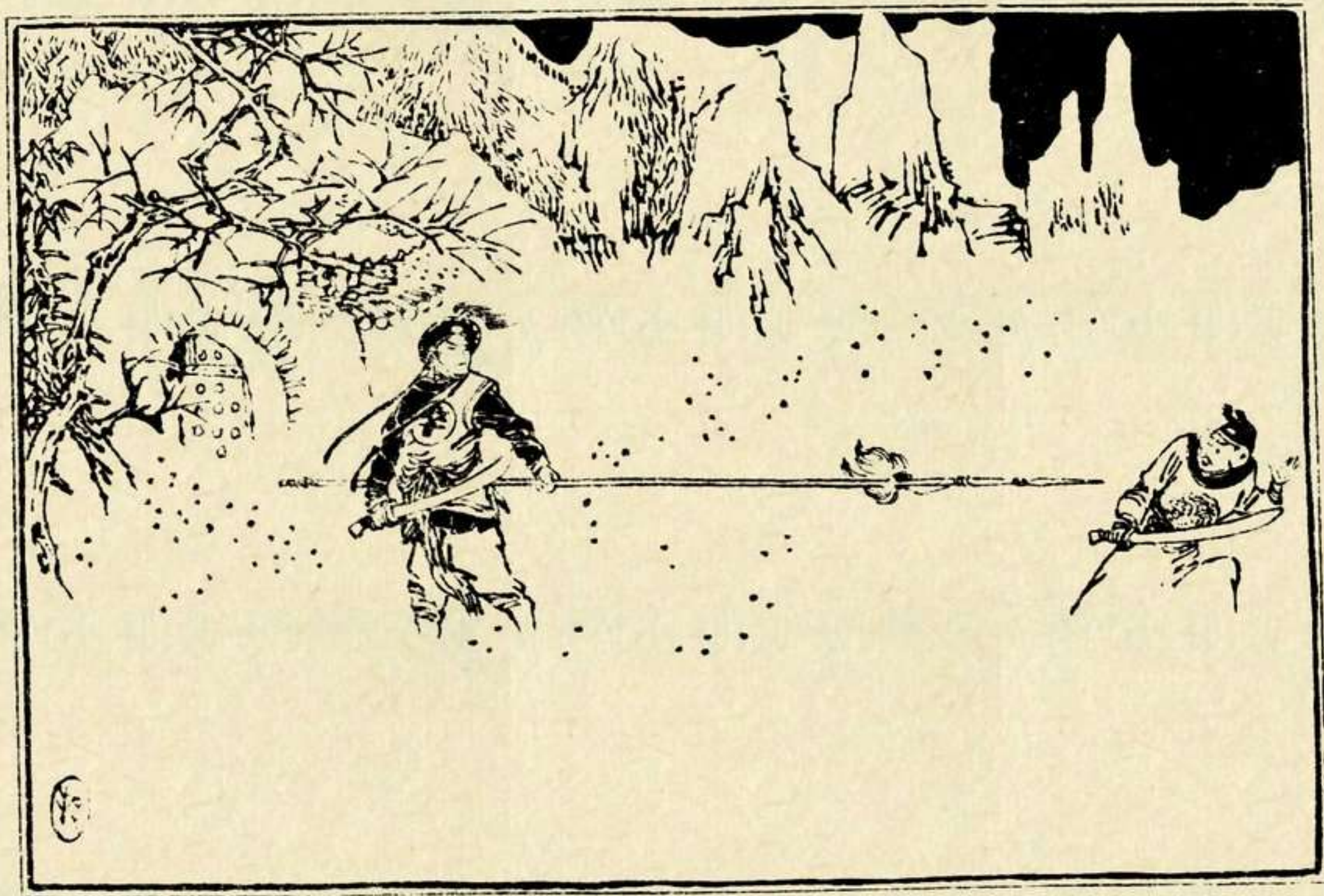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林冲轻轻把石头掇开，挺着花枪，左手拽开庙门，大喝一声：“泼贼哪里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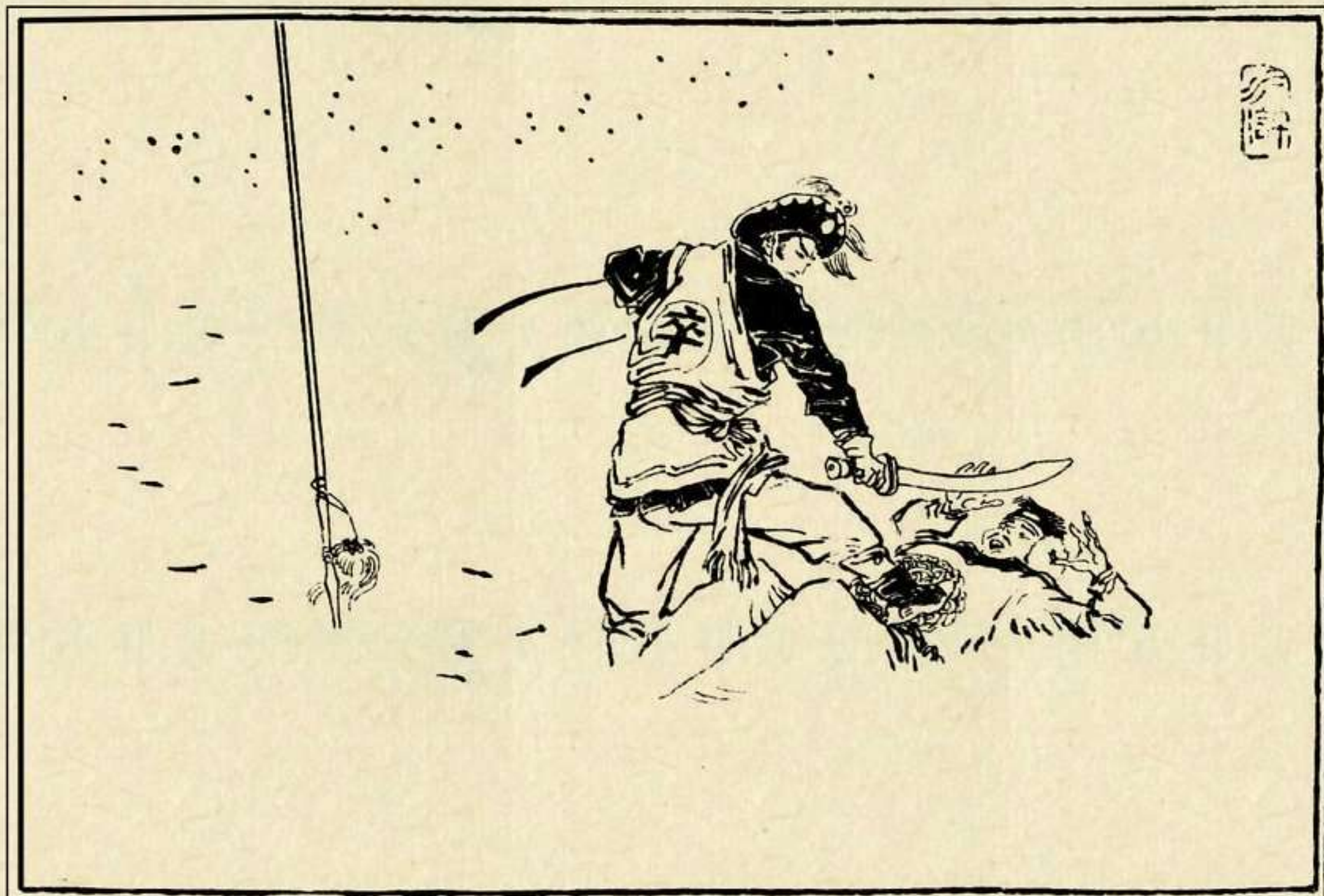
(101) 三个人都惊得呆了，急要逃走，却走不动。林冲举手，“咔嚓”一枪，先搠倒差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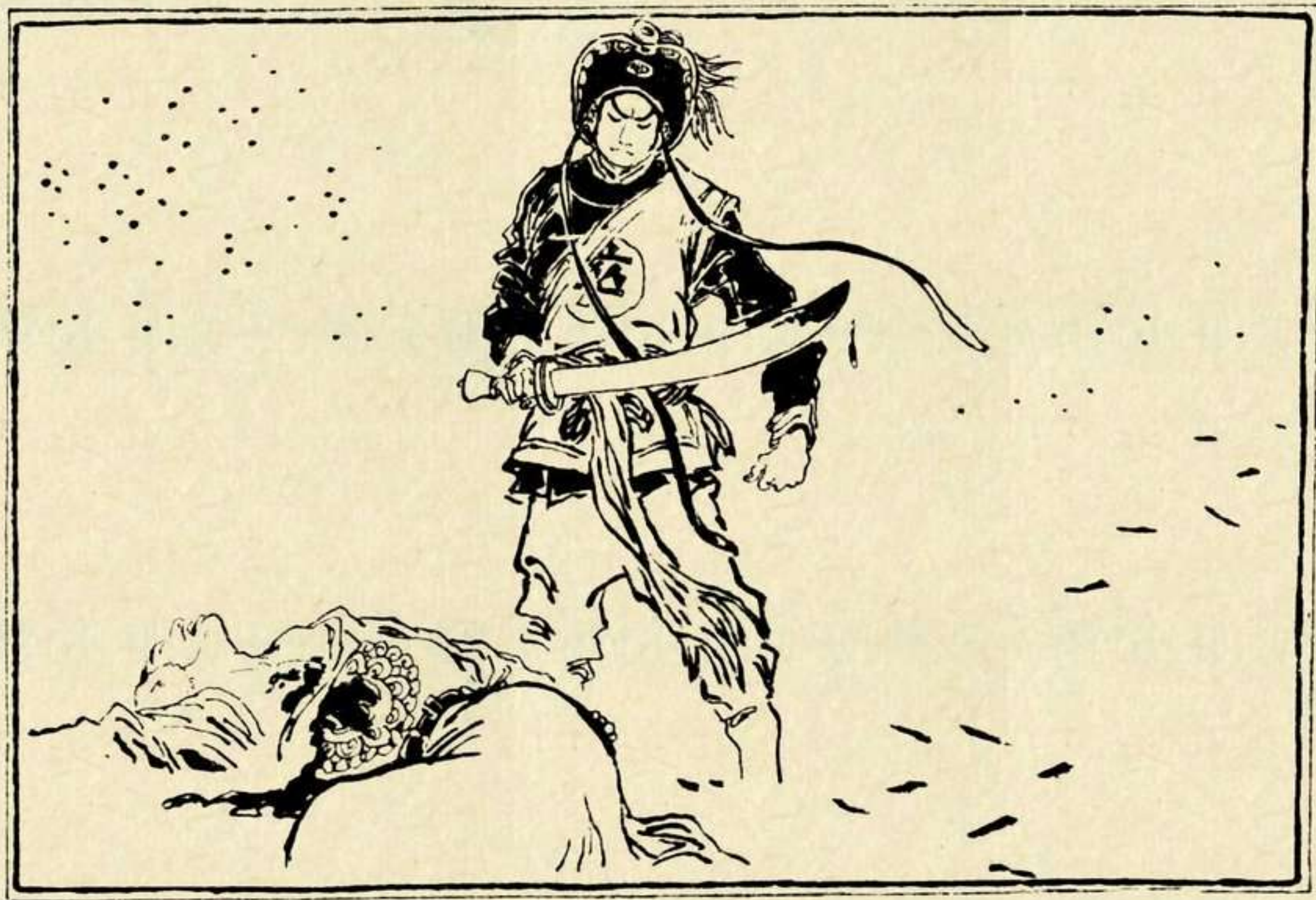
(102) 陆虞候叫声“饶命”，吓的慌了手脚。那富安逃不到十来步，被林冲赶上，又搠倒了。



(103) 翻身回步,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,林冲喝声道:“奸贼! 你待哪里去!”



(104) 林冲把陆谦打翻在地，用脚踏住他的胸脯，喝道：“泼贼！我自来和你无什冤仇，你如何这等害我！正是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！”陆谦哀告道：“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来。”



(105) 林冲骂道：“奸贼！我与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来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吃我一刀！”用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，七窍迸出血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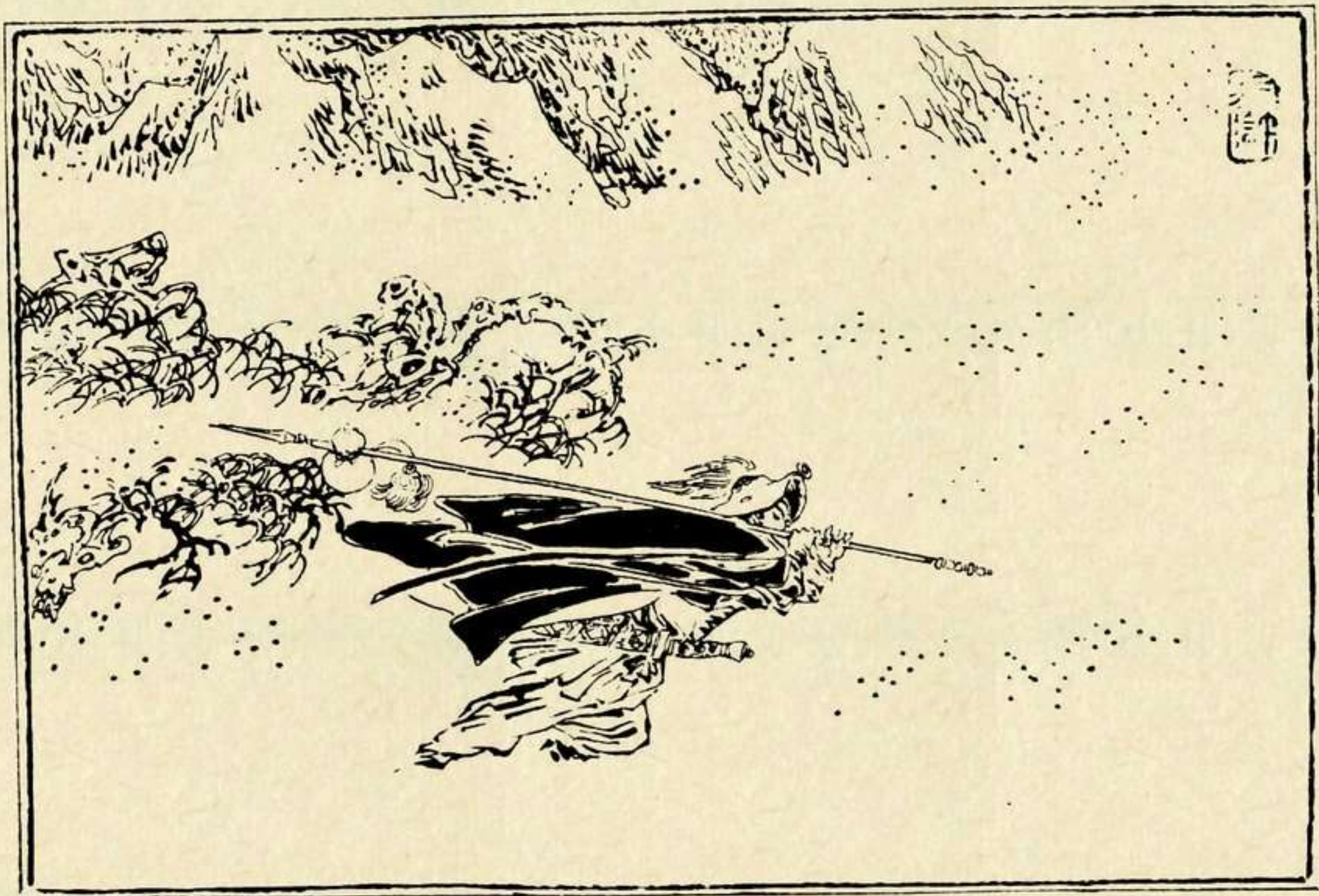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回头看时，差拨正爬起来要走，林冲按住喝道：“你这厮，原来也这样歹，且吃我一刀。”把头割下来。他将三个人的头发结在一起，提入庙里，都摆在山神庙前供桌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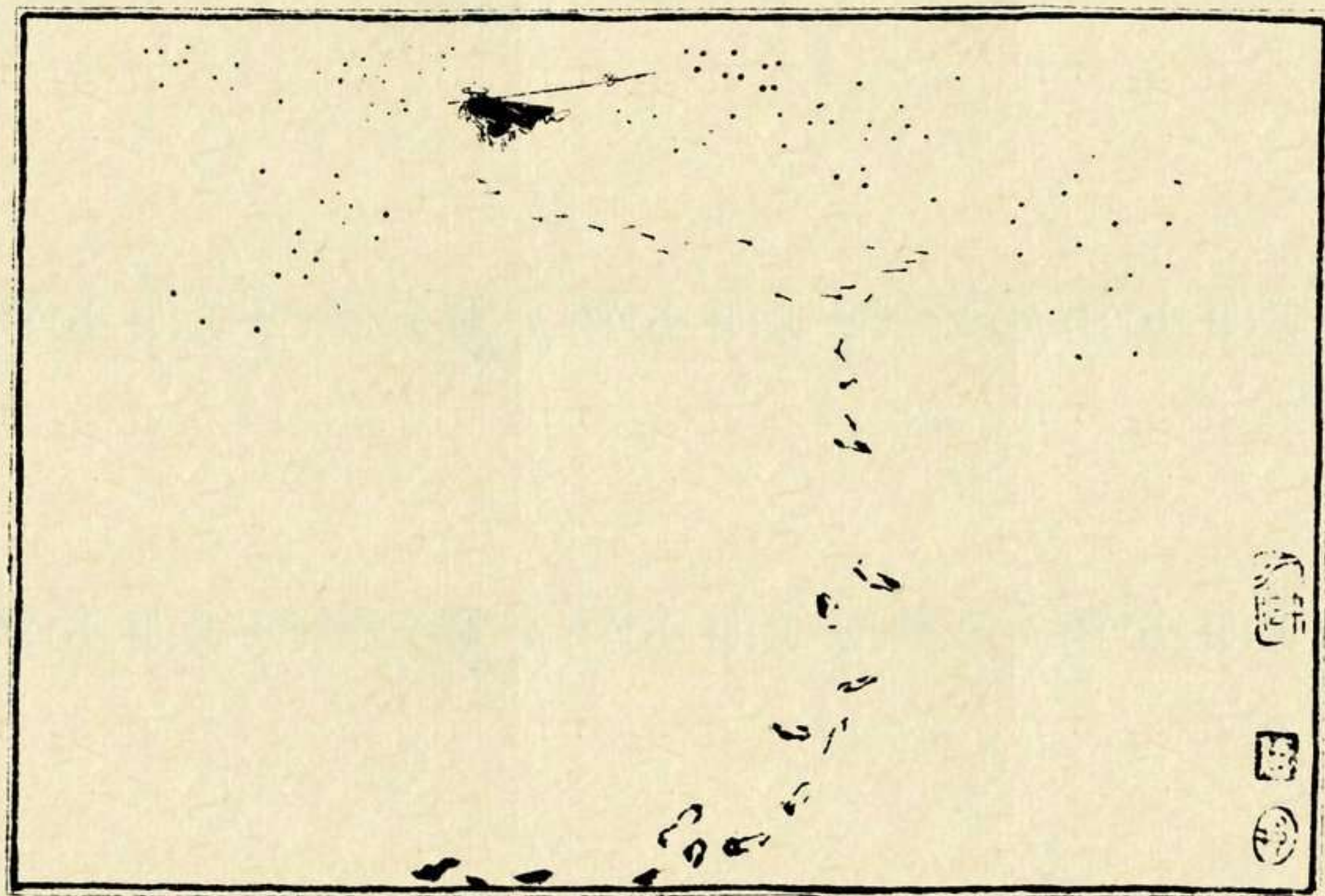
(107) 林冲将葫芦里冷酒都吃了。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。提了枪，便出庙门投东去。



(108) 走不到三五里，早见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、钩子来救火。林冲道：“你们快去救应，我去报官。”



(109) 那雪越下越猛。林冲投东走了两个更次，回头看时，离草料场远了。



(110) 朔风仍在呼呼地吼，大地一片银装。林冲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幸好亲手杀了三个仇人，总算出了一口怨气。看茫茫四野，只得无目的地向南走去，竟不知哪里是他的安身之所。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野 猪 林

原 著 施 耐 庵

改 编 赵 金 发

绘 画 戴红倩 戴敦邦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滨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1 24/32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0,001—1,300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2340

定价：0.13元